

一乘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105 Sims Ave #09-04 Chancerlodge Complex Singapore 387429

Tel: (65)67443171 Email: info@estbc.org Website: www.estbc.org



卷首语

國寶何物
寶道心也
有道心人名為國寶
故古人言
僅寸十枚非是國寶
照千一隅此則國寶
古語又云
能言不能行
國之師也
能行不能言
國之用也
能行能言
國之寶也

三品之內
唯不能言不能行
為國之賊
乃有道心佛子
西稱菩薩
東号君子
惡事向已
好事與他
忘已利他
慈悲之極

——最澄大師《山家學生式》



P6-13 佛陀教言
法华三昧经

P14-23 先贤足迹
叡山大师传

P24-28 经论闻思
《佛说菩萨修行四法经》略讲（二）（中英对照）

P29-40 实修引导
法华大会广学竖义（中日文） P29-37
四乘指归颂 P38-40

P41-42 佛化生活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连载【七】

P43-47 圆护诸宗
略述日本天台宗之五种相承

P48-64 一乘访谈录
《仁增》杂志智广阿闍梨访谈录（中英文）

P65-66 智广阿闍梨讲故事
——《法华经》古代感应故事一则

P67-68 感应感悟
陆爷爷与《妙法莲华经》
——超给力的《法华经》现代感应故事

P69 问答录
《法华经》讲的是善巧方便吗？

P70-95 一乘要闻
智广阿闍梨参加日本天台宗法华大会并顺利通过广学竖义考试 P70-79
智广阿闍梨应邀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 P80-83
无锡首座唐密宝篋印陀罗尼塔落成开光 P84-87
守望千年 愿同心印 P88-91
——首批华人佛子在日本高野山无量光院接受结缘灌顶
“一步一弘法”四国遍路团在日本受日媒关注和民众好评 P92-95

法
华
三
昧
经

□ 宋凉州沙门释智严译

佛在罗阅祇耆闍崛山中。与诸尊弟子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萨七万三千人。诸释梵不可复计。十方飞来无央数。皆神通妙达。复有他方恒边沙诸天人及诸菩萨。如是等百亿千恒沙。皆来会在佛前坐。时舍利弗须菩提等诸尊菩萨。皆有疑。心念言。何因缘诸上人。皆来在是间会。有何异要之瑞应。尔时诸弟子。起疑心念。为佛作礼长跪欲问佛。佛时已放无数光从口出。若千亿意稍稍引大遍虚空明。远照恒边沙刹土。地复震动。于是尽明。即不复见佛身相。大众愕然。共议佛三昧为何所之趣。各自思之。即便还坐三昧。求佛至处坐前有菩萨名慧相。便报言。善哉善哉。当尔贤者。思惟了不知所至处。须臾罗阅王后宫太子皇女及嫔女夫人三万二千人。皆从共来诣山中到不见佛。复有不想菩萨。问王将从何多。王名辩通。答言。见佛光明故来耳。王女名利行。便问菩萨。佛今所在为到何方。答曰。向已求佛。了不知处。女答曰。卿是佛第一神通者。应当知处。菩萨答曰。且坐。须臾顷。地即震动。从地中出。坐自然大宝莲华上。众坐上人愕然。王女利行。起为佛作礼讫。住佛前说偈问佛

向见大光明	疑佛有异要
故来将大众	欲问心狐疑
反更不见佛	意甚有怪惊
愿得具为说	当令大众解
各发一三昧	推求佛身相
了言不知处	各共坐作议
更起何三昧	毕欲求佛意
女来问众等	佛今为所在
纯行有至心	必欲有所问
愿见世尊授	令意解狐疑
具为现众等	分别解说之
向所三昧处	所名在何所

佛语女利行。所问甚深。当为汝分别说。向所三昧。名法华。譬如大国中有一树。有一华覆三千大千刹土。其香熏恒边沙佛国。若有人。得闻名字若知解。自然疾得是三昧。若诸病痛者。得闻是三昧。应时自解。人根众病消尽。女利行问佛。何谓华之威德。乃有是慧。佛语女利行。华者一树之色。人见莫不爱乐。欲得之者。法华三昧是。生死中之色。大光受有形。人不知不闻。不信是三昧。不奉行之。未应菩萨不见慧失人之本。反随末流。终已不见明。女利行复问佛。今欲得是三昧。行何法。有几事。行得人中。愿佛弘慈恩润。广开行议。令一切闻解。皆入三昧中。佛言。善哉善哉。多所度脱。说度无极。有二事。何谓为二。一者知法身如幻如化。二者知淫怒痴无根无形。佛尔时说偈言

法身有一切	化幻现沉浮
淫怒痴无形	如水现泡沫
观察人身物	如灭无形住
离散合自成	分别计皆空

佛语女利行。复有四事。别如行三昧者。何谓为四。一者行戒无色想。二者行檀无受者。三者不厌无乱者。四者行智无愚者。是为四。佛尔时说偈言

不犯戒无毁	行檀不入智
不厌无痴乱	不愚无智慧
不说无行者	有行不言向
三昧可得入	无处无中边

佛语女利行。复有三十六事。是为三昧所见事。何谓三十六事。不见生不见死。不减不增。不出不入。不在外不在内。无住无止。无水色无火色。无风色无地色。无痛无痒。无思无想。无生无死无识。无贪无淫。无瞋无恚。无愚无痴。无慳无施。无恶无善。无心无意无识行。不起上若干事。不灭上若干事。如一无形像。是为三十六事法华所见事。佛尔时说偈言

不想念无念	不行色想恶
无行法华净	空寂无吾我
不处有入中	没灭无形像
不观善以恶	俱皆空自然

佛告女利行。法华三昧所见。譬亦如是。佛说是三十六事品时。无数天人及世间大众人。及王所侍从。大小合有四十亿万。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女利行及后宫人。三万二千嫔女夫人。逮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女。见众人皆发道意。心甚欢喜。起为佛作礼。绕佛三匝。住佛前说偈言

世尊实神妙	演知三世事
断世淫怒垢	开化末流人
皆到无为城	快乐乃安宁
如是天人中	地为大动倾
今日合大众	亿亿百万千
当来及过去	现在得自然
愿得大普恩	法华威神力
三界一切人	皆得是三昧
令我值在世	常行法华事
使世无老死	快乐无忧患
三苦自然除	皆如是三昧
空想于愿识	自然现相好
教授末流人	得意慈普行
光光威仪好	等为身如来
合聚于沫生	三昧豫生行
便便于空中	得慧如上首

女利行说偈已作是念。今欲教授人。不见法则。何事开解人。佛即知女心中念。便语女。欲持何法。教何人法。复何所在人。复何所止。立女白佛言。如是所说。无法无教无人。佛语女。无法有八事行。无教有六事除。无人有七事散。女问佛。何谓八事行六事除七事散。佛言。一者直见不邪。二者直闻不听。三者直治不曲。四者直说不烦。五者直行不迷。六者直念不思。七者直意不动。八者直受不寻。是为八事行无法。何谓无教六事除。一者不念有见无见无。二者不念有声无声无。三者不念有味无味无。四者不念有香无香无。五者不念有触无触无。六者不念有意无意无。是为六事除。何谓无人七事散。无水色。无风色。无火色。无地色。无心色。无识色。无行色。是为七事散。无人可教。当作此解。佛尔时说偈言

若有解法华	三昧要句品
当念勤精进	晓解得正言
七八六已足	计本无形迹
不受自可欲	去想安寂然
说法无言教	不见有寿命
人本空无寂	不解沫言有
不除不断欲	出入无住处
无痛无思想	不生不死灭
有念为劳苦	不复着因缘
示现有色欲	已反爱灰尘
观见有病痛	常意与本并
慧见不空念	寂然安空空
法华三昧现	不出入住
不见不见空	是为疾得如
便能行施法	以慧为布施
说慧等如是	诸佛皆称叹

女闻说是时。倍复踊跃欢喜。起为佛作礼。踊在空中去地七尺。还坐金刚莲华上。时坐中有比丘心念言。是为真是女为幻人。自起为佛作礼长跪叉手。说偈问佛言

本自生愚痴	不识道慧义
不知女利行	为是真男女
审是一定人	用法何复问
真是女子身	所问何以深
生来侍佛法	未见如是人
所见非凡及	智慧何以尔
本从何方来	而生于王家
宿命行何法	逮及几佛来
精进健乃尔	所问如来报
或具真有行	能问如有说
能忍有柔意	但能口说行
伏心意何如	实欲往试之

可应几法住	住对不起意
若实有智慧	我欲从解要
省视所说法	咏演入道俗
有何异心意	独得是智慧
佛便语比丘言。自若干因缘。即说偈报言	

女利行本心	立德识本处
在世来千岁	常习于三昧
心解众色要	寂然与禅同
真是女子身	不为化来现
本从无色世	今来在此界
续复如本行	已行便立正
无身现说心	普念众慈行
念法空为本	不起因缘相
比丘自不解	何怪是女身
不见无有本	反自受缚着
禅思欲去色	更反为色乱
远苦避三毒	已入三毒苦
汝自不解身	自谓得常安
万物如幻化	入出无形住
四色本虚空	自然受形着
爱习自拘限	坏本起未故

尔时比丘八万四千人。闻说偈意解。即发无上正真道意。不可计天人。散华名香皆来供养佛。时舍利弗心念。女子乃有是辩。何不去女即男。佛即知舍利弗心所念。便语舍利弗。汝自问女。舍利弗即问。唯女利行。所说非常事汝与如来共对话。何不去女即男。女利行答言。唯舍利弗。道德之要以慧善见。不视于末四色。是地水火风。五情合六入为衰。心意识如幻如化。出入无形。痴意不尽。故与三流对。更出浮沉。何足珍。虽漏尽结解。有不净想。无色如为恶。苦住反为乐。舍利弗问。学佛之法。应有谤毁言不。女问。贤者舍利弗。云何为谤毁。答言。一好一恶。是为谤毁。女报言。未晓未了。大人所说。不以小为小大为大。好恶无二。等无异。谤身。身是色。谤意。意无形。四色法空。无形无造。何所受谤毁者。舍利弗答曰。卿所说是菩萨大人所行。卿未应菩萨。何缘乃说此事。女报言。大人为以何立。报言。普等为立。何谓为普。教授十方人。远苦得道。是为普。唯贤者所说。不说皆。说生死勤苦耳。女语舍利弗。谓为普者。不见有人无人有教无教有法无法所念。是曰为普。不为见生死苦欲教之令得道。是为普。舍利弗。无有辩才析答此言。女尔时说偈叹曰

人用三尘乱	辄为六衰着
五恶十贼对	三厄堕困穷
十二连相续	四色拘没三
不解名颠倒	坐受空聚藏
无故没三姓	自网投深渊
坚藏畏二三	自灭更受生

宛为空所缚
自呼是常安
是辈满阎浮
所行遍十方
当有随受行
可作大法行
决海令灭尽
返原尽欲室
故乡名无为
快乐多紫金
恒边沙劫佛
以法空无戏
渊流以海水
广意开化人
惟念诸贤者
无故自受缚

恒怀不净想
为得真自然
亿亿百万千
不益一切人
皆共堕海流
入海免欲根
平故无还流
令人归故乡
号字清净堂
入出扬光明
莫不称叹说
无相不愿识
皆复不足说
自然常自安
乃自反不解
幻化受报应

便有决大意
道从解心起
化达观众见
从本知本空
心乱便随流
不生善恶想

心解乃至道
不住于缚着
如复心出生
知皆非常苦
所见必有对
尔乃作沙门

诸贤女。起往至父母所。长跪白父母及大王。今日受王恩德。来诣佛所。为尊女利行问佛深妙法。欲求无为道。现身及一切佛。为女说本末生死苦痛。但为色欲着。不知道德本。缘是无常至。当就三苦勤。愿欲作沙门。愿父母听我作沙门。当得道还度父母。父母语诸女。求自然道。各自见便利。随意所习行。汝曹尚去。我亦随汝去。汝自白语王。得听便自去用问我为。诸女稽首大王前。泪出而言。人在三界中。苦欲坐色想。不得自在。无常卒至无有代者。实欲作沙门。并与诸女俱。无为得道者。当还度父。王愿从本意。王语女利行等。早欲使汝去。随行作沙门。以汝三事未足。是以不遣汝耳。一者未尽学识诸礼教。二者常乐未有见苦。三者口食恣味未有足者。以是故。不欲遣汝耳。若有至意者。便去勿疑。吾亦欲作沙门。王即起至佛所。作礼白佛言。闻说智慧意甚愿乐。国付太子。身归三尊给侍左右。并受法教。欲作沙门求道如佛。佛即放光若干种色。其明照十方。地为六反震动。诸天作乐覆满于虚空。散华名宝覆三千大千刹土天下丘墟皆平。其有大山。化为黄金。枯木更生。中有不端正者。皆得愿。树木枯者。皆生条叶。自然风吹。皆歌叹佛功德。生华者即自堕落。各气到佛所。罗住空中。各说偈赞佛功德

今蒙圣神力
光色还本然
生死淫乱色
值佛说音声
六色耽着冥
分别法空然
为得真定智
一切皆欢喜

得救死复生
复实滋道成
譬于枯木时
还来合本并
四色合五欲
解道成法行
快乐得安宁
稽首礼佛足

尔时诸六通及罗汉。见华有是说。女利行即化为男子。复为菩萨一女子。作是二化变。众坐莫不欢喜。时一佛刹中无有女人。诸六通道者十万五千人。三万须陀洹。皆得阿惟越致。八万六千人及阿那含皆得柔顺法忍。不可计罗汉。更发无上正真道意。其有辟支佛行。即如弥勒辈。王即以国付太子。太子名辩积。拜跪白大王。王为欲施子孙之殃。与色身之福。施子孙。当以法财之利。持诛灭之怨大罪。与子孙。大国之治世世漏没。人根不知大慧。灭善之路。与子孙。当奈何。父王有教。不得不从。辄便礼拜。辞王而去。还国宫殿。坐领国普告。若不到佛所求无为道作善孝者。罪与三逆等。太子于殿上。精进勇慧广开大道意。心甚过本无量。即灭一切之恶。地即为六反震动。时人民皆言。愿太子便得作佛。我曹大众。皆当承第。亦当作佛。佛时笑。五色光出照于十方佛刹。人民皆发愿。令我得道如佛。天下饮食自然在前。如切利天上。其国菩萨。皆如阿弥陀国中。太子辩积。得功德在宫七日。出诣佛所。从大众群臣大小人民无央数至佛所。为作礼住佛前。说亿亿万千偈。赞曰

佛作三昧决
光相威神照
施人无上慧
感发开童蒙

功德甚巍巍
感动三千刹
德普入众心
莫不受福成

尔时四万二千罗汉。皆生意。第七住。八万五千释梵。皆逮无所行从生。六万四千贤女。起为佛作礼。住佛前说偈言

今日女利行
闻说佛深法
实欲知道德
聚合众一切
而致兴大众
伏意往乐从
愿欲求天尊
至心受大慧
应时诸女身
便欲作沙门
毕觉诸审谛
宣佛神道教
诸贤大众女
头面稽首礼

为我众等说
令我心开解
皆从何所来
有何神妙德
莫不惊愕心
随教之所行
愍发起濯众
如来神化现
倒愿去色欲
佛之知我情
使身如菩萨
当复转化人
俱起在佛前
愿得如佛形

佛语诸女。所说实至心。今欲求所愿。先当报父母。次当复由王得听可去耳。于是诸女。说偈报白言

欲愿作沙门
次当复由王
为道不苦晚
晓解心意本

先当报父母
得听可作道
但当勤开心
一切与同等

演咏法华事	改世濯群异
降伏犷强者	和更受柔顺
等寻道场光	世人受业长
去老逮空寂	不死而复生
除病远秽辱	色想没灭劳
阴盖即以除	清净无欲尘
思想受欲定	流布逮无为
空定常寂然	不住不然行
不行无法识	示现光相成
本法无增减	常安寂空空
如来现神化	一切得真道
愚痴寂然定	心与无生同
我今听说法	演出法华慧
心解得发愿	一切得如佛
今欲城国土	愿便说法华
以何法行得	当有几事解
疾得是法华	依议说其慧
皆令分别知	一切心得解
晓了诸法事	当从中外得
得之为远近	便可立得佛
复更于劫数	又从几佛受
解慧而有要	须臾变化成
愿以具演说	皆令大众知
太子及众人	作礼还复坐

佛语女利行。欲知法华之开解所示现也。当来过去现在诸佛。皆从是散身譬喻品得道知谛。尔时有亿百千天及诸梵。不可计人民。四十八万菩萨。逮得无所从生。其有声闻皆更发意。时不想菩萨白佛言。今日大众听闻法华三昧。解说事要都未受决。佛告菩萨。今日说法华三昧者。皆以授决有劫数。各各自有国土处所。是故不复说耳。若汝不解。自往皆问之。时太子及女利行。即白菩萨心中所欲问。即各说偈报言

惟贤上智慧	何以不解要
其有求想报	皆为不受慧
当说有处所	则非法华事
要当须口说	欲听真高声
不解其本末	语亦俱不知
指示道径法	犹如盲人
师子之大音	尚复呼小声
受决已得佛	不知礼正道
受决有国土	譬亦如幻化
有对便出应	不复豫思想

见附住教授	弥及去来今
神通无不知	不复有言说
受决在空无	寂然安无为
常定不动转	私细人不知
开演于未然	寂静无所为
是为所乐国	清净为证正
不念有思想	是为决法安
相好示光明	是为勤苦现
弟子有人民	是为入欲浊
不苦不勤念	都尽不起灭

如是说十八万亿偈报。菩萨即欢喜。说偈赞曰	
我自生愚痴	不解上人语
不知其音法	及呼未授决
如今所说偈	甚深难具陈
愿发本时意	与神共参论

时太子白佛言。今诸贤皆尚不解要。以善权方便开解。佛即笑。五色光从心口出。十方皆明。阿难白佛。佛不妄笑。笑必有意。愿闻其说。佛语阿难。汝见大众不。阿难答言见。今是如来问皆具答。各各在十方教化。度恒沙等天人民。皆使作佛。尔时自然雨香华七宝。覆三千大千刹土。而周匝遍无有空处。佛语太子。此法华所解。人身之事如是。尔时不可计恒沙百千人民。皆发无上正真道意。逮无所从生心。无数千声闻。皆逮阿惟越致地。阿难长跪白佛言。此名何经。云何奉行。佛语阿难。名法华三昧。女利行所问解人身散情经要集。若有男女。书写讽诵读。胜行檀八十劫。若供养勤跪拜者。胜菩萨行慈三千亿万劫。若当晓解展转相教。胜供养恒边沙佛。若有一闻是经者。不复更生死勤苦。不信谤者。此人以随末流。未复还本。佛语阿难。嘱累汝法华三昧事。千劫尚不能尽。粗说要谛。受书持奉行。勿得减一字。正书句逗相得。太子所从大众开解。各得道慧。皆如上首。起为佛作礼而去。

法华三昧经
注： 出自《乾隆大藏经 · 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 · 第一三一部 · 法华三昧经一卷》



叡山大师传

□ 释一乘 忠撰



大师讳最澄俗姓三津首。滋贺人也。先祖后汉孝献帝苗裔。登万贵王也。轻岛明宫御宇天皇御世。远慕皇化。同归圣朝。仍矜其诚款。赐以近江国滋贺地。自此已后。改姓赐三津首也。父百枝。身带敬顺。心怀仁让。内外俱学。闾里为镜矣。礼佛诵经。常以为业。私宅成寺。精勤修行。常念无子。祈愿在怀。为得男子。登山择地。已经数日矣。比至叡岳左脚。神宫右胁。忽然名香馥郁。薰流岩阿。于是众人共异。求觅香源。幸得验地。创造草庵。今呼神宫禅院是也。期一七日。至心忏悔。四日五更。梦感好相。而得此儿。产生之时。内外胥悦。盛陈肴膳。适生孩子。知语辨色。忆持诸事长大之后。向人谈吐。无有所爽。邻里嗟异。父母覆讳。不欲人知矣。年七岁。学超同列。志宗佛道村邑小学。谓为师范。粗练阴阳医方工巧等。年十二。投近江大国师传灯法师位行表所。出家修学。表见器骨。亦知意气。教以传灯。令习学唯识章疏等。年十五。补国分僧阙。年二十进具也。父百枝语言。我昔祈愿三宝。梦得好相。有遇贤子。意乐既满。心悦亦足。但先悔过期日未滿。汝追修行。当补先缺。即奉教诱于叡岳左脚神宫禅院。修行忏悔。未历数日。忽自于香炉中。出显佛舍利一粒。大如麻子。又经少时。于灰中金花器一合子。大如菊花。即盛舍利。宛如旧器。顶戴礼拜。供养恭敬。多有神异。后依他缘。数缺礼敬。里悬仓宇。经历数月。才望暇时。忆念舍利。取囊开见。既已漏失。恋慕啼泣。如鹄林朝。幸闻古人言。所悬仓下。掘土求觅。至心誓愿。出现土中。欢喜顶戴。无有懈倦。以延历四年。观世间无常。荣衰有限。慨正法陵迟。苍生沉沦。游心弘誓。遁身山林。其年七月中旬。出离愤市之处。寻求寂静之地。直登叡岳。卜居草庵。松下岩上。与蝉声争梵音之响。石室草堂。将萤火竞斜阴之光。柔和善顺。心不卒暴。自性无有服饰之好。亦绝嗜味之贪。披忍衣而覆法界则无人不爱乐。入法空而悲动植。则无趣不悦豫。善权方便之力。如磁石吸铁。兰若不动之心。如帝珠鉴物。所以檀林条柯。众鸟所集。沧海坎德。诸凑无背。凡诸门徒。见行贵心。见志增贵。不惮寒热。不忧饥谨共结山林之深志。皆慕利生之宏基。奉为四恩。每日读诵法华。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经。一日不阙。无有懈怠。得衣服时。施与前人。特无慳吝。亦无嫉恚。且坐禅之隙。自制愿文。其词云。悠悠三界。纯苦无安也。扰扰四生。唯患不乐也。牟尼之日久隐。慈尊之月未照。近于三灾之危。没于五浊之深。加以风命难保。露体易消。草堂虽无乐。然老少。散曝于白骨。土室虽暗连。而贵贱争宿于魂魄。瞻彼省己。此理必定。仙丸未服。游魂难留。命通未得。死辰何定。生时不作善。死日成狱薪。难得易移。其人身矣。难发易忘。斯善心焉。是以法皇牟尼。假大海之针。妙高之线。喻况人身难得。古贤禹王。惜一寸之阴半寸之暇。叹一生空过。无因得果。无有是处。无善免苦。无有是处。伏寻思已行迹。无戒窃受四事之劳。愚痴亦成四生之怨。是故未曾有因缘经云。施者生天。受者入狱。提韦女人四事之供。表末利夫人福。贪着利养五众之果。显石女担举罪。明哉。善恶因果。谁有惭人。不信此典。然则知善因而不畏苦果。释尊遮阐提。得人身徒不作善业。圣教喷空手。于是愚中极愚。狂中极狂。尘秃有情。底下最澄。上违于诸佛。中背于皇法。下阙于孝礼。谨随迷狂之心。发三二之愿。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为无上第一义。发金刚不坏不退心愿。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还。不出假（其一）自未得照理心以还。不才艺（其二）自未得具足净戒以还。不预檀主法会（其三）自未得般若心以还。不着世间人事缘务。除相似位（其四）三际中间。所修功德。独不受己身。普回施有识。悉皆令得无上菩提（其五）伏愿解脱之味独不饮。安乐之果独不证。法界众生。同登妙觉。法界众生。同服如味。若依此愿力至六根相似位。若得五神通时。必不取自度。不证正位。不着一切。愿必所引导今生无作无缘四弘誓愿。周旋于法界。遍入于六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尽未来际。恒作佛事。时内供奉禅师寿兴者。才见此文。同结金兰。六和无缺。一山在限。于是大师随得。披览起信论疏。并华严五教等。犹尚天台以为指南。每见此文。不觉下泪。慨然无由披阅天台教迹。是时邂逅值遇知天台法文所在人。因兹得写取圆顿止观。法华玄义。并法华文句疏四教义。维摩疏等。此是故大唐鉴真和上将来也。适得此典精勤披阅。义理奥赜。弥仰弥高。随钻随坚。本佛本怀。同开于三乘之门户。内证内事。等付于一乘之宝车。以延历十六年。天心有感。预内供奉例。以近江正税。充山供费。中使慰问山院无绝。于是发弘法之心。起利生之愿。时告谈弟子经珍等。我思写一切经论章疏记等。凡在弟子。各奉教喻。随梵网之教。依涅槃之文。一心同行。助写一切经者。叡胜。光仁。经丰等。大师随写随读。昼夜精勤披览新经。粗悟义理。是时山家。本自无备。不能尽部卷矣。唯愿七大寺。寺别僧众。钵别受一匙之饭。充经生之供。即差使经藏。妙证等。谨勒愿文。看于诸寺。时有大安寺沙门闻寂者。道心坚固。住持为怀。见书知志。赴应至愿。即于其寺别院龙渊寺。



助为此愿。尔时众僧。倾钵添供。经生舍功成卷。又有东国化主道忠禅师者。是此大唐鉴真和上。持戒第一弟子也。传法利生。常自为事。知识远志。助写大小经律论二千余卷。才及满部帙。设万僧斋。同日供养。今安置叡山藏。斯其经也。十七年冬十一月始立十讲法会。年年无阙。后后岂绝哉。为传法事。常自思惟。国有七大寺。寺有六宗。宗有博达之人。人有强弱之智。虽知卑小草庵不能容龙象。而庄严一会之小座屈请十个之大德。讲演三部之经典。听闻六宗之论鼓。是以二十年十一月中旬。于比叡峰一乘止观院。延请胜犹。奉基。宠忍。贤玉。光证。观敏。慈诰。安福。玄耀等十大德。其请书词云。叡山最澄。稽首和南十大德足下。最澄发起奉传法华。深心大愿也。诚愿蒙有缘厚顾。欲敷天台教迹释。若许遍告。答此文署宝号。然则净行之愿。不空此间。普贤之誓。有实沙界。有缘善友。百年之后。诣知足院。一面之始。悟无生忍。不任住持佛法之至。陈请以闻。时诸大德。赴应此请。各讲一轴。振法鼓于深壑。宾主徘徊三乘之路。飞义旗于高峰。长幼摧破三有之结犹未改历劫之辙。混白牛于门外。岂若升初发之位。悟阿荼于宅内。各结芳志。座终而去矣。时有国子祭酒吏部侍郎朝议大夫和气朝臣弘世。并真纲等。生自积善。传灯为怀宿缘所追。奉侍大师。灵山之妙法。闻于南岳。总持之妙悟。辟于天台。慨一乘之拥滞。悲三谛之未显。以廿一年正月十九日。延善议。胜猷。奉基。宠忍。贤玉。安福。勤操。修圆。慈诰。玄耀。岁光。道证。光证。观敏等十有余大德。于高雄山寺。讲演天台妙旨。即祭酒请大师文云。弟子弘世。稽首和南比叡大忍辱者禅仪。此高雄法会。厚蒙恩诲。勤励钝根。仰圣德。欲果此事。然今度会者非唯世间常修功德之事。委曲之趣。元来所照。故仰望仙仪。专为此会之主。伏乞大慈。必垂哀愍。夏始明日。降临高雄。预加指拈。相待圣容。是深所凭。种种之事。可奉面量定。更不一二。又批云。千载永例。今度可始。自非奉面。每事多疑。乞必降垂。兴隆佛日。即赴祭酒请。共起传灯之基。始开佛乘之直道。时主上听师资之芳志。宣扬之洪基。敕治部大辅正五位上和气朝臣入鹿口宣。昔者给孤须达。降能仁于祇陀之苑。求法常啼。闻般若于寻香之城。是以和气朝臣。延二六之龙象。设一乘之法筵。演畅天台法华玄义等。所以慧日增光。禅河澄流。一乘之玄猷。始开于域内。三学之軌范。遂被于人天。像季传灯。古今未闻。随喜法筵称叹功德。时诸法师等蒙敕使口宣。制谢表云。沙门善议等言。今月廿九日。治部

大辅正五位上和气朝臣入鹿奉宣口敕。闻法华新玄疏讲说于山寺。随喜于一乘。释侣祇奉慈诰。喜惧交怀。凡在缁徒。不胜庆戴。善议等闻。如来西现。随众生之机而演教。圣法东渐。依缘感之时而流化。是以始演华严之说。顿度菩萨之众。次开阿含之教。渐济声闻之徒复启般若之理。以示人法之空。后弘法华之妙。分别权实之趣。遂总三乘之辈。共载一圆之车。若乃汉明之年。教被震旦。硯岛之代训及本朝也。圣德皇子者。灵山之听众。衡岳之后身。请经西邻。弘道东域。智者禅师者。亦共侍灵山。降迹台岳。同悟法华三昧。以演诸佛之妙旨者也。窃见天台玄疏者。总括释迦一代之教。悉显其趣。无所不通。独逾诸宗。殊示一道。其中所说。甚深妙理。七个大寺。六宗学生。昔所未闻。曾所未见。三论法相。久年之诤。涣焉冰释。照然既明。犹披云雾。而见三光矣。自圣德弘化以降。于今二百余年之间。所讲经论。其数多矣。彼此争理。其疑未解。而此最妙圆宗。犹未阐扬盖以此间群生。未应圆味欤。伏惟圣朝久受如来之付。深结纯圆之机。一妙义理。始乃兴显。六宗学众。初悟至极。可谓此界含灵。而今而后。悉载妙圆之船。早得济于彼岸。譬如如来成道。四十年之后。乃说法华。悉令三乘之侶。共驾一实之车也。善议等幸逢休运。乃阅奇词。自非深期。何托圣世哉。不任庆跃之至。敢奉表陈谢以闻轻犯威严。伏增战栗谨言。又同年九月七日。主上见知天台教迹。特超诸宗。南岳后身。圣德垂迹。即便思欲兴隆灵山之高迹。建立天台之妙悟。诏问和气祭酒。祭酒告和上。和上与祭酒。终日与议弘法之道。故上表云。沙门最澄言。最澄预闻玄门。幸遇昌运。希闻至道。游心法筵。每恨法华深旨尚未详释。幸求得天台妙记。披阅数年。字謬行脱。未显细趣。若不受师传。虽得不信。诚愿差留学生。还学生各一人。令学此圆宗。师师相续。传灯无绝也。此国现传。三论与法相二家。以论为宗。不为经宗也。三论家者。龙猛菩萨所造中观等论为宗。是以引一切经文。成于自宗论。屈于经之义。随于论之旨。又法相家者。世亲菩萨所造唯识等论为宗。是以引一切经文。成于自宗义。折于经之文。随于论之旨也。天台独斥论宗。特立经宗。论者此经末。经者此论本。舍本随末。犹背上向下也。舍经随论。如舍根取叶。伏愿我圣皇御代。令学圆宗妙义于唐朝。令运法华宝车于此间。然则圣上法施之基。更厚于往日。释氏法财之用。亦富于永代。所望法华圆宗。与日月齐明。天台妙记。将乾坤等固。庶百代之下。歌咏无穷。千载之外。瞻仰无绝。

不任倮倮之至。谨奉表以闻。即依上表。允许天台法华宗留学生圆基妙澄等。又同月十二日。诏臣弘世。夫髻中明珠也。无勇而无赐。妙高众宝也无信而无取。是以南岳高迹。天台遗旨。薄德寡福。岂敢得哉。今最澄阇梨。久居东山。宿缘相追。披览此典。既探妙旨。自非久修业所得。谁敢体此心哉。敕少纳言近卫将监从五位下大朝臣入鹿。差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即谢表云。沙门最澄言。伏奉敕旨。差求法使。任兴法道。最澄荷非分诏。罔知攸措也。但身隐山中。不知进退。才拙锥刀。未别菽麦。虽然追寻香之诚。仰雪岭之信。励微劣之心。答天朝之命。不任悚荷之至。谨附少纳言近卫将监从五位下大朝臣入鹿。奉表陈谢以闻。又请求法译语表云。沙门最澄言。最澄闻。秦国罗什。度流沙而求法。唐朝玄奘。踰葱岭以寻师。并皆不限年数。得业为期。是以习方言于西域。传法藏于东土。伏计此度求法。往还有限。所求法门。卷逾数百。仍须历问诸州。得遇其人。最澄未习汉音。亦暗译语。忽对异侶。难述音绪。四船通事。随使经营。相别访道。遂不可得。窃虑分途问求。乃可有得所志之旨。当年得度沙弥义真。幼学汉音。略习唐语。少壮聪悟。颇涉经论。仰愿殊蒙天恩。谦从之外。请件义真。为求法译语。兼复令学义理。然则天台义宗。咨问有便。彼方圣人通情不难。若犹有所残者。须属留学生。经年访求矣。不任区区之至。谨奉表以闻。即依上表。敕允许译语已毕。又有内记山边全成公者。同结弘法之志。俱崇天台之教。即传灯之言。及于春宫。即宿愿所催。法水易受矣。九月六日。差使内舍人正六位上纪朝臣铃鹿麻吕。随喜高雄法会。尊重天台教迹。即日善议法师等谢启。云。沙门善议等启。中使光临。伏承明令。恩问降于四教法筵。随喜奉于一乘圆庭。凡在缁徒。不胜庆戴。恭承宠命对越惶悸。窃以至教希夷理出能詮之外。玄章冲邈。道阐玄象之间显晦从时。行藏在运。非属淳和之化。岂弘幽蹟之训者哉。伏惟皇太子殿下。德隆天地。道昭圆光。三灵宅心。万邦式望。是以久隐圆宗当时兴显至极一乘。方今盛开也。夫圣德皇子。取持经于大唐。疏妙旨于本朝。明知如来专使。传流此间。又天台智顗禅师。即南岳上足。亦同灵山会侍。俱闻法华。悟法华三昧矣。所造法华玄义十卷法华文句十卷。圆顿止观十卷。奉讲高雄山寺。其义甚深。胜于诸宗。其理微妙冠于诸宗。虽此间度来。久隐未传。今感我圣君之德。当时乃出。今所讲玄义十卷。今月二日竟。以今日入经文。讲文句初卷。斯乃庆集皇灵。永驳金轮

之运。福滋圣善。速绍玉毫之位。善议等内省肤菲。观道庆辰。生微用浅。空荷荣渥。不胜扑跃之至谨附内舍人正六位上纪朝臣铃鹿麻吕。奉启陈谢以闻。是时春宫殿下。择好手之上。书写法华。无量义。普贤观等。大乘经。三部二通。即以一通。附送大唐。和上坚持。渡海入唐。安置天台山修禅寺一切经藏。又一通。安置比叡山寺一切经藏。为弘通本。又又春宫殿下施与金银数百两。充入唐求法之助。自非奉如来之使于西域。降普门之迹于东疆。斯愿斯行。谁见谁闻矣。延历廿二年。闰十月廿三日。于太宰府灶门山寺。为四船平达。敬造檀像药师佛四躯。高六尺余。其名号无胜净土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又讲说法华涅槃华严金光明等大乘经。各各数返。具如愿文。廿三年秋七月。上第二船。直指西方。于沧海中。卒起黑风。侵船异常。诸人怀悲。无有恃生。于是和上发种种愿。起大悲心。所持舍利。施龙王。忽息恶风。始扇顺风。未久着岸。名为明州鄞县。此台州近境也。天感人欲。泊船有便。圣风远扇。往还无滞大唐贞元廿年九月上旬。船头判官等上京。但和尚别向天台山。即明州牒送台州其牒词云。句当军将刘承规状你得日本国僧最澄状。欲往天台巡礼疾病。渐可今月十五日发。谨具如前者。使君判付司给公验并下路次县。给船及担送过者。准判者谨牒。即受牒上道。同月下旬到台州。天台山国清寺众僧。递来慰劳。归寺叹曰。昔闻西域腾兰。驮梵夹于白马。降邪道于南郊。今见东域阇梨。渡妙法于沧波。拯苍生于水陆。各竭礼敬。顶戴随喜。时台州刺史陆淳。延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僧道邃。于台州龙兴寺。阐扬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即便刺史见求法志随喜云。弘道在人。人能持道。我道兴隆今当时矣。则令邃座主句当写天台法门。才书写已。卷数如别。邃和上。亲开心要。咸决义理。如泻瓶水。似得宝珠矣。又于邃和上所。为传三学之道。愿求三聚之戒。即邃和上。照察丹诚。庄严道场。奉请诸佛授与菩萨三聚大戒。凡在所受所闻。忆持不漏失。将来传受。犹尚无遗又同时有付法佛陇寺僧行满座主。见求法深心。自相语言。昔闻智者大师。告诸弟子等。吾灭后二百岁。始于东国。兴隆我法。圣语不朽。今遇此人矣。我所披阅法门。舍与日本阇梨。将去海东。当绍传灯。凡法华疏。涅槃疏。释签。止观。并记等八十二卷。自手书云。比丘僧行满稽首天台大师。行满幸蒙嘉运。得遇遣风。早年出家。哲学佛法。遂于毗陵。大历年中。得值荆溪先师。传灯训物。不揆暗拙。添陪末席。荏苒之间。已经数载。再于妙乐。听闻涅槃。教是终



穷。堪为宿种。先师言归佛陇。已送余生。学徒雨散。如犊失母。才到银峰。奄徒灰灭父去留药。狂子何依。且行满扫洒龛坟。修持院宇。经今廿余祀。诸无可成。忽逢日本国求法供奉大德最澄。法师云。亲辞 圣泽。面奉 春宫。求妙法于天台。学一心于银地。不惮劳苦。远涉沧波。忽夕朝闻。亡身为法。睹兹盛事。亦何异求半偈于雪山。访道场于知识。且满倾以法财。舍以法宝。百金之寄。其在兹乎。愿得大师以本念力。慈光远照。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法门眷属。同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三会。共登初首。又大唐贞元廿一年四月上旬。来到船所。更为求真言。向于越府龙兴寺。幸得值遇泰岳灵岩山寺镇国道场大德内供奉沙门顺晓。晓感信心之愿。灌顶传受。三部三昧耶图样契印法文道具等。目录如别。顺晓阇梨付法书云。大唐国开元朝。大三藏婆罗门国王子。法号善无畏。从佛国大那兰陀寺。传大法轮。至大唐国。转付嘱传法弟子僧义林。亦是国师大阿阇梨。一百三岁。今在新罗国。传法转大法轮。又付大唐弟子僧顺晓。是镇国道场大德阿阇梨。又付日本国供奉大德弟子僧最澄。转大法轮。僧最澄是第四付嘱传授。唐贞元廿一年四月十九日书记。令佛法永永不绝。阿阇梨沙门顺晓录付最澄。五月中旬。上第一船。蒙三宝护念。神祇冥护。海中无恙着长门国。即便上京。所将来天台法门。并真言法门道具等。奉进 内里。延历廿四年八月廿七日上表云。沙门最澄言。最澄闻。六父探赜。局于生灭之场。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岂若随他权教。开三乘于机门。随自实教。示一乘于道场哉。然则圆教难说。演其义者天台。妙法难传。畅其道者 圣帝。伏惟 陛下纂灵出震。抚运登极。北蕃来朝。请贺正于每年。东夷北首知归德于先年。于是属想圆宗。缅怀一乘。绍宣妙法。以为大训。由是妙圆极教。应圣机而兴显。灌顶秘法。感皇缘而圆满。最澄奉使求法。远寻灵迹。往登台岭。躬写教迹。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见进经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莲华经七卷。金字金刚般若经一卷金字菩萨戒经一卷。金字观无量寿经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师灵应图一张。天台大师禅镇一头。天台山香炉峰神送程。及柏本文尺四枚。说法白角如意一。谨遣弟子经藏奉进。但圣鉴 照明二门圆满。不任诚恳之至。奉表战栗谨言。复命以后 敕国子祭酒和气朝臣弘世。今大唐请益受法供奉大德最澄阇梨所将来天台法文。方欲流布天下。习学释众。宜为七大寺。书写七通。即给 禁中上纸。仰图书寮。令书写既讫。 诏道证。

守尊。修圆。勤操。慈蕴。慈完等法师。于野寺天台院。令受学披阅新写天台法文矣。又弘世奉 敕。真言秘教等。未得传此土。然最澄阇梨。幸得此道。良为国师。宜拔诸寺智行兼备者。令受灌顶三昧耶。因兹于高雄山寺始建立法坛。设备法会。 敕使小野朝臣岑守捡校诸事。 敕召画工上首等廿余人。敬图毗卢遮那佛像一副大曼荼罗一副宝盖一副。又缝造佛菩萨神王像。幡五十余旒。庄严调度。出自 内里。又臣弘世奉 敕口宣。法会所用。不论多少。随阇梨言。皆悉奉送。唯除国内本无耳。是时奉 敕。所简定诸寺大德。道证。修圆。勤操。正能。正秀。广圆等。忽被 内侍之宣。各竭尊师之法。受金刚之宝戒。登灌顶之真位矣。八月廿七日 内侍宣。若夫大明出石。深绿生蓝。涓集成海。尘积为岳。其道可求。不择其人。其才可取。不论其形。故帝释屈尊。受法坑狐。雪山捐躯。访道罗刹。皆是所以轻生重道。广利自他也。此间风俗。我慢之执犹深。尊师之志未厚。昔天竺上人。自虽降临。不勤访受。徒迁壑舟。遂令真言妙法绝而无传。深可叹息。深可叹息。方今最澄阇梨。远涉溟波。受无畏之贻训。近畏无常。冀此法之有传。然石川怪生。二禅师者。宿结芳缘。守护朕躬。凭此二贤。欲昌佛法。宜相代朕躬。屈尊捐躬。率弟子等。寻捡经教。受传此法。以守护国家。利乐众生。不可憊世间之诽谤也。自余诸众。唯取其进。勿遮其退者。乞照察此趣。简定进退二众历名。各令加其署。附使进上谨勒。造宫少进阿保广成敬和南。又九月上旬臣弘世奉 敕。令最澄阇梨。为朕重修行灌顶秘法。即依 敕旨。于城西郊。择求好地建创坛场。又召画工十余人。敬图五佛顶净土一副。大曼荼罗一幅。 敕使石川朝臣川主。捡校诸事。自先受灌顶弟子。八大德外。更加丰安灵福泰命等大德。灌顶既讫。九月十六日有 敕受灌顶者。诸寺大德八人。令所司各与公验。弥勤精进。兴隆佛法。又右大臣奉 敕入唐受法最澄阇梨为传灯与公验。因兹治部省依 敕旨与公验如右。其文云。国昌寺僧最澄。住于平安东岳比叡峰。精进练行十有五年。搜念诵之秘法。慕天台之高踪。延历廿三年岁在甲申四月。奉 诏渡海求道。诣于台州国清寺。智者大师第七弟子道邃和尚所。求得天台法门二百余卷。还于越府龙兴寺。遇天竺无畏三藏第三弟子镇国道场大德内供奉顺晓和尚。入灌顶坛。受三部悉地法。并得陀罗尼法门三十余卷。种种曼荼罗图样十有余基。念诵供具等。取台州刺史陆淳。明州刺史郑审则印署。以廿四年岁在乙酉六月。还来复命。即诏有司。令写法华维摩等经疏七通。选三论法相学聪悟者

六人。更相讲论。又以同年九月一日。有 敕于清泚峰高雄山寺。造毗卢遮那都会大坛。令传受三部三昧耶妙法。预灌顶者。总有八人。苦行之力。果志早归。 圣德所感。遂弘此道。今被右大臣宣你。奉 敕入唐受法僧二人。宜令所司。各与公验。弥勤精进兴隆佛法。拥护国家。利乐群生者。省依 宣旨奉行如右。又大师寻规佛法之元由。推思像教之兴隆。自正教东流。至二百余祀。兴废在时褒贬属人。且于国有六宗。所学各异。然顷年三论。法相二宗。盛有兴隆。但华严。毗尼。成实。俱舍等四宗。才有其名。既无其业。恐一宗堕落。万生失道于是为劝诸宗业。普续大小教。更加天台法华宗廿五年正月三日上表云。沙门最澄言。最澄闻。一目之罗不能得鸟。一两之宗何足普汲。徒有诸宗名。忽绝传业人。诚愿准十二律吕。定年分度者之数。法六波罗蜜分授业诸宗之员。则两曜之明。宗别度二人者。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然则 陛下法施之德。独秀于古今。群生法财之用。永足于尘劫。不任区区之至。谨奉表以闻。是时 桓武圣皇帝为弘天台法华宗。更加年分度者二人。兼普建诸宗如别。自非受付属于金口。拯苍生于和光者。岂有传灯利生鸿福哉。同月五日少僧都胜虞。常腾。律师如宝。修哲。大唐留学永忠等庆表云。胜虞等言。今月四日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朝臣内麻吕。奉 敕赐示国昌寺僧最澄上表云。诚愿准十二律吕。定年分度者之数。法六波罗蜜。分授业诸宗之员。则两曜之明。宗别度二人者。仰惟无上世尊是大医王。随类设教拔苦与乐。八万法藏。有权有实。始虽似殊。终皆一揆。众生之病既异。所与之药不同。欲济有情废一不可。悉皆劝励。乃拯群迷。今垂畴咨。欲鸣法鼓。佛日将没挥圣戈而更中。法网殆绝。添叡索以复续。加以始自当年。尽未来际。岁岁所度。无表功德之聚。总集 圣躬。释门老少。谁不扑跃。无任随喜欢荷之至谨奉表以闻。同月廿六日官符云。被右大臣宣你。奉 敕攘灾殖福。佛教尤胜诱善利生。无如斯道。但夫诸佛所以出现于世。欲令一切众生。悟一如之理。然众生之机。或利或钝。故如来之说。有顿有渐。件等经论。所趣不同。开门虽异。遂期菩提譬犹大医。随病与药。设方万殊。共存济命。今欲兴隆佛法。利乐群生。凡此诸业。废一不可。宜准十二律吕。定度者之数。分业劝催。共令竞学。仍须各依本业疏。读法华金光明二部经汉音及训。经论中问大义十牒。通五以上者。乃听得度。纵如一一业中。无及第者。阙置其分。

当年勿度。省寮僧网。相对案记。待有其人。后年重度。遂不得令彼此相夺。废绝其业。若有习义殊高。勿限汉音。受戒之后。皆令先必读诵二部戒本。谙案一卷羯磨四分律钞。更试十二条。本业十条。戒律二条。通七以上者。依次差任立义复讲师。虽通本业。不习戒律者。不听任用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自今以后。永为恒例。符到奉行。以大同五年正月。于宫中金光明会。始天台宗年分八人共出家也。年年度者。相续不绝。又同年春劝道心者。于一乘止观院。起始长讲金光明。仁王。法华。三部大乘经。每日长讲一日不阙。此愿此行。后际岂绝哉。又弘仁三年七月上旬。造法华三昧堂。简净行众五六以上。昼夜不绝。奉读法华大乘经典。然弘誓之力。尽于后际。善根之功。覆于有情。可不美欤。种种愿文。别在卷轴。每座添读。良为发心境矣。五年春为遂渡海愿。向筑紫国。修诸功德。敬造檀像千手菩萨一躯高五尺。大般若经二部一千二百卷。妙法莲华经一千部八千卷。又奉为八幡大神。于神宫寺。自讲法华经。乃开讲竟。大神託宣。我不闻法音。久历岁年。幸值遇和上。得闻正教兼为我修。种种功德。至诚随喜。何足谢德矣。苟有我所持法衣。即託宣主。自开斋殿手捧紫袈裟一。紫衣一。奉上和尚。大悲力故。幸垂纳受。是时称宣祝等。各叹异云。元来不见不闻如是奇事哉。此大神所施法衣。今在山院也。又于贺春神宫寺。和上自讲法华经。谢报神恩。是时丰前国。田河郡司。并村邑刀祢等。录瑞灵状。奉上大师。适取固封。告弟子义真言。自非灭后。不得披封。奉教固緘。灭后披见。其文云。以今月十八日未时。紫光耀。自鹿春峰起。亘苍空霭。覆讲法之庭。忽见瑞相。举众叹异。郡解如别。昔大师临渡海时。路次寄宿田河郡贺春山下。夜梦梵僧来到。披衣呈身而见。左半身似人。右半身如石对和上言。我是贺春。伏乞和上。幸沐大悲之愿海。早救业道之苦患。我当为求法助。昼夜守护。竟夜明日见彼山右肋崩岩重沓。无有草木。宛如梦半身即便建法华院。讲法华经今呼贺春神宫院是也。开讲以后。其山崩岩之地。渐生草木。年年滋茂。村邑翁婆。无不欢异。又託宣曰。海中急难时。我必助守护。若欲知我助。以现光为验。因兹每急难时。有光相助。託宣有实。所求不虚。乃大师本愿。始登山朝。终入灭夕。四恩之外。厚救神道。慈善根力。岂所不致哉。五年正月十四日 主上诏臣等。今欲闻 先帝所建天台法华宗甚深妙义。宜延前入唐受法最澄阇梨。亲于殿上。与诸法师等。俱令对论法要。即奉 敕集于殿上。宾主往还。弥摸弥明矣。



有闻缙素。各赠随喜之书。其数不少。六年春三月。先帝新写天台法门。才装潢已。惟昔者梁武帝书达磨大师碑。唐太宗帝。书慈恩寺碑。则天后。书华严题。代宗帝。书大圣文殊阁额。是并圣德高踪。永代不朽者矣。今我大日本弘仁文武圣帝。雄笔微妙。希世灵珍焉。思念御书金字摩诃止观题。安置七寺。流布万代。所以圣教久住。国家永宝也。十七日国忌。寄左大将藤原朝臣。谨奏闻内里。追福之隙。御笔挥势。金题为光。瞻仰缙素。目不暂舍。欢悦随喜。劫尽岂穷哉。六年秋八月。缘和气氏请。赴于大安寺塔中院。阐扬妙法。时有诸寺强识博达大德等。集会法筵。巍巍智龙。兴重云于秋风。赫赫义虎。解厚冰于夏日。或争学或竞论。或呼客作。或索证文。乃有一味之海润照不二。三派之河。波流岂一哉。惟昔者嘉祥学海。蚁蝼所笑。瓦官智山。凤凰所崇。荣扇堕地何安厚。颜岁掌抚背嘲龙伏鹿者矣。三乘鉞楯。于是摧折。一乘法灯。于是炽然。汲引大事莫大斯矣。适讲筵竟本愿所催。向于东国。盛修功德为其事矣。写二千部一万六千卷法华大乘经。上野下野两国各起一级宝塔。塔别安置八千卷。于其塔下。每日长讲法华经。一日不阙。兼长讲金光明仁王等大乘经。弘愿所逮。后际岂息哉。所化之辈逾百千万。见闻道俗。无不欢喜。爱上野国净土院一乘佛子教兴道应。真静下野国大慈院一乘佛子广智。基德鸾镜德念等。本是故道忠禅师弟子也。延历年中。远为伏膺。不阙师资。斯其功德句当者矣。是时有信浓国大山寺正智禅师。预上野国千部知识例。助写二百部法华经。临欲送时。一槽七马举头不食。亦不动转。寂默如眠。忽经信宿。佗僚不少。即諏访大神。託宣云。我欲预千部知识。而示此怪耳。我亦助送此经。即便誓以预知识。已七马俱食。无有羸疲也。经装束竟。奉送上野国千部法院。荷担列道。忽吹旋风。徐徐进前。众人惊异。神为神矣。大师东征之日。赴信浓坂。其坂数十里也。蹶云跨汉。排雾策锡。马蹶喰风。人吟吐气。犹尚不能一日行程。唯宿半山。才达聚落。大师见此坂艰难。往还无宿。誓置广济广拯两院。陟黜有便。公私无损。美浓境内。名广济。信浓境内。名广拯也。东土事了。旋踵向都。过美浓高野山寺。而其院主贤荣禅师。誓愿同预大师大愿。欲造多宝塔。兼写千部法华。安置塔中。因兹差佛子好坚随力造立。今呼叡岳东塔是也。以九年暮春。大师告诸弟子等言。我寻法华圆宗之元由者。初灵鹫次大苏后天台并皆于山。说听修学解悟矣。是故我宗学生初修之顷。当为国为家山修山学。利益有情。兴隆佛法。既而世间之讥嫌止息于岩窟佛种

之萌芽。滋茂于山林。自今以后。不受声闻之利益。永乖小乘威仪。即自誓愿。舍弃二百五十戒。已又告言南岳天台两大师。昔于灵山。亲闻法华经。兼受菩萨三聚戒。所以师师相授。智者授灌顶。灌顶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湛然。湛然授道邃。道邃授最澄。次义真也。我常披阅正教。既有菩萨僧菩萨威仪。亦有一向大。一向小也。今我宗学生。令开大乘戒定慧。永显小乘下劣行。仍制表式。谨奉进请。允许。十年三月十五日上表文云。沙门最澄言。最澄闻如来制戒随机不同。众生发心大小亦别。文珠豆卢。上座别位。一师十师。羯磨全异。乃有法华宗年分两个得度者。登天桓武圣皇帝。归法华宗。新所开建者也。伏惟弘仁元圣文武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文藻绝古。银钓新今。万国欢心。两蕃归化。定治制礼。今正是时。诚愿两业出家。永回小乘仪固。为大乘仪。依法华经制。不交小律仪。每年春三月。先帝国忌日。于比叡山。与清净出家。为菩萨沙弥。授菩萨大戒。亦为菩萨僧。即便令住山修学。一十二年为国家卫。福利群生。国宝国利。具如宗式等。天恩开许。先帝高愿。载弥兴。大乘戒珠。祀祀清净。弘仁为源。传此大戒。回传戒福。将护主上。无任诚恳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伏愿仁慈。赐垂矜允。轻尘圣览。追增战汗。谨言主上以表式文。给僧纲等敕问。若道。必当开建也。僧纲即仰诸寺知法者。其大德等。或有积善法子。知道可道。不诽谤正直之大道。或有薄缘释众。固执自宗。唯赞叹鸟鼠之鄙行。其诸寺答书。僧统表奏等如别矣。是时僧都护命。长慧律师。施平。丰安。修圆。泰演等大德。作表奏奉进内里。即赐叡山也。表则好诽谤之笔。奏则著妄语之章。乃有骂詈之词。行行云起。诽谤之言。句句露结。犯粗言于七聚之深诫。招妄语十重之宏誓。所以爱僧起诤。则无道可道也。所以嫉妒拥道。则无法可法也。人能开道人。能塞道斯之谓矣。于是大师。诽谤之矢。带于不轻之铠。骂詈之戈。御于忍辱之城。挥慧笔而飞文苑。则修护法之文章。拾戒珠而敷义林。则成显戒之玉篇。昔护法法琳。净道开道。灭法传突。自损自丧。将没慧日。还照像末之大虚。殆丧苍生。更登佛种之福地者矣。十一年二月廿九日。著显戒论。奉进内里。敕给图书助。外从五位下。玉作杂物。杂物忽见明明正教证文。赫赫唐朝制牒。独悻悻愤愤。不知所言也。即送僧纲。是时诸僧统竭力穷心。披阅此论。证文分明。所引有实。各依梵檀。干笔缄口。虽国多有智人笔士。而无有一人答对此论者矣。可谓一人鹫子之化象。既摧万民窄度之池花矣。斯论为文。箴喻正文。拔去

谄谀之句。弹喷明章。蠲除欺诳之偈。然则显戒证文。炳著于正教之家。新制正词。散在于代宗之国。谁多闻强识者。能笔墨对酬哉。上显戒论表云。沙门最澄言。去年十月廿七日。附僧光定。僧纲所上表对等文。给示最澄。天雨流洽。枯木更荣。捧戴惭愧。悚踊无地。最澄诚惶诚恐。以惧以忻。最澄闻。南天龙树。织八不而破邪。东印马鸣。立一心而开道。护法释颂。断恶取空。青辩造论。遮有所得。天亲制论。洗五过失。坚慧作论。显一究竟。大乘论。则无著显扬。小乘论。则众贤显宗。破邪显正。不胜载车。是以唐朝法琳制传。奕于破邪。秦代僧肇。示般若于无知。宝台上座。作佛性论。缙州惠沼。造慧日论。如是等类。历代繁兴。伏惟陛下承天践祚。圣政惟新。正法理国。与灵合契。今斯法华宗者。登驾桓武皇帝。为国所建也。其两个度者。依法华宗。定大出家。夫圆顿学人。不求三车于门外。何用羊车之威仪。无乐化城于中路。岂过迂回之偃哉。付财之晨。知父知子。何客作为。何除粪为赏功之夕。解髻授珠。由何望宅。因何求城。明知先帝传法。古今无比。护国利生。尘劫岂朽哉。今依山家宗。定圆三学。望菩萨僧。谨请天制。则四条式。给僧纲等。闻异宗和。是时僧统存护法志。高振智剑。群释执破石心。请论鼓。表进内里。密待天制。于是帝心广博。都无爱憎。表奏给山。更暖死灰。谨案表对。但陈小家词。无述圣教。不爱博览。泯三寺于日本。无咨新制。遮上座于文珠。鸣钟无遮。还耻竿升。法界为家。深堕铤破。例言之诘。反骂和上。违教之妨。亦乖师传。昔大天五事。无依佛说。今叡山四条有据。圣教。又问律仪。则称我大乘。定上座。则还向宾头。已嫌边州。岂信比苏。若不许假名。谁为真实者哉。窃以年分五宗也。国家之良将。人伦之资粮。两海之舟航。彼岸之梯蹬。俱行俱用。则味同盐梅。同说同传。则声等金石。何偿自宗。忽遏诸宗。但贵耳入口。出不得治内心。若无清虚之功。何排非常之难。今我弘仁。论于释教。定于偏圆。道之必可兴之时。行之必可释之日。小乘律仪。通于藏通。梵网三聚。局于别圆。而今圆宗度者。受小乘律仪。忘圆三聚。争求名利。各退无漏。自去大同二年。至于弘仁十一年。合一十四个年。两业度者。二十八口。各各随缘。散在诸方。住山之众。一十不满。圆戒未制。禅定无由。见前车倾。将改后辙。谨以弘仁十一载岁次庚子。为传圆戒。造显戒论三卷。佛法血脉一卷。谨进陛下。重愿天台圆宗两业学生。顺所传宗。授圆教戒。称菩萨僧。劝菩萨行。一十二年不出叡山。四种三昧。令得修练。然则一乘戒定。永传本朝。山林精进。远劝尘劫。奉此功力。以灭群凶。上兹圣寿。无疆。承此兆人。请泰

最澄识谢一行。学耻毗坛。谨献愚诚。倍增战汗。如允许进表。请降墨敕。依无任传戒之深。谨奉表陈请。以闻。又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敕施与传灯大法师位。此实手诏宸笔。以为后代珍也。夏四月。告诸弟子等言。我命不久存。若我灭后。皆勿着服。亦山中同法。依佛制戒。不得饮酒。若违此。不我同法。亦不佛弟子。早速。出不得令践山家界地。若为合药。莫入山院。又女人辈。不得近寺侧。何况院内。清净之地哉。每日长讲诸大乘经。殷勤精进。令法久住。为利国家。为度群生。努力努力。我同法等。四种三昧。勿为懈倦。兼年月灌顶时节。护摩绍隆佛法。以答国恩。但我郑重。託生此间。习学一乘。弘通一乘。若同心者。守道修道。相思相待。乃有信心。佛子。数十四人。药芬。圆成慈行。延秀。花宗。真德。兴善。道叡。乘台。兴胜。圆仁。道绍。无行。仁忠等。或元初善友。起居俱尽。或渡海登山。助求妙法。或浴德海。洗心垢。或列入室。开心眼。既而同结缘者。共立盟誓。生生相待。世世相续。策心马于寂光之路。宴心宾于妙觉之台。又大师告言。我自生以来。口无粗言。手不笞罚。今我同法。不打童子。为我大恩。努力努力。又遗戒文云。第一定阶也。我一众之中。先受大乘戒者。先坐。后受大乘戒者。后坐。若集会之日。一切之所。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像。可居沙弥之次。除为他所让者。第二用心也。初入如来室。次着如来衣。终坐如来座。第三充衣也。上品人者。路侧净衣。中品人者。东土商布。下品人者。乞索随得衣。第四充供也。上品人者。不求自得食。中品人者。清淨乞食。下品人者。觀施。可受第五充房也。上品人者。小竹圆房。中品人者。三间板屋。下品人者。方丈固室。造房之料。修理之分。秋节行檀。诸国一升米。城下一文钱。第六充卧具也。上品人者。小竹藁等。中品人者。一席一荐。下品人者。一叠一席。故巨亩之地价。不是我等分。万余之食。封不是我等分。僧统所检。天下伽蓝。不是我等房。大师释迦多宝分身。来集之日。答文殊问。不许问讯。求声闻者。不许共住一讲堂中。不许共行一经行处。是以乞食朝来。受撮饭。而供山中之饥口。行檀秋节。纳等布。而着雪下之裸身。衣食之外。更无所望。但除出假利生也。五月十五日。付属书云。最澄心形久劳。一生此穷。天台一宗。依先帝公验。授同前入唐天台受法沙门。义真已毕。自今以后。一家学生等。一事已上。不得违背。今且授山寺私印。院内之事。圆成佛子。慈行佛子。一乘忠。一乘叡。圆仁等。可相庄行。且附上座仁忠。并长讲法华师顺圆。申送。弘仁十三年岁次壬寅六月四日辰时。于比叡山中道院。右肋而入。寂灭。春秋五十六

也。日隐炬灭。无所凭仰。风惨松悲。泉奔水咽。于时奇云盖峰。久在无去。江东道俗。更相谈言。叡岳北峰。奇云荣带。不知所为。必有以也。遥闻迁化。来告异相。人皆哽恋不自喻也。时右大臣从二位藤原朝臣。中纳言从三位良峰朝臣。权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朝臣。右中辨从五位上大伴宿弥。共寻 先帝 先皇高踪。同知后生后代传灯。不舍先师本愿以山修山学表谨奏圣朝。圣教所引。微善不坠。积善丕基。斯福斯新。六月十一日 允许如左。可谓良医即去美药犹留。鸟兔早死。好弓不忘矣。即官符文云。捡传灯法师位最澄奏状你。夫如来制戒。随机不同。众生发心大小亦别。所以文殊头颅。上座异位。一师十师。羯磨各别。望请前件度者。比叡山。每年春三月 先帝国忌日。依法华经制令得度受戒。仍即一十二年。不听出山。四种三昧。令得修练然则一乘戒定。永传 圣朝山林精进。远劝尘劫谨副别式。谨以上奏者。被右大臣宣你。奉 敕宜依奏状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又冬十一月。主上赠哭澄上人六韵诗载在奇纸。字陵草圣。神笔灵珍。无得而称矣。乃有翰林逸才。紫朱上官。十有余哲。奉和御制。各探六韵。以为卷轴。见者断肠。闻者流泪。如梁帝哭达磨。似唐臣伤法琳者矣。十四年二月廿六日。于比叡山寺为传 先帝所建天台法华宗。 敕赐寺。宜改本名号延历寺。并廿七日太政官牒送延历寺云牒。案太政官去年六月十日下午治部省符你捡传灯法师位最澄奏状你。夫如来制戒随机不同。众生发心。大小亦别。所以文殊豆卢。上座异位一师十师。羯磨各别。望请天台法华宗年分度者二人。于比叡山。每年春三月。 先帝国忌日。依法华经制。令得度受戒。仍即一十二年。不听出山。四种三昧。令得修练。然则一乘戒定。永传 圣朝。山林精进。远劝尘劫。谨副别式。谨以上奏者。被右大臣宣你。奉 敕宜依奏状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者。今案式意。应试业者。先申别当。听彼处分。试业既讫。亦申别当。别当执奏。仍国忌日。便令得度。不可更经治部僧纲。其应试义条。一依太政官去延历廿五年正月廿六日下午治部省符旨。于彼寺试。得度已毕。别当申官。勘籍并与度缘。然后下知治部省。自今以后。立为恒例。牒到准状故牒。又三月三日 敕置延历寺别当。权中纳言从三位兼行皇后宫大夫左兵卫督藤原朝臣三守。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勋六等大伴宿祢国道。即同月十一日大伴别当。为试天台宗年分度者。向延历寺。十七日 国忌新度年分二人。又四月十四日。令先师付法供奉

禅师义真。授菩萨大戒凡受戒者。一十四人也。于是诸弟子等。亲见先师本愿成就。各寻先迹。修行山林。欢喜踊跃。无有喻也。大师见善即进。闻恶即退。记未然事有验。言行合契。诸人忆持。暂停不朝。仍贻后贤。追续著矣。凡有注记撰集著作诸文笔也。注法华经十二卷。注金光明经五卷。注仁王般若经四卷。注无量义经三卷。天台灵应图集十卷。头陀集三卷。守护国界章十卷。法华去惑四卷。法华辅照三卷。照权实镜一卷。决权实论一卷。依凭集一卷。新集总持章十卷。显戒论三卷。显戒缘起二卷。血脉一卷。付法缘起三卷。长讲愿文三卷。六千部法华铭一卷。大师本愿。写六千部法华经。造一六基之多宝塔。塔别安置一千部经。每日长讲。福利国家也。且修营三千部三基塔已毕。犹未修造中国二千部二基塔。西国一千部一基塔。但中国之分。叡岳东西两塔是也。大师自创未成迁化。诸弟子等。见材增悲。尽力营作。春三月 弘仁圣皇帝。闻功德之大事。伤先师之本愿。敕施造塔料谷四万胜又夏六月 今帝赉先师忌日料调布八百褥又供延历寺灯料。凡诸弟子等。重蒙 天恩悲喜交集。不知所言。大师平居。门徒数百。传妙义者。廿余人也。兴福寺僧义真。大安寺僧圆澄。为之首矣。乃有高位崇名者。特进藤右仆射冬。金紫光禄大夫良纳言安。银青光禄大夫藤纳言三。太中大夫参议国。朝野左丞鹿。菅右京大夫净。小野太宰大貳岑。朝议大夫藤右丞爱。都文章博士腹。朝请大夫和气左将真。安野祭酒文。藤作州刺史是。朝散大夫净。丹州刺史夏。藤主殿头成三。滋东宫学士贞。和气左丞仲。伴尾州刺史氏。藤远州刺史卫。藤春宫亮常。藤骏州刺史春。治总州别驾建。朝议郎藤主殿助永雄。藤图书助常永。藤大学助助。六音博士门继。奉议郎都外记广田安道。右大史副雄等。或外护檀越。开道弘宗。或餐禀法味。自利利他。或金兰知故。闻法证文。或深结因缘。各期妙觉凡在结缘素众。其数不穷也。先师存日常自言谈。此诸贤公。宿缘所迫。遂致相见。而山中同法。今世后世。当结深心。勿怀浅志矣。十四年夏六月。净刺史追寻先师之芳迹。欲创弘通之鸿基。即便与藤伴两别当。俱知识诸有道心者。藉须达之供。充谨男之钵。驰法轮于实相之路。运含识于萨云之城。遂使慈父留药众子俱服如阿难之传于金口。如憍见之闻于灭后者矣。既而拔传灯之阶。上讲复之座。名曰义真。圆澄。光定。德善。德圆。圆正。圆仁。仁忠。道沿。兴善。兴胜。仁德。乘台。法门卷数。讲师次第具如别也。

若夫争名争相。由何止息。忘色忘心。由何兴出。恍焉似有而无也。俄尔本无而有也。寔乃四德无方。三点斯绝。安可凭诸天。纵窥其幽冥者乎。至如三乘五乘之教。偏圆半满之理。苟可以有为无漏。斟酌其源。可以迂回历劫来到其境矣。乃有一乘一味之妙理。圆顿绝待之妙行。开直道于城外。付财产于宅内。爰英猷茂实。代有人焉。大师少习坐禅。名闻朝野。长该众典。声播邻国。威仪外疏。妙行内秘。文场清翰。比池方春。义苑雅颂。如愚若讷道亚弥天。神侔襄阳。乃曲而不野。乃丽而有则。既学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调高。实释种之梁栋。人伦之羽仪矣。加以赈乏扶危。先人后己。林牖之间。吐纳风云。霞帟之中。韬蕴章藻。岩崖松木。斯其禅悦也。檀林薜荔斯其粪扫也。经行恬静。三十有余年。然其间则四方归心。汲甘露于禅河。十界感愿。洒醍醐于福地。于时赴解脱者。其数若林。遵正道者。如风偃草。此亦戒香薰馥。万效无绝。妙法广被。亿载无穷。阐玉鼓法螺之训。扬佛日金镜之光。巍巍荡荡斯之谓矣。遂使三乘一乘区分。声闻菩萨各色。文藻嘉声。传千口实。本迹神妙浅近莫知。但恋慕玄风。无所宗仰。庶使前操靡坠后声有传。是故补书疏之缺遗。记清德之永流者矣

原本 石山寺所藏古写本全一卷

对校本 一本 宝永二年刊本全一卷四大师传所录

叡山大师传卷一毕



《佛说菩萨修行四法经》略讲（二）

□ 智广阿阇梨

2015 年 7 月 19 日在西班牙南卡宗闭关中心开示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Four Methods of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 as Taught by the Buddha*
(Part II)

By Archa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on July 19, 2015

序分 Prologue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Thus have I heard. The Buddha was dwelling at the Jeta Grove in Anathapindada Park in Shravasti, together with the Sangha of twelve hundred and fifty great Bhikkus."

这一段里面讲了六个要点。所有的佛经，它为什么是可信的，一共有六个标志，也称“六成就”¹。这是一部经文的序幕。

There are six main points taught in this paragraph. All the Buddhist sutras have six signs, or Six Perfections, to prove that they are authentic. This is the prologue of the sutra.

信成就 Perfection of Faith

“如是”是“信成就”。“如是”两个字就代表“佛陀就是这样讲的”。

"Thus" means the Perfection of Faith. The word "thus" means it is exactly what the Lord Buddha has taught.

很多佛陀的经典，都是阿难尊者复述出来的。他的记忆力超群，佛陀讲过的经，他都可以背诵出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阿难尊者”，就是各种各样的录音器。以前有句话叫做：“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现在佛法还是像大海一样，但是全部流入到录音器里面了（众笑）。希望佛法还能融入大家的心里面，不要只是收录到录音器里面。如果佛法不能融入我们心中，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作用。

Many of the sutras of the Buddha were retold by Venerable Ananda. Venerable Ananda had such a supreme memory that he could recite all the sutras taught by the Buddha. Today we also have many so-called Venerable Anandas, i.e., all types of voice recorders.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goes, "The great ocean of Dharma flows into the heart of Ananda." Nowadays the Dharma is still like the ocean, but it all flows into the recorders (All laughing). So I hope that the Dharma will flow into your heart, not just into the recorders. If the Dharma teachings cannot merge into our hearts, they will mean nothing to us.

闻成就 Perfection of Hearing

“我闻”是“闻成就”。佛是这样讲的，我是这样听到的，没有一点改变，就像录音机一样。

The expression "have I heard" means the Perfection of Hearing. It means that the Buddha gave the teachings that way and I heard them that way. There are no alterations, just like what a recorder does.

“如是我闻”是所有佛经的开头。在佛经前面为什么要加“如是我闻”？一共有四个原因。

All the Buddhist sutras begin with the expression "Thus have I heard". There are four reasons for this.

一断众疑：

当时佛陀灭度了以后，所有的僧众结集，准备要把佛陀的这些教法全部汇编起来。大家就找到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的记忆力最好，所以请他来复述所有佛陀讲的内容。当时阿难尊者在复述佛法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些怀疑：是不是阿难尊者已经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又回来了？是不是其他的佛到这里来了？因为阿难尊者的相好庄严跟佛非常地接近，佛陀三十二相，他有三十相，跟佛陀只差一点点。阿难尊者出家就是因为他看到佛陀长得比他更庄严，就请教佛陀：“您为什么这么庄严？”佛陀说：“你出家我就告诉你。”然后他就出家了。你看，如果长相很庄严，就会很容易弘扬佛法；如果不是那么庄严，弘法利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开个玩笑。

The first reason is to remove the doubts of some people.

After the Buddha entered Nirvana, the Sangha gathered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ompile all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y came to Venerable Ananda and asked him to retell the Buddha's teachings because he had the best memory. When Venerable Ananda recited the Buddha's teachings, some people started to wonder. They wondered whether Venerable Ananda had already attained Buddhahood, whether the Buddha Sakyamuni was back again, or whether some other Buddhas had come. This is because the hallmarks and fine features of Venerable Ananda were very close to those of the Buddha. The Buddha had thirty-two excellent signs, and Venerable Ananda had thirty. So Venerable Ananda was just a little inferior to the Lord Buddha in terms of handsomeness. He became a monk just because he found the Buddha was better looking than him. He asked the Buddha, "Why do you look so nice?" And the Buddha replied, "I will tell you if you become a monk." Then Venerable Ananda became a monk. So, if the Dharma teachers are good-looking, they will have the advantage in spreading the Buddhist teachings easily. Otherwise, it might be a little difficult for them to do so. Just Kidding!

当时阿难尊者在复述佛陀所讲的经法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三种怀疑。那么当阿难尊者讲出“如是我闻”这个话的时候，大家就没有怀疑了。大家知道阿难尊者在复述佛陀以前所讲的内容，所以这是佛经前面加“如是我闻”的第一个原因。

Some people had the above three doubts during Venerable Ananda's recitation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y no longer had such doubts when Venerable Ananda said "Thus have I heard" because they realized that Venerable Ananda was only repeating the words of the Buddha. This is the first reason why the expression "Thus have I heard" is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sutras.

二秉佛囑：

当时佛陀快要灭度的时候，阿难尊者就提出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佛陀在世的时候，众人都以佛陀为师，那么佛陀离开人间以后，佛陀弟子们应该以谁为师？”佛陀说：“要以戒律为师。”



第二个问题，“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都是依止佛陀，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当依止什么？”佛陀说：“要以四念处为依止。”

第三个问题，“佛陀在世的时候，用威德来调伏恶性比丘，但是佛灭度以后，这些恶性比丘怎么来对待他？”佛陀说：“不要理他。”

第四个问题，“佛陀灭度以后，所有的佛经开头应该放什么？”佛陀说：“经文前面应该加上‘如是我闻’。”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it is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Buddha. When the Buddha was about to enter Nirvana, Venerable Ananda asked him the following four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We all take the Buddha as our teacher when the Buddha is present in this world. But who will be our teacher after the Buddha’s passing?" The Buddha replied, "You should take the *Vinaya* (disciplines) as the teacher."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e all stay with the Lord Buddha when he is present in this world. But where should we stay after the Buddha’s Nirvana?" The Buddha responded, "You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Satipatthana* (the four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The third question is, "The Buddha tames the Bhikkus of bad nature with his power and virtue when the Buddha is present in this world. But how should we deal with those Bhikkus after the Buddha’s Nirvana?" The Buddha replied, "Just ignore them."

Then the fourth question is, "What sentence should we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the sutras after the Nirvana of the Buddha?" Then the Buddha said, "You should put the expression ‘Thus have I heard’."

三息争端：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平息大家的争论。如果佛经前面有“如是我闻”，那就是说，佛陀是这样讲的，阿难我是亲自这样听到的，一点都没有改变的，大家都知道阿难是“多闻第一”，有历耳不忘的能力，那大家就没有争论了。
The third reason is to pacify disputes. With this expre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utra,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is is how the Buddha has taught and what I, Ananda, have heard personally without any alternations. It’s all known that Venerable Ananda was foremost in learning, and he was able to retain all things he had heard. In this way, there would be no disputes among the Buddhist followers.

四异外道：
以此区别佛经和外道典籍。
The fourth reason is to distinguish the Buddhist sutras from the heretical scriptures.

时成就 Perfection of Time

“时成就”就是经文里面讲的“一时”。佛经里面都有时间、地点和人物。佛经的体裁比较像我们现在的会议记录，时间、地点和参会的人物都会有记录。地点跟人物一般来说是比较具体的，唯有时间，我们有些人会有点疑问。为什么要讲“一时”呢？这个一时到底是哪时呢？为什么不能够记录几月几号呢？

The Perfection of Time is indicated by the expression "at one time" in the sutra. There are time, place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Buddhist sutras. The texts of the sutras are somewhat like the meeting memos nowadays. The time, place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Dharma teaching are all recorded in the sutras. The place and participants are generally described in detail, while the time is not. Someone may ask, "Why does it say ‘at one time’? What time is exactly ‘one time’? Why doesn’t the sutra record the exact date? ”

因为佛陀是大智者，佛陀讲法的时候往往不仅仅有自己国家的众生来听法，还有其他国家的人，除了人类还有其他的生命，甚至还有天上的天人，还有龙族，我们讲天龙八部。每个地方的时间都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时间来标注。

This is because the Buddha has enormous wisdom. When the Buddha gave the teachings in a state, the audience was not limited to the sentient beings of that state. There were also beings

from other states, human beings and other life forms, even gods from the heaven, and dragons and etc., what we call the eight groups of transmundane being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Therefore, the time is not the sam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It cannot be specified by just one specific time.

祖师解释“一时”是“机教相投”，就是众生的根器跟佛陀的教法能够吻合的时候。当时众生的根器成熟了，佛陀认为应该是讲教法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叫做“一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也是“一时”，这个因素叫做“时成就”。

According to ancient Buddhist masters, "one time" is the time when the capacities of the students match with the Buddha’s teachings. When the conditions of the sentient beings are ripe and the Buddha decides it is time to give the teachings, this moment is the "one tim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oday is also "one time" for us. So this is the Perfection of Time.

说法主成就 Perfection of the Master who Teaches the Dharma

“佛”就是“说法主成就”，说法的主人他的成就。说法的这个主人是谁呢？就是佛陀。佛陀不是指其他的佛，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从密宗的记载来看他早就已经成佛，为了度化众生而示现在人间。The Buddha represents the Perfection of the Master who teaches the Dharma. Who is the Master? It is the Lord Buddha! The Buddha does not refer to the other Buddhas; it just refers to the root teacher Shakyamuni Buddha, the Dharma Lord of our Saha world. According to Tantric scriptures, the Lord Buddha has already attained Buddhahood long ago, and he manifested his presence in this world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sentient beings.

处成就 Perfection of Place

“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说法的“处成就”。处，处所，就是讲这部经典的地方。舍卫国翻译成中文叫做丰德国，

舍卫国是当时印度十六个大国家之一，他们的国王叫做波斯匿王。这个说法的地方叫做祇树给孤独园。

The expression "at the Jeta Grove in Anathapindada Park in Shravasti" indicates the Perfection of Place where the Dharma teaching was given. The term "Shravasti" is a state of abundant merits in meaning. Shravasti was one of the sixteen major states in India at that time, with the king called Prasenajit. The place where the teachings were given was called the "Jeta Grove in Anathapindada Park".

为什么叫做“祇树给孤独园”呢？是因为园子里面所有的树都是祇陀太子供养的，园子的土地是给孤独长者供养的。听说给孤独长者，有一次去其他国家听了佛陀的教法，对佛陀生起了无比的信心。他想：“这么殊胜的佛法，我一定要请佛陀到我的国家去弘扬。”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就去寻找哪个地方适合请佛陀来弘扬佛法，走了很多地方以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是最漂亮的，就是祇陀太子的花园。他就想买下这个花园，祇陀太子不想卖给他，因为这个花园太漂亮了。但是给孤独长者不断地去央求他，祇陀太子就出了一个难题想把他给吓倒。他说：“你如果能用黄金把这个花园全部铺满，我就卖给你。”一般人不会有这么多的钱，但是给孤独长者他不是一般人，据记载，他也是一个伏藏大师，他眼睛能够看到土地里面、岩石里面有什么东西。藏传佛教很多伏藏大师能取出很多殊胜的教法，他是专门取黄金的，取出了很多的黄金。后来他把黄金铺满了整个祇陀太子的花园，祇陀太子有点下不了台了，他必须要说话算数。他说，用黄金铺满的地方就算是你供养佛陀的，但是这些树算是我供养佛陀的。最后这个名字就是“祇树给孤独园”（祇陀的树和给孤独的园）。给孤独长者的功德非常大，因为佛陀当时在他提供的这个殊胜的道场宣讲了很多很多的佛法。

Why is it called the "Jeta Grove in Anathapindada Park"? It is because that all the trees in the Jeta Grove in the park were offered by Prince Jeta, while the land of the park was offered by a rich old man called Anathapindada. It is said that Anathapindada once traveled to another state and heard the Buddha’s teaching there. He then had unparalleled faith in the Buddha. He told himself that he must invite the Buddha to his own state to teach such supreme Dharma. Then he went back to his state and started to

look for a proper place for the Buddha to give teachings. He went to many places and finally pinpointed the only most beautiful place, which was the garden of Prince Jeta. So he tried to buy this garden from the prince. However, Prince Jeta didn't want to sell because it was so beautiful. Anathapindada pleaded with the prince again and again. The prince then decided to scare him off with an extravagant demand. The prince said to Anathapindada, "If you can cover the land of my garden with gold, then I will sell it to you." Normally no one can be so rich. But Anathapindada was no ordinary man.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he was also a great Terton. His eyes could find all the treasures underground or in the rocks. Many Master Tertons in Tibetan Buddhism could retrieve a lot of precious Dharma teachings. Anathapindada was specialized in retrieving gold. So he got a lot of gold, and covered the whole garden of the prince Jeta with gold. The prince is then a little bit awkward because he had to keep his words. He said, "Okay, all the areas covered with gold are considered as your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But all the trees in the garden are supposed to be my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So this garden was finally called "Jeta Grove in Anathapindada park"(i.e., the trees of Jeta and the land of Anathapindada). The Buddha had given a lot of teachings in this precious garden, and Anathapindada had enormous merits.

众成就
Perfection of Audience

最后一个叫做“众成就”，就是当时的听众。经中讲“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当时在场的听众，主要就是这一千两百五十个比丘。这一千两百五十个比丘是常随众，一直跟随在佛陀身边的。在《大乘四法经》里面讲到，除了这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外，还有“无量菩萨摩诃萨众”，所以当时在场的听众，应该是数量很大的。这叫“众成就”。

僧众有很多的定义，一般小乘的定义就是四个比丘在一起达到六和敬；大乘的僧众是一地以上的菩萨；金刚乘的僧众，麦彭仁波切曾经说过，修生圆次第的瑜伽士都是金刚乘的僧众，就像我们仁增僧团，应该就是属于一个金刚乘的僧团。

The last one is the Perfection of Audience who was listening to the teachings. The sutra mentions "together with a Sangha

of twelve hundred and fifty great Bhikkus". So the audience was mainly the twelve hundred and fifty Bhikku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the retinues who followed with the Lord Buddha all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 Mahayana Sutra on Four Methods, there were also numerous Bodhisattvas and Mahasattvas at the assembly. So, the number of the audience should be very large.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Perfection of Audience. There are many definitions of the term "Sangha". In Hinayana,"Sangha" means a group of four or more Bhikkus who stay together in harmony in the Six Ways. In Mahayana, it means the Bodhisattvas of the first Bhumi or higher. In Vajrayana, according to Mipham Rinpoche, all the yogis who practice at the Generation and Perfection Stages can be called Vajrayana Sangha. For example, our Rigdzin Community can be called a Vajrayana Sangha.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注 1：六成就者。即如是我闻等六事。乃诸经之通序也。佛将入灭。阿难问云。世尊灭后。诸经之首。当安何语。佛答言。当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为某众等。盖言佛所说法。以此六事和合。方能成就。故名六成就。

—— 出自《华严经疏》

Note: 1. The Six Perfections refer to the six factors such as "Thus have I heard". They constitute the general prologue of all sutras. When the Buddha was about to enter Nirvana, Ananda asked him, "What expressio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sutras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World-Honored One?" The Buddha replied, "the expression ' Thus have I heard at one time, at certain place, the Buddha preached to certain people ' should be placed". Generally, the Dharma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can be perfectly fulfilled only after these six factors are complete. Hence, they are called Six Perfections.

(Quoted from the Commentary on the *Avatamsaka Sutra*.)

法华大会广学竖义

求法寺 武觉超 译者 慧华 于泊宁

一、法华大会的历史及概要

(1) 法华大会的起源

- ① “法华大会”起源于宗祖传教大师（766-822），以高祖天台智者大师（538-597）的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为中心，为了表达对大师的报恩谢德之情以及钻研《法华经》，于延历十七年（798）首次进行“法华十讲”（《无量义经》一卷、《妙法莲华经》八卷、《观普贤经》一卷、此法华三部的十卷经的讲论、霜月会）而后形成的常规的行事。（《叡山大师传》传教大师全集 5 附录 P7）
- ② 宗祖大师圆寂后，以其一周年忌辰的弘仁十四年（823）六月四日为中心，为追念宗祖的遗德，祈祷天台佛法兴盛，由义真、圆澄、光定、圆仁等弟子们担任讲师举行了“法华十讲”（六月会）而后形成的常规行事（《叡山大师传》传教大师全集 5 附录 P46 ～ P47）。
- ③ 以上的霜月会和六月会的两法华十讲称为“法华大会”。

(2) 法华大会的简史

- ① 元龟烧讨之前
织田信长于元龟二年（1571）烧讨比叡山之前的法华大会是一年举办两次，即霜月会和六月会，分别为期十日。健保二年（1214），获赐旨以六月会为宫中御斋会（从正月初八开始历时七天，在宫中祈愿国家安稳和五谷丰登的法会），六月一日勅使（朝廷大臣平经高）登山举行了五双“番论议”（《天台座主记》P159 ～ P160）。此后成为惯例，现在改称为“十论匠”（明治以后为 8 人），在天皇使（勅使）的御前，举行“稚儿番论议”。（《释家官班记》群书类从 24.47 下）
- ② 元龟烧讨以后
· 天正十二年（1584）十二月二日，下达了重兴大会的主旨，在五年后的天正十七年（1589）九月十一日，举行了长达十天的复兴后的第一次法华大会，是自永禄十二年（1569）七月的大会以来时隔二十年的事情。
· 烧讨之后的大会变成了六月会与霜月会合并举行的形式，称为“两法华会”。
· 重兴以后的举办期间是：江户时期为十天，明治时期以后是



五～七天，江户中期前后以五年一会（每满四年）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重兴后举行的次数为：江户时期六十一回，明治时期以后是十二回，大正时期三回，昭和时期十五回，平成时期七回，此次（平成二十七年）是迎来了重兴后的第九十八回。（最多的是江户时期 1741 年 533 位竖者）

（3）法华十讲的行仪

- ① “两法华会”是围绕《无量义经》一卷、《妙法莲华经》八卷、《观普贤经》一卷的法华三部经十卷的论义展开，以问者向讲师（已讲）请求教义的形式来回问答。

- ② 中日（十月 四日）六月会五卷的庄严仪式在《法华经》第五卷提婆达多品第十二论义之前，举行表现提婆品中讲述的释迦前世故事的大行道的庄严仪式。

首先，以诵唱散华的声明开始，当“薪匂”和着赞叹的调子唱出后，应和着此声，统一以袍裳七条袈裟正装庄严其身的一百名高僧（僧纲、凡僧）以威仪师和从仪师为先导，行道于大讲堂的周围。行道中所唱诵的“我领悟法华经的教诲是因为前世砍柴、摘菜、挑水故”的“薪匂”是讴歌释尊前世侍奉名为“阿私仙”的仙人，苦练勤修之后，听法华经获得证悟的故事，赞美了释尊的苦行，并且实际设有担任“柴”“菜”和“水桶”的角色（公人）的大行道。

- ③ 法华十讲的讲师・两法华会的讲师是由下一期探题的“已讲”（本次是菅原信海大僧正）担任。

・成为探题、已讲的步骤

长讲会（六月四日 在净土院的讲经论义 宗祖忌日）任职诸职。

户津说法（八月十一日～二十五日 在山麓东南寺的法华三部经说法）任职 每年一名。

望拟讲→（以选举的方式）→拟讲→别请竖义的竖者遂业→已讲（法华大会 两法华十讲的讲师）→别请竖义之一的问勤仕→新探题

◎“拟讲”“已讲”和“探题”因为已经达到了超越俗世间的较高境地，所以被称为“出世役”。

二、广学竖义的历史和概要

（1）广学竖义的始修

- ① 霜月会、六月会的两法华十讲从最初开始时便附带进行竖义（考试）已是惯例（801 年的霜月会上，义真担任竖者，809 年圆修担任竖者），但真正获得正式的勅许使其成为了国家承认的“广学竖义”并确立了制度的是慈惠大师良源（912-985）。◎康保三年（966）八月二十七日，成为第十八世天台座主的良源，在同年十二月，得到了应将广学竖义增加到六月会中的天皇勅令。（《天台座主记》P42）

◎康保五年（968）的六月会首次举行广学竖义。此时，山门第一代的探题（题者）是禅芸，竖者是觉圆。论题的业义是三观义，副义是因明四不同。（《天台座主记》P43）

- ② 广学竖义是“广泛学习各宗（八宗）的教义和内外经典，树立正当的天台法华之义”的意思，意味着作为天台宗僧侣的最终考试。

（2）广学竖义的变迁

- ① 竖者的选定当初，平安时期的原则是一会一竖者，因一年举办六月会和霜月会两会，故一年中只认定两位竖者。

进入镰仓时期以后，在建久八年（1197）的六月会上，有六位竖者得到座主的指名，此后，一次法会上选出的竖者为 5 ～ 10 名。

烧讨再兴后，废弃了竖者人数的限制，将天台宗徒志向深远者中的年轻人也可承认其达成竖义之事（《大讲堂三院众议》1601 年）形成条约，意味着作为僧侣修学的最终课程。

- ② 古仪的传承关于广学竖义，被看作现存最古老的史料是镰仓初期、天福元年（1233）云快记的《探题记》（《门叶记》151 所收 大正藏图像 12），在室町时期是文安二年（1445）实助记的《探题愚记》（叡山天海藏），元龟战火之后是万治二年（1659）的《讲仪要略》（南溪藏），这些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特别是江户初期的《讲仪要略》成为了现行广学

竖义的基础。

烧讨再兴后，随着竖者数量的激增虽力求探题精义及问者问疑的简略化，但是对于整体的所作及次第、活动执行等，大体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中世以来的古仪。

广学竖义是在法华十讲（两法华会）的夕座之后紧接着进行的，所以也称为“夜仪”，要拿着提灯迎接竖者。

（3）广学竖义的概略

- ① 它意味着作为天台宗僧侣的最终考试。参加考试者也即“竖者”必须在特别设置于大讲堂西侧的竖者口的门打开的一瞬间跃入堂内。
- ② 一进入堂内，自报实名（法名），在从仪师的引导下行至本尊（大日如来）前一礼，此时，确认记录在算木上的由探题所出的考题（十 题）。
- ③ 接着向探题一礼后登上高座，读完“表白”（阐述竖义的胜仪和意义，赞颂探题的学德和问者的博识，羞愧于竖者自身学识的浅薄）之后，由五位问者接二连三提出质问，竖者对此予以回答的形式推进论义。
- ④ 竖义是以五问十题（一问中有业和副两个问题）的形式，有竖者被问者严厉质问、边哭边回答的“泣节”，有对探题的精难作出回答的“直言”等，竖者运用独特读法及“大会节”的抑扬顿挫的曲调等古时延续下来的举止和音用进行回答。
- ⑤ 问答一结束，由探题进行更高水平的细致的精义来判定竖者合格与否。

（4）广学竖义的算题（论题）

竖义的算题（由探题出示的问题）有业义（主题）和副义（副题），从义科十六算等三十二算中出题。《法华玄义》・・・教相义・十如是义・十二因缘义・三谛义・眷属妙义・十妙义・五味义《法华文句》・・・三周义・一乘义・即身义・三身义・属累义《摩诃止观》・・・六即义・四种三昧义・三观义・被接义・名别义通义《维摩经疏》・・・佛王义《观无量寿经疏》・・・九品往生义《涅槃经疏》・・・佛性义《四教义》・・・七圣义・菩萨义　＊□□内是本次的算题

（5）广学竖义合格的特典

戴缥帽子的许可

源于天台大师从隋炀帝处获赐缥袖的典故，传教大师在始修霜月会时，获得桓武天皇赐予的缥帽子这一传说，合格的竖者被允许在应当衣和袍裳七条等冬衣正装上披戴“缥帽子”。

在江户时代，也曾有根据勅许，到宫中觐见天皇或参加江户城御礼的时候特许戴缥帽子的通告。

（《天台宗帽子着用之事》1802 陆续群书类从 12 所收）

（6）广学竖义的主要角色说明

- ① 探题

天台论义中的最高权威者。是选定竖义的五问题并出题的“题者”，也是对于问者与竖者间的问答加以判断，决定合格与否的“精义者”（通常称为证义者）。明治时期以后，首席探题被规定为天台座主。新探题是从中日（十月四日）的夜仪开始担任精义。本次的探题是由半田孝淳座主猊下、森川宏映猊下、大树孝启猊下、叡南觉范猊下（新探题）四位大师担任。

- ② 问者

是指考官，一问（本算）由首席的已讲（只有中日为拟讲）担任，二问到五问（末算）为四人，合计由五人担任。

一问（本算）为现行四重（原来是五重）①文意（端文）②立宗 ③难势（道理文证）会通（所立会通）④重难（道理、文证、料简、御寻、所诠这五重）、重答（所立会通）精义精难・直答、二・三问为三重，四问为二重（由立宗开始），五问为一重（只有端文）・・・< 初竖者的次第 >

- ③ 注记 < 由十六邇担任 >

是记录问答内容并高声宣读的角色，也复唱探题所判定的合格与否的结果。

・“得”题 ∥ 及第・“略”题 ∥ 落第・未判 ∥ 回答不完全

- ④ 竖者

按照“竖义者传灯住位（六位）僧 某甲 天台宗专寺登高座”中探题选定的算题（论题），对于问者的质问，主张自己的观点，敬待探题的判定。（得到遂业者的头衔）

・合格者晋升为“大法师位”（三位）。

法華大会広学豎義について

□ 求法寺 武覚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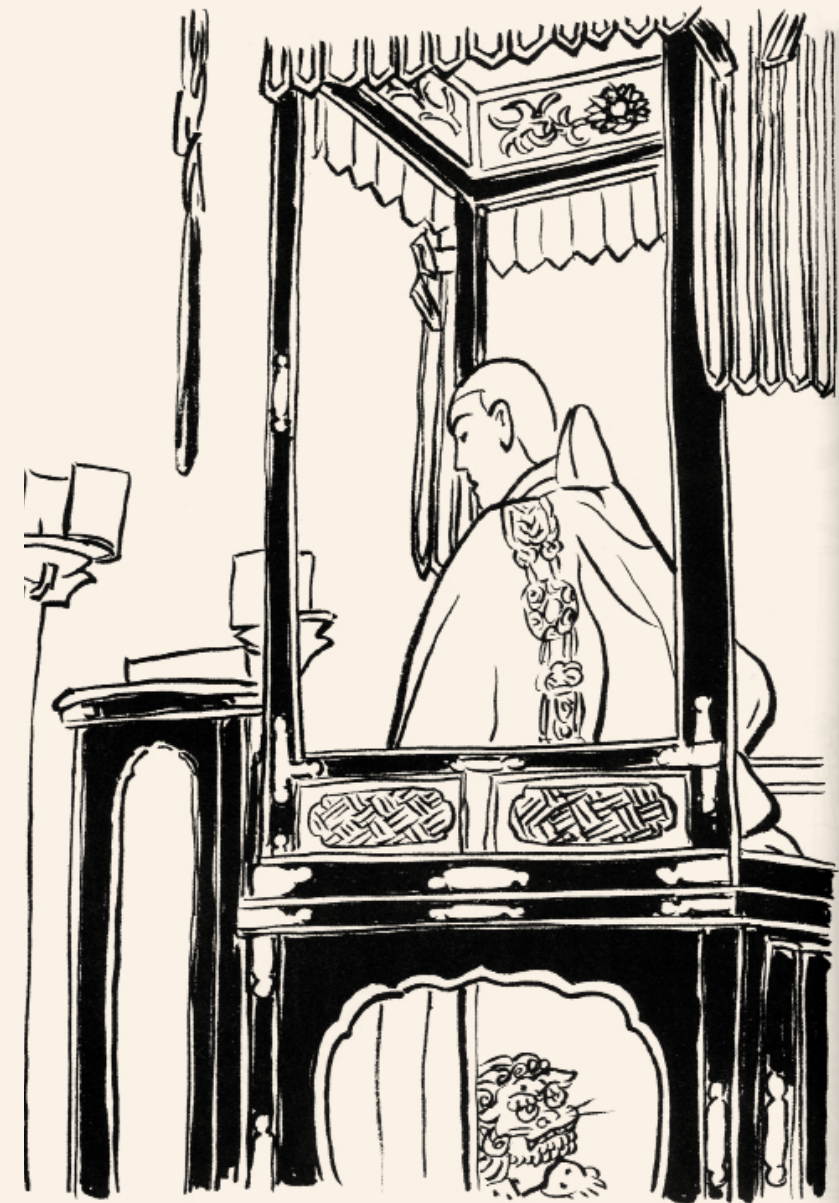
一、法華大会の歴史と概要

(1) 法華大会の起源

- ① 「法華大会」は、宗祖伝教大師（766～822）が、高祖天台智者大師（538～597）のご命日、十一月二十四日を中心に天台大師への報恩謝徳と『法華経』研鑽のため、延暦十七年（798）に「法華十講」（『無量義経』一卷・『妙法蓮華経』八巻・『観普賢経』一卷の法華三部経十巻の講論、霜月会）を始めて恒例としたことを起源とする。（『叡山大師伝』伝教大師全集5、付録7P）。
- ② さらに宗祖大師滅後、一周忌に当る弘仁十四年（823）六月四日を中心に、宗祖の芳跡を慕い天台仏法の興隆を願って、義真・円澄・光定・円仁ら弟子たちが講師を勤め「法華十講」（六月会）を行い以後恒例とした（『叡山大師伝』伝教大師全集5付録46P～47P）。
- ③ 以上霜月会と六月会の両法華十講を「法華大会」と称している。

(2) 法華大会の略史

- ① 元亀焼き討ち以前
織田信長による元亀二年（1571）の比叡山焼き討ち以前の法華大会は、霜月会と六月会の年2回、それぞれ十日間にわたって行われた。健保二年（1214）には、六月会をもって宮中御齋会（正月八日から七日間、宮中にて国家安穩・五穀豊穰を祈る法会）に准じる宣旨を賜り、六月一日には勅使（平 経高朝臣）登山により、五双の「番論議」が行われた。（『天台座主記』159P～160P）以後恒例となり、現在は「十論匠（明治以後8名）と称し、天皇使（勅使）の御前にて「稚児番論議」が行われている。（『釈家官班記』群書類従 24・47下）
- ② 元亀焼き討ち以後
イ 天正十二年（1584）十二月二日に大会再興の論旨が



學者(講者)

下り、その5年後の天正十七年（1589）九月十一日より、十日間にわたり再興第一回目の法華大会が行われた。それは永禄十二年（1569）七月の大会以来二十年ぶりのことであった。

ロ 焼き討ち後の大会は、いずれも六月会と霜月会を合わせ行う形となり、「両法華会」と称した。

ハ 再興後の期間は、江戸期は十日間、明治期以後は五日～七日間となり、江戸中期頃には五年一会（満四年毎）の形が定着していった。

ニ 再興以後の執行は、江戸期 六十一回、明治期 十二回、大正期 三回、昭和期 十五回、平成期 七回を数え、今回（平成二十七年）は再興後、九十八回目を迎える。（最多 江戸期 1741年 533豎者）

(3) 法華十講の行儀

- ① 両法華会は、『無量義経』一卷・『妙法蓮華経』八巻・『観普賢経』一卷の法華三部経十巻についての論義であり、問者が講師（已講）に教えを請うかたちで問答往復が行わ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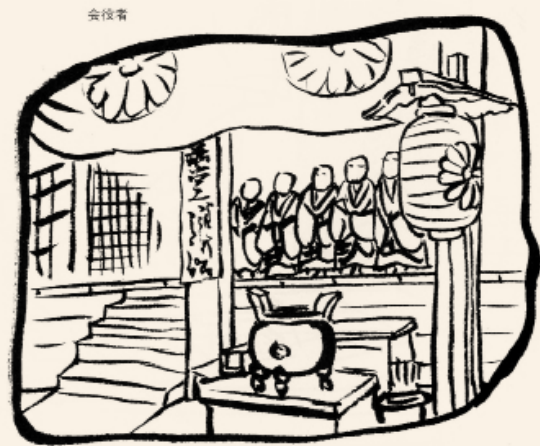
- ② 中日（十月 四日）六月会五巻の厳儀

『法華経』第五巻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の論義に先立って、提婆品に説かれる釈迦前世の物語を表現した^{大行道}の厳儀が行われる。

まず、唄・散華の声明に始まり、「薪の句」が讃歎の調べにのって唄い出されると、これに合わせて揃いの袍裳七條袈裟の正装に身を厳った一〇〇名にも及ぶ高僧（僧綱・凡僧）が威儀師と従儀師に先導されて大講堂の周囲を行道する。行道中に唄われる、「法華経を我が得しことは、薪こり菜つみ水くみ仕えてぞ得し」との「薪



講師



二、広学堅義の歴史と概要

(1) 広学堅義の始修

- ① 霜月会・六月会の両法華十講は、当初より堅義（試験）が付随して行なわれることが通例（801年の霜月会には義真が堅者、809年には円修が堅者を勤めた）であったが、正式な勅許を得て国家承認の「広学堅義」として制度的確立をなしえたのは慈恵大師良源（912～985）であった。
 ◎康保三年（966）八月二十七日、第十八世天台座主となった良源は、同年十二月、六月会に広学堅義を加うべきの由、宣下を賜る。（『天台座主記』42P）
 ◎康保五年（968）六月会に初めて広学堅義を行う。この時、山門初代の探題（題者）は禅芸、堅者は覚円であった。
 論題は業義が三観義、副義が因明四相違であった。（『天台座主記』43P）
- ② 広学堅義とは、「各宗（八宗）の教えや内外典を広く学んで、正当な天台法華の義を立てる」という意であり、天台宗僧侶として最終試験を意味する。

(2) 広学堅義の変遷

- ① 堅者の選定
 イ 当初の平安期は、一会一堅者を原則とし、一年に六月会と霜月会の二会が行われたから、年に2人の堅者しか認められなかった。
 ロ 鎌倉期に入ると、建久八年（1197）には六月会に堅者6人の座主指名があり、以後一会に選ばれた堅者は、5～10名であった。
 ハ 焼き討ち再興後は、堅者人数の制限を撤廃し、天台宗徒の志の深重なる者には若輩といえども堅義の遂業を認めることを条文化（『大講堂三院衆議』1601年）し、僧侶としての修学の最終課程を意味することとなった。
- ② 古儀の伝承
 イ 広学堅義に関する現在最古とみられる史料は、鎌倉初期、天福元年（1233）雲快記の『探題記』（『門葉記』151所収 大正蔵図像12）であり、室町期では文安二年（1445）実助記の『探題愚記』（叡山天海蔵）元亀兵火後では万治二年（1659）の『講儀要略』（南溪蔵）が重要であり、特に江戸初期の『講

の句」は、釈尊が前世において阿私仙という仙人に仕え、苦修練行の後、法華経を聞いて悟りを得たという物語をうたったものであり、釈尊の苦行を讃えて実際に「薪」と「菜」と「水桶」とを荷う役（公人）も加わったの大行道である。

③ 法華十講の講師

イ 両法華会の講師は、次期探題の「已講」（今回は菅原信海大僧正）が勤める。

ロ 探題、已講への階梯

長講会（六月四日 浄土院での講經論義 宗祖忌日）諸役勤仕



戸津説法（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 山麓東南寺での法華三部経説法） 勤仕 毎年一名



望擬講 →（選挙にて）→ 擬講



別請堅義の堅者遂業



已講（法華大会 両法華十講の講師）



別請堅義の一ノ問勤仕



新探題

◎「擬講」「已講」「探題」は、特に俗世間を超えた高い境地に登られていることから、「出世役」と呼ばれる。

儀要略』は現行広学豎義の基本をなすものである。

ロ 焼き討ち再興後は、特に豎者数の激増によって探題精義および問者問疑の簡略化が図られたが、全般的な所作や次第、行事執行については、中世以来の古儀をおおむね忠実に継承している。

ハ 広学豎義は、法華十講（両法華会）の夕座に引き続いた行われるので、「夜儀」と称し、提灯を持って豎者を迎える。

（ ３ ）広学豎義の概略

- ① 天台宗僧侶としての最終試験を意味し、受験者である「豎者」は、大講堂の西側に特別に設けられた豎者口の戸が開かれた一瞬も堂内に飛び込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② 堂内に入ると、実名（法名）を名乗り、従儀師の先導で本尊（大日如来）前まで至って一礼、この時、算木に記された探題出題の試験問題（十題）を確認する。
- ③ 次に探題に一礼をして高座に登り、「表白」（豎義の勝儀と意義を述べ、探題の学徳と問者の博識を讃え、豎者は自らの浅学を恥じる）を読み終えると、五人の問者より次々と質問の矢が放たれ、豎者はこれに答える形で論義がすすめられていく。
- ④ 豎義は五問十題（一問に業と副の二問題）で行われ、問者に厳しく問い詰められ泣く泣く答える「泣き節」や探題の精難に対して答える「直言」など、独特の読み方や「大会節」の節まわしなど、昔ながらの所作音用で行う。
- ⑤ 問答が終わると、探題より高い次元から綿密な精義がなされ、豎者の合否が判定される。

（ ４ ）広学豎義の算題（論題）

豎義の算題（探題より示された問題）は、業義（主題）と副義（副題）とがあり、 義科十六算など三十二算の中から出題される。

『法華玄義』・・・教相義・**十如是義**・十二因縁義・**二諦義**・眷属妙義・十妙義・**五味義**

『法華文句』・・・三周義・一乗義・即身義・三身義・属累義

『摩訶止観』・・・**六即義**・**四種三昧義**・**三観義**・**被接義**・名別義通義

『維摩経疏』・・・**仏土義**

『観無量寿経疏』・・・九品往生義

『涅槃経疏』・・・仏性義

『四教義』・・・七聖義・菩薩義 ※ ☐ 内は今回の算題

（ ５ ）広学豎義遂業の特典

標帽子（はなだぼうし）着用許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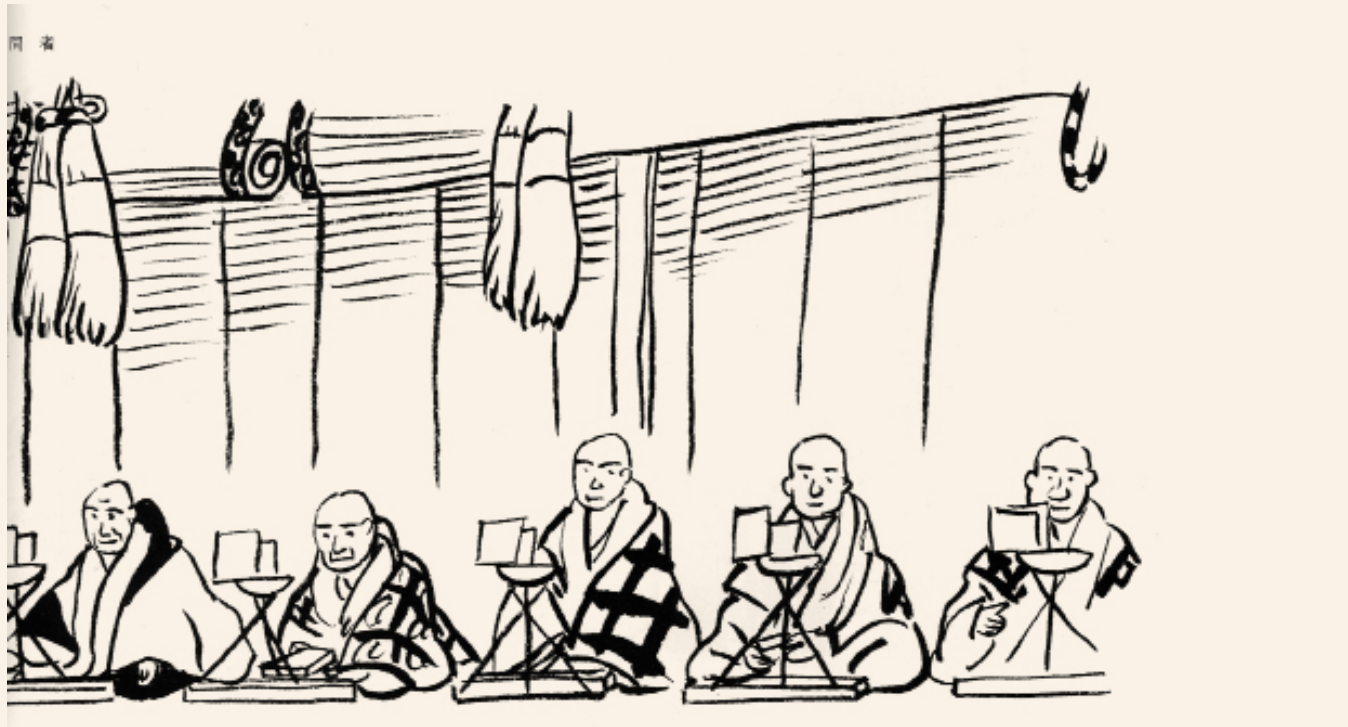
天台大師が隋の煬帝より標袖を与えられた因縁にならい、伝教大師が霜月会を始修せられたとき桓武天皇から標帽子を賜ったという故事に因んで、応当衣や袍裳七条など冬衣正装には「標帽子」を着用することが許される。江戸時代には、勅許につき宮中参内や江戸城御礼の折も帽子着用御免の通達が出ている。

（『天台宗帽子着用之事』1 8 0 2 続々群書類従 1 2 所収）

（ ６ ）広学豎義の主要諸役解説

探題（たんだい）

- ① 天台宗論義における最高権威者。豎義の五問十題を選定し出題する「題者」であり、また問者と豎者との問答についてお精らべし、合否を判定する「精義者」（常には証義者という）でもある。明治以降は、探題の最上席が天台座主と定められた。新探題は中日（十月四日）の夜儀に初めて精義を勤める。今回の探題は、半田孝淳座主倪下・森川宏映倪下・大樹孝啓倪下・叡南覚範倪下（新探題）の四師が勤められる。



問者（もんじゃ）

- ② 試験管のことで、一ノ問（本算）は首席の已講（中日のみ擬講）が勤め、二ノ問～五ノ問（末算）は四口、合わせて五口で勤める。一ノ問（本算）は、現行四重（もと五重）Ⅱ 初文の意（端文）②立宗 ③難勢（道理文証）会通（所立会通）④重難（道理・文証・料簡・御尋・所詮の五重）、重答（所立会通）精義精難・直答、二・三ノ問は三重、四ノ問は二重（立宗より）、五ノ問は一重（端文のみ）・・・〈初豎者の次第〉
注記（ちゅうき） 〈十六臘がつとめ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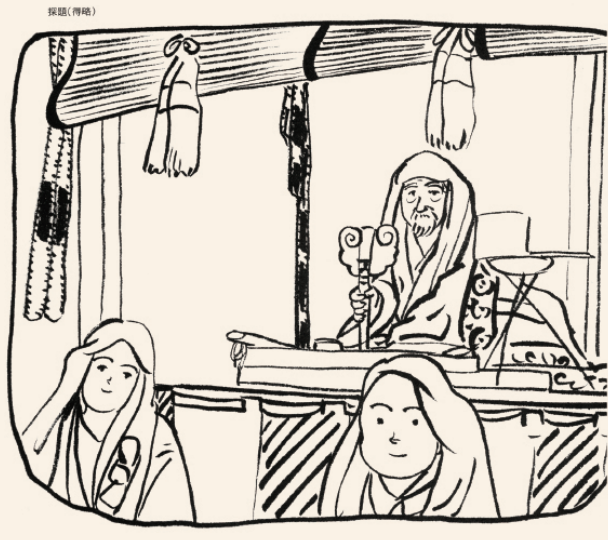
- ③ 問答の内容を記録し読み上げる役であり、探題の合否判定も復唱する。
・「得」題Ⅱ 及第 ・「略」題Ⅱ 落第 ・未判Ⅱ 不完全な答え

豎者（りつしゃ）

- ④ 「豎義者伝灯住位（六位）僧 某甲 天台宗専寺登高座」により探題選定の算題（論題）について、問者の質問に対して義を立て探題の判定を仰ぐ。（遂業者の肩書ともなる）
・合格者は「大法師位」（三位）に特進する。



注 記



探題（得略）



布谷鸟初唱之欢喜道音

□ 晋美彭措法王 造颂
益西彭措堪布 译文立科

兹当分判大文为三：一、礼敬所归之本元；二、指示能归之法乘；三、摄持有缘往生极乐以圆证。

甲一、礼敬所归之本元

恒享秘密殊胜喜，无为深寂离戏明，
明空文殊大圆满，了知本面境中礼。

甲二、指示能归之法乘 分二：一、劝请法众圆满受学；二、教示四乘道行果德。

乙一、劝请法众圆满受学

普于成量大师教，深心欲学四眷属，
慈切教诲略稟白，当善谛听持心中。

乙二、教示四乘道行果德 分四：一、教示净业乘；二、教示灭惑乘；三、教示降魔乘；四、教示普贤乘。

丙一、教示净业乘 分二：一、教示道行；二、教示果德。

丁一、教示道行 分三：一、总示因果律，教诫须严密取舍业行；二、教诫常念生死苦净除顺生死业；三、教导信解涅槃妙德后依止无漏道净一切业。

戊一、总示因果律，教诫须严密取舍业行

现诸苦乐无边际，佛说皆从善恶生，
造业百劫亦不亡，因缘会遇昭然现。
无忧树喻亦难表，小因亦熟广大报，
善恶业行纵微小，理当取舍不宜轻。

戊二、教诫常念生死苦净除顺生死业

暇满虽获定死灭，恶趣苦重极漫长，
难忍状况若细思，有否闲住一上午。
童稚为幻所欺诳，善趣乐财暂觉乐，
然成诸多后苦因，故如毒食当断舍。

戊三、教导信解涅槃妙德后依止无漏道净一切业

于圣解脱般涅槃，寂凉无变法信解，
无漏胜道依心中，清净一切善业力。

丁二、教示果德

邪见受报无穷尽，具见永不堕恶趣，
将成增上决定胜，一切善聚如雨降。

丙二、教示灭惑乘 分二：一、教示道行；二、教示果德。

丁一、教示道行 分三：一、教诫度众须先调伏自心；二、示暂时息惑之法；三、示究竟灭惑之法。

戊一、教诫度众须先调伏自心

为度群生趣菩提，许诺修学六度道，
自犹极缚未得脱，此意此行仿疯癫。
无始来引众多苦，未来由此增恶聚，
是故宁被烧身死，永不敬汝烦恼敌。
不调舍置于世敌，力大若调则易调，
如同无须伐幻军，烦恼为惑慧眼断。

戊二、示暂时息惑之法

不净慈悲缘起观，对治三毒积福资，
极难忍受诸恶聚，当暂静息获安慰。

戊三、示究竟灭惑之法

证如甘露法性义，所断障垢本无故，
以明种界智金刚，摧灭一切烦恼力。

丁二、教示果德

犹如莲花不著水，自续二障垢悉尽，
日月不住空中行，利他事业自当生。

丙三、教示降魔乘 分二：一、教示道行；二、教示果德。

丁一、教示道行 分二：一、教诫为降魔故当勤四因；二、别示四因降魔要义。

戊一、教诫为降魔故当勤四因

初业以求菩提心，虽撮长夜精进甲，
多魔侵损尚难却，当依赴战止作行。
智悲皈依坚固誓，菩萨若具此四因，
四魔难胜无力动，故当百计勤四因。

戊二、别示四因降魔要义

倘若空悲成分离，则未得胜真实道，
设若空悲已合一，不住有边不堕寂。
有情倾心皈三宝，俱抵魔众不能害，
坏戒及心成扰乱，亦定趣往无生岸。
依止坚誓无垢定，灌顶成熟誓言净，
修持生圆相续长，降伏一切诸魔力。

丁二、教示果德

胜幢高出三有上，名声雷震遍地宣，
于四部权自在转，降魔胜利极稀奇。

丙四、教示普贤乘 分二：一、教示道行；二、教示果德。

丁一、教示道行 分三：一、开示其法殊胜以起敬重；二、指示修证根本以彰要因；三、教谕正行以圆满普贤行海。

戊一、开示其法殊胜以起敬重

摄尽三世佛法门，一切精要光明乘，
见闻触念随贤劣，定成菩萨最后身。
夺于余乘万星光，具千稀有甘露藏，
莲师布玛发心车，普引雪域善缘祥。
持明传承究竟教，十万空行真精髓，
千万护法魂魄石，唯此伏藏心中央。

戊二、指示修证根本以彰要因

于佛总集大恩师，非造信如山王坚，
悲遍十方润自续，此道功德无作生。

戊三、教谕正行以圆满普贤行海

由立断见断有源，顿超修满四相力，
普应众生界海心，圆满普贤诸行力。

丁二、教示果德

于此五明摩尼处，自在四身胜位已，
当得称机作调伏，普门度众善巧力。

甲三、摄持有缘往生极乐以圆证

此善普愿结缘众，命终往生极乐国，
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

廿七事业数目之偈颂，于胜生火牛萨嘎月【四月】十五日（西历 1997 年 5 月 22 日），大密虹身成就之大经堂屋顶——自之住处五明摩尼精舍中，阿旺洛珠聪美【语自在智无比】所述。如其次第，清净戒律之庄严为饰，并具通达十明论海之智慧广目者——诺沃丹增堪布记录成文，愿吉祥。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连载【七】

□ 智广阿闍梨

【原文】

人家欲兴，必由家规严整始。人家欲败，必由家规颓废始。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此一定之理。今欲从省事省力处起手，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使其习以成性，庶后来不至大有走作。此诚淑世善民、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

这一段也非常重要。这里讲到“淑世善民”，淑世就是济世的意思，淑世善民就是拯救社会的意思。“齐家教子”就是修身齐家的意思。我们怎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妙法是什么？就是前面的这段话。

“人家欲兴,必由家规严整始。”一户人家要兴旺的话，从哪里开始？家规严整。“人家欲败，必由家规颓废始。”一户人家要败落的话，肯定首先是从家规颓废开始的，就是家里连规矩也没有了。

“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要让孩子真正地成才，应该从哪里开始？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开始，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有法则。法则是什么？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法则。“能为子弟作榜样”，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为孩子作榜样。从我们自己作榜样开始，我们未来的子弟——孩子们，都可以成才。“此一定之理”，这是必定的道理。

“今欲从省事省力处起手，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怎样才能省事省力地去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以因果报应的道理来教育孩子，让他们从小首先要接受因果的正见，具有因果的智慧。

所有的智慧中最重要的是有两种：一种是因果的智慧，也就是取舍的智慧，很清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另一种是空性的智慧，能够了达万事万物具有无穷潜在可能性。这两种智慧是最重要的。因果正见就是取舍的智慧，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通过因果的正见，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达世间的规律，

最后可以福自己造、命自我立，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幸福圆满的人生，成为真正的人才。

“使其习以成性”，让孩子从小都能够学习力行因果的法则，“庶后来不至大有走作。”这样的话，他未来就不会走样，不会走上邪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这就是“淑世善民、齐家教子”，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妙法。

这段话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示，现在可以说很多的家庭都很有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非常多。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亲，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度，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因果的，是违背圣贤之道的。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夫不义，妇不德；君不仁，臣不忠。这样的话，当然就会乱套了，就会出现很多不吉祥的事情。

出现不吉祥、痛苦的结果，都是因为我们做人不知道要遵循什么样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够深信因果、力行圣贤之道，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就可以获得幸福圆满的人生，乃至让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这段话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特别是作为父母，在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其实都在教育这个孩子，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



所谓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身教，一种是言教。真正懂得道理的人，既有身教又有言教。先用自己的行为来作榜样——这叫身教；再把圣贤之道、因果法则讲给孩子听——这叫言教。这两个如果结合起来的话，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通过学习可能道理是懂一点的，但做得是不是很好？这可能是要我们自己去看的，如果我们能说不能做，就不能够给孩子作榜样。

孔老夫子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言，《论语》里面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为什么孩子不听话？为什么他背了《弟子规》还不做？很简单，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也没做好，如果父母做得好，孩子一定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父母亲、作为长辈，我们有没有做到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如果我们每天坐得东倒西歪的，孩子未来肯定也是坐得东倒西歪；如果我们都能够行站坐卧非常端正，孩子看在眼里，他们也会非常端正的。作父母亲的有没有撒谎？如果我们讲话非常不小心，经常撒谎，孩子一定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传承，未来可能会更厉害。古人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最后一定会比你更厉害。我们如果没有孝顺父母，未来孩子也会更加地不孝顺我们；我们如果有顶父母的嘴，未来这个孩子也会顶我们的嘴，我们是“一言三顶”，他会是“一言九顶”，肯定是会超越我们的。我们任何的缺点，都可以在孩子的身上看到，并且会被放大，所以作为父母亲要非常地小心谨慎。

中国古代就非常看重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印祖专门有“母教”这方面的教言，我们后面会讲到。母亲的言行举止，她的修养、为人处事对孩子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作为一个孩子，他从母亲的肚子里已经开始接受母亲的教导和影响了，因为母亲所有的情绪、思想、语言和行为其实都在影响胎儿。如果一个母亲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话，孩子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让一个家庭兴盛？就是一定要从因果入手，然后力行，从自己的力行入手。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因果、不能够力行圣贤之道的話，我们的家庭就没有发达的可能性，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很好。

(未完待续)

略述日本天台宗之五种相承

□ 陈照彻¹

【摘要】

本文从天台宗的起源、传承、发展以及中日天台宗的关系等方面介绍日本天台宗之“圆、密、禅、戒、净”的“五种相承”。

【关键词】

天台宗；智者大师；最澄大师；五种相承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宗派，因创始人智顗（智者大师）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由于该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根本教义，故亦称为法华宗。一千五百年以来，天台宗以其教观双美、解行并进的特点，在佛教史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发展，而且还广传至日本、韩国等地，并结合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形成具有各国特色的教法。本文将从天台宗的起源、中国天台宗的传承和发展、日本天台宗的起源、日本天台宗之五种相承和天台宗的意义五个方面介绍五种相承之“圆、密、禅、戒、净”。

1 作者简介：
陈照彻，法名妙彻，男，（1985.9—）。中国无锡显云寺显密讲修院研究员。
联系电话：17757786775。 邮箱：124683349@qq.com。



一、天台宗的起源

天台宗始于北齐慧文禅师。据《佛祖统纪》卷第六记载：“北齐尊者，宿禀自然不俟亲承，冥悟龙树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为心观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净六根，复以授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华，乃复开拓鸿业以名一家。”^[1]由此可见，若追溯天台教法实际源头，应推至龙树菩萨。因此，在《天台九祖传》中便将高祖龙树尊者列为九祖之首。



天台高祖龙树菩萨

二、中国天台宗的传承和发展

根据《中国天台宗通史》的记载，天台宗的传承和发展大约分为以下五个阶段^[2]：

1. 酝酿和成立时期——陈、隋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虽然是陈、隋两朝的智者大师，但在智者大师之前，二祖北齐慧文禅师便远承龙树心印，开天台宗之先河，文传南岳慧思为三祖，思传天台智顗为四祖。由此可见，天台宗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处于萌芽状态，直至隋初由智者大师正式创立。



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的创宗活动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建立宗派哲学理论体系，形成以天台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为主的庞大体系。二是制定各项寺院规范和礼仪制度，为此后所有佛教宗派提供了制度层面的范例。

2. 发展和守成时期——唐代

智者大师弟子众多，其中以隋末唐初的五祖章安尊者最为重要，智者大师的思想多经他的整理和传播才得以流传。《佛祖统纪》卷第七赞曰：“昔在智者为佛所使，以灵山亲闻法华之旨惠我震旦，乃开八教，明三观，纵辨宣说，以被当机，可也。至于末代传弘之寄，则章安侍右，以一遍记之才，笔为论疏，垂之将来，殆与庆喜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3]此外，章安尊者还奉智者大师遗书，在建造天台国清寺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见，五祖章安尊者为天台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台宗祖庭国清寺

唐代中期，九祖荆溪湛然尊者通过《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等著作，对智者大师的学说给予新的阐述，推动天台宗的进一步发展。

湛然大师另一大贡献是间接创立日本天台宗。湛然大师传法于道邃、行满，时日本僧侣最澄及其弟子义真随遣唐使来华，向道邃、行满求学天台教义，并成为接受湛然教系传法的第一个日本人。学成归国后，最澄大师在比叡山开创日本天台宗。

3. 维持和论争时期——宋代

唐代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加之唐武宗灭佛，导致天台宗大量教典散失，只江南一带，得吴越王钱氏的外护，尚留一脉。据《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记载：“智者

教迹，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零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其学。寂思鳩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4]在此情况下，义寂大师遂向当时的吴越国师天台德韶禅师求助，最终促成了吴越王遣使海外求取天台教籍之举，使天台宗再现复兴之机。

义寂大师法脉传于十六祖义通大师，通传十七祖法智尊者。法智尊者继承智者、湛然大师的思想，并加以强化，形成了独自の学术，使天台之思想体系更加完美，被称为天台中兴之祖。《佛祖统纪》卷第八赞云：“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一师耳！是宜陪位列祖，称为中兴，用见后学归宗之意。”^[5]

此外，当时天台宗内部因争论智者大师所撰《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涉及到观心方面的“真心观”或“妄心观”的理论分歧，而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开启了一段绵延三十余年的争论。

4. 回护和退守时期——元、明、清

这一时期天台宗虽然日渐式微，但仍有一些高僧大德出现，其中尤以明末幽溪传灯大师和灵峰藕益大师最为重要。

幽溪传灯大师从百松真觉法师听讲《法华》，学天台教观，一生为复兴衰微不堪的天台宗而努力，其代表作《性善恶论》着重阐发了宋以来天台宗所谓“性恶法门”的思想，文中阐述到：“盖台宗之言性也。则善恶具。言修也。而后善恶分。乃以本具佛界为性善。本具九界为性恶。修成佛界为修善。修成九界为修恶。他宗既但知性具善。而不知性具恶。则佛界有所取。九界有所舍。不得契合净名经。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平等不二之旨。”^[6]同时，他反复强调天台宗性具善恶论与儒家性善、性恶之论的不同。

明末另一位弘扬天台宗的大德是灵峰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因以拈阄的方式来作抉择何种见解注《梵网经》时，“频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台部”，决意“私淑天台”。此后，通过研阅台藏不由令其大发感慨，曰：“古云，台教存则佛法存，台教亡则佛法亡，非欺我也！”虽然大师“究心台部，而不肯为台家子孙”“私淑天台，不敢冒认法派”，但仍著有《法华会义》《大乘止观释要》《教观纲宗》等多部台宗著作，为天台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5. 命脉维系时期——近代

民国时期，天台宗的两位主要弘扬者为谛闲法师和兴

慈法师。其中，谛闲大师著述有《大乘止观述记》等十余种，创立“观宗研究社”，为作育天台学者之专门学府，培养了仁山、常惺、宝静、静修、倓虚、禅定、可端等诸尊宿。兴慈大师则兴建法藏讲寺，教演天台，行传净土，后又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同仁会，并创办中国第一所佛教学校——兴慈中学，著有《二课合解》《蒙山施食仪规》等。

三、日本天台宗的起源

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是最澄大师。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最澄及其弟子义真随遣唐使登陆明州鄞县（今宁波），随即前往天台山，于龙兴寺，师从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修学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并受菩萨三聚净戒。此后，又付法佛陇寺僧行满座主，受《法华疏》《涅槃疏》《法华玄义释签》等天台教籍八十二卷。此外，最澄还师从禅林寺的脩然习牛头禅，在入唐之前他还曾师从行表修学北宗禅法。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四月上旬，最澄大师为求真言密法，离开台州前往越府（今绍兴）龙兴寺，师从印度善无畏大师三传弟子沙门顺晓，受灌顶、三部三昧耶图样、契印、法文和道具等。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五月，最澄大师搭遣唐使的船舶回国，后在天皇的支持下于比叡山创立日本天台宗。



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随遣唐使入唐求法

四、日本天台宗之五种相承

最澄大师在唐求学期间，广采博引，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四种传承，后被称为“圆、密、禅、戒”的“四种相承”。此外，天台宗一直秉持“教宗天台，行归净土”的思想，故在天台教法中也包含了净土法门。因此，诸多高僧大德，如武觉超大僧正认为日本天台宗教法

为“圆、密、禅、戒、净”的“五种相承”。本文将按照“五种相承”的说法，逐一介绍“圆、密、禅、戒、净”。

1. 圆。天台宗对佛教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便是判教。由于众生机缘不一，所以佛陀所传教法也是多种多样，各有不同。特别是在中国，随着翻译经典、论典的增加，经论之间的教说矛盾时有出现，为解决这些矛盾，不少高僧大德费尽苦心，但终无良策，直至天台智者大师的出现。智者大师通过对《妙法莲华经》的研究，断定《法华经》最能体现佛陀的本怀。因此，他依据《法华经》的教判，在梳理批判总结前人判教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以“五时八教”判释为基本内容的判教学说。



天台宗根本经典《妙法莲华经》

所谓“五时八教”包含五时、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其中，五时按照释尊说法的年时顺序，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和法华涅槃五个时期；按照释尊化物之仪式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四种；按照众生除病之法度，分为藏、通、别、圆四种。将这三者加以横竖组合，便成为五时八教的判释。其中，化法四教是对佛陀所有教法的分类，所以必然包含一切教法，尤其对圆教理论作了最充分、最适当的阐发。

所谓圆教，《天台四教仪》云：“圆名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也。所谓圆伏圆信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诸大乘经论说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总属此教也。”^[7]《四教义》云：“四释圆教名者，圆以不偏为义。此教明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事理具足不偏不别，但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圆教也。”^[8]《止观辅行传弘决》云：“以判权实，圆为上上也。共不共是约位判，别住行位与前二乘藏通等共，唯圆不共。”^[9]由此可知，圆教是最究竟了义的教法，只为最上根基之人所宣说，不但与声闻、缘觉二乘不共，就连一般的大乘别教菩萨亦不

共，唯与佛共，此即《法华经》中所说的“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故荆溪湛然大师在《止观辅行传弘决》评价圆教为“大中大”“圆中圆”“满中满”“实中实”“顿中顿”“真中真”“了中了”“妙中之妙”“不思議中不思議”^[10]。

天台宗的各传承祖师由于秉持圆教思想，以佛的知见看待一切问题，使天台教法非常具有包容性，修法也非常丰富，此正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

2. 密。天台宗以“教观并重、显密圆融”著称，其最主要的所依经典《妙法莲华经》就很好地体现了一乘了义、纯圆独妙和显密具足的特点。此外，天台宗的历代传承祖师和高僧大德也获得许多显密圆融的成就，如高祖龙树菩萨不仅是唐密的初祖，还是印度金刚乘无上密法大手印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三祖慧思大师修习“方等忏法”达七年之久；智者大师进修“方等三昧行法”；四明知礼尊者修“大悲忏法”三载以酬素愿；藕益大师持诵地藏菩萨法身印咒、大悲咒、往生神咒、准提陀罗尼等。近代如谛闲大师的蒙山施食，兴慈法师在《二课合集》中对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蒙山施食等进行注解及著《蒙山施食仪轨》等。由此可见，天台宗历来就有显密圆融的优良传统。

日本天台宗就很好地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最澄大师在唐求学时期，不仅从道邃、行满学习台宗教法，还从顺晓学习密宗教法，并把二宗著作带回日本。在比叡山创办天台宗之后，他主张天台、密法并重，即所谓的“圆密一致”。他在《山家学生式》中指出：“凡大乘类者，即得度年，授佛子戒为菩萨僧，其戒牒请官印，受大戒已，令住叡山一十二年，不出山门修学两业。”^[11]文中所说的两业便是“止观”和“遮那”，遮那即代表密法。此后，天台密教经慈觉、智证、安然三位大师的发展，成为与空海大师的“东密”相对应的“台密”。时至今日，密法一直在天台教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在比叡山行院的修行内容中就有以密教作法为中心的不动明王修法，金刚界、胎藏界修法和护摩修法等法门，通过三密相应，达致即身成佛。

3. 禅。最澄大师年少时曾于行表所修学北宗禅法，入唐后又师从脩然受牛头禅法，回国后又融合台禅思想加以传布，形成相承之“禅”。

天台宗和禅宗自古以来就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传承祖师慧文、慧思、智者等都被冠以“禅师”的头衔，可见台宗祖师在禅宗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诣。天台宗历来

教观并重，教是教理、理论，观是止观，是实践，也是一种禅修方法。智者大师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说到：“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12]所以，止观二法如“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

此外，关于天台宗和禅宗的融合，另一位非常重要的祖师是永嘉玄觉大师。大师早年按照天台止观法门打坐观心、修习禅定，修圆教止观时，读《维摩诘经》获得证悟，后得到六祖惠能大师的印证，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4. 戒。戒是佛教的基础，位三学之首，是修学佛法的起点。最澄大师入唐时期于道邃大师前受菩萨三聚净戒，为日后创立日本圆戒奠定了基础。圆戒又被称为圆顿戒、梵网经菩萨戒等，是依法华开显之妙旨，授受《梵网经》所说十重四十八轻戒的大乘戒，此戒最初为鸠摩罗什大师主张，智者大师传承，后由最澄大师承袭其意。大师极力主张天台法华宗僧侣受菩萨圆顿戒，而不受小乘戒律，他在《山家学生式》中写到：“今天台年分学生，并回心向大初修业者，不许受此戒。”^[13]所谓此戒便是指小乘戒。弘仁九年至十三年，最澄大师曾多次上奏天皇，设立一乘戒坛，但因遭南都僧纲之强烈反对而未果，直至最澄示寂后，始获敕许。

据大师所著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记载，圆戒有二种相承：一为莲华台藏世界卢舍那佛传法逸多菩萨等二十余菩萨次第相付，后鸠摩罗什大师承之，传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最澄；二为慧思、智顗乃直承自台藏卢舍那佛。

圆戒的殊胜性在于以直接开显本有法身法性为目的，跳过人天乃至别教菩萨所求的果报，只求法华所倡

中道实相的圆果，如经中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此外，还将具有佛之成就的妙法加之于受戒者凡身，使受戒当日即身成佛。经云：“一切有心者，皆应摄佛戒，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

5. 净。天台宗另一重要思想是“教宗天台，行归净土”。天台宗和净土宗非常融洽，天台宗的历代祖师非常重视净土法门，并且也都求生净土，如佛陀在《楞伽经》中授记龙树菩萨“得初欢喜地，往生极乐国”；智者大师不仅自己求生净土，还著有《净土十疑论》《五方便念佛门》等净土著作；灵峰藕益大师不仅是天台宗大德，在净土宗更被称为净土宗九祖。

在日本,最澄大师归国后就已经把天台宗原有的“念佛三昧”传入日本。在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中所讲的四种三昧当中，就有或口常唱阿弥陀佛名号、或心常念阿弥陀佛的“常行三昧”。此外，最澄大师还从中国带回智顗的《观无量寿佛经疏》《阿弥陀经疏》《净土十疑论》等净土著作。此后，慈觉大师还把在五台山学到的“五会念佛”的净土法门传回日本，为以后以比叡山为源头的净土信仰的兴起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天台宗的意义

笔者认为日本天台宗之“五种相承”是对中国天台宗的一个很好传承和弘扬，虽然中国天台宗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名称或概念，但在实际修法中都包含了这五种相承。通过学习这五种相承，可以了解到天台宗的理论实践体系其实就是整个佛教的理论实践体系，因此藕益大师才会感叹“台教存则佛法存，台教亡则佛法亡”。

最后，愿我们这代人能继承和弘扬这一殊胜教法，使珍贵的佛法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宋）志盘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9页

[2] 潘桂明吴忠伟著，《中国天台宗通史》（上），凤凰出版社，第8-13页

[3]（宋）志盘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1页

[4]（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62页

[5]（宋）志盘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6页

[6] 己新纂续藏经第57册 No. 0970 《性善恶论》卷第一

[7] 《大正藏》第46册，778页

[8] 《大正藏》第46册，722页

[9] 《大正藏》第46册，177页

[10] 《大正藏》第46册，177页

[11] 《大正藏》第74册，624页

[12] 《大正藏》第46册，462页

[13] 《大正藏》第74册，624页

『仁增』杂志 智广阿闍梨访谈录

□ 记者：慈诚



日本真言宗传法灌顶阿闍梨法相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in Japanese Shingon sect

《仁增》杂志：这次我们采访的主要内容就是想要了解一下仁波切的生平以及您所做的事业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

智广阿闍梨：好的。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患有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叫做美尼尔氏综合症，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上学，医生说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医学上面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当时应该会比较痛苦的。

后来我遇到一位善知识，他跟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念念大悲咒，因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曾经说过这个大悲咒可以治八万四千种病，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家的隔壁刚好就有一个寺院——七塔寺，我就去寺院里面请教法师学习这个大悲咒，这个寺院刚好也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我在那里请了一本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学习了大悲咒，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念七遍，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从此以后这个病就再也没有了。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大震撼，因为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认为佛教都是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但是事实上现代科学治不好的病，被“封建迷信”给治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观念，因此我就很想探究为什么佛法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就开始去拜访很多高僧大德，向他们请教问题，解决我的疑问。

当时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文化大革命前留下来的老前辈还在世，所以我去请教他们，那个时候这些老前辈们其实很少有人去亲近他们，因为文革刚结束，很少有人学佛，基本上他们很清闲。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很小型的传法，在某个居士家里面，讲法的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听法的基本上都是老太太，只有我一个年纪比较轻的，所以我就很被重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看到了佛教的未来、佛教的希望，所以我在这些大师们面前就特别受到优待。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做不了太多弘扬佛法的事情，所以他们会比较有空，我需要请教什么问题或想要求什么法，都非常地方便。

我是一个问题特别多的人，因为对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所以我的问题特别多。通过这些善知识的教导，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理念，让我对佛法生起了很大的信心，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一条闻思修行的道路。在后面的十多年里面，我拜访了汉传佛教的很多寺院，拜访了三十多位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德，跟随他们闻思、修行、闭关，学习了汉传佛教各大宗派的佛法，其中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都做了比较深入的学修。

自1993年，我得到一些高僧大德的授权开始传讲佛法，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在寺院里面帮助做一些工作，主要工作过的寺院第一个是上海的宝



在日本参学
Studying in Japan

山净寺，第二个是奉化的雪窦寺，在这两个寺院里面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

在宝山净寺慧梅阿闍梨面前得到比较多的汉传密宗（天台密教传承）的教授，也在他的指导之下做了密宗的闭关实修，我被他认为是最后一位嗣法弟子。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九十多岁了，他是一位很神奇的老人，是具足神通的大成就者。我在接受他传法以及闭关的时候被认为有很多修行的验相，他是最早授予我金刚阿闍梨位的上师。

当时我有很多的传法活动，在传法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提问题，然后就会有人提到关于藏传佛教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在藏传佛教方面只是跟清定上师学修过一点，清定上师被认为是具有汉地的禅宗以及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的一位上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藏传佛教的了解并不太多。另外一位跟密宗有关系的善知识就是黄念祖上师，他是一位金刚上师，我没有跟他见过面，但是我几乎学习过他的全部著作。当时我汉地的很多善知识都非常推崇他，他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非常精通，在藏传佛教方面他应该是有宁玛派和噶举派的传承。

在这之后，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我做梦的时候三次梦见莲花生大士，在梦中，莲师三次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所以我想我应该是跟藏传佛教比较有缘分的。当时清定上师跟法王如意宝关系非常好，因为我对清定上师非常

有信心，我相信清定上师他所认可的法王如意宝也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时我就有想去西藏求法的意愿。去西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很多汉地的人对藏传佛教不了解，甚至有很多误解，所以我非常想正确地了解藏传佛教，我想，我一定要去西藏亲自深入地学习，才能了解真正的藏传佛教；第二个想去西藏求法的原因是，希望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能够做一些沟通，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桥梁。在汉地当时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藏传佛教完全是歪门邪道，汉传佛教是最好的；另一种是认为藏传佛教是最好的，汉传佛教已经不行了。到现在为止，这两种思想在汉地都还是存在。

我从1996年已经开始比较深入地学习藏传佛教，1997年4月份我第一次去藏区喇荣五明佛学院，在这之后的岁月中，我在喇荣五明佛学院学了很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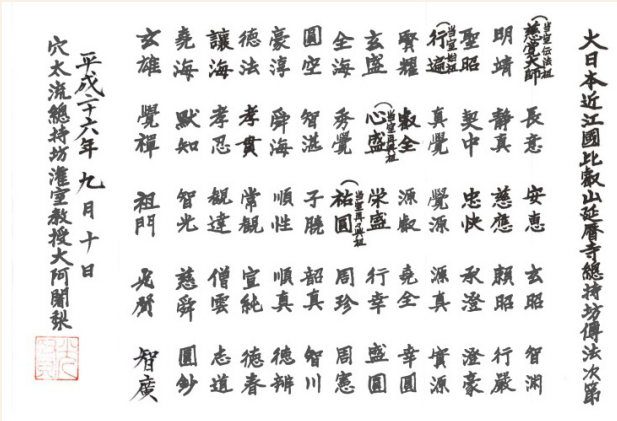
当时，我在喇荣五明佛学院买了一间房子，三千块钱，是一个很好的地段，就在喇嘛经堂的后面，每天去上课非常方便。但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因为我还是保持素食，所以说没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有一次整整四个月吃的都是土豆，除了土豆以外，其它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当时恩师丹增拉巴堪布曾经跟我讲：“我们两个如果闭关的话就很方便，我一袋糌粑就可以了，你一箱方便面就可以了。”

那段时间主要是在喇荣五明佛学院，接受了大量的法王如意宝的灌顶、传承、窍诀，非常非常多。那段时间法王如意宝大部分的传承应该我都听受了，他老人家的著作的大部分传承，特别是所有的大圆满部分的传承，我都得到了。当然在喇荣五明佛学院除了法王如意宝以外，法王如意宝所有这些重要的心子们也是我经常去请教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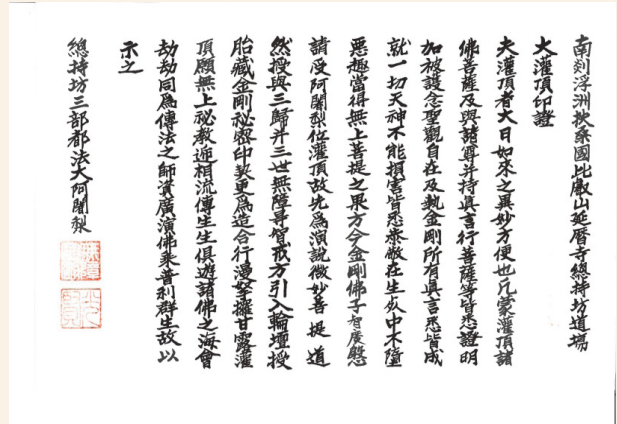
基本上在法王如意宝圆寂之前我很多的时间都在五明佛学院，我在藏传佛教里面最为深入学习的部分其实就是法王如意宝他老人家的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讲，法王如意宝他老人家对我的恩德是无与伦比的。我在五明佛学院修学的阶段，有的时候也会回来汉地，出来的原因主要是钱用光了，就会出来想一些办法赚钱，赚到了一些钱就再回学院。

去了喇荣五明佛学院以后，我才开始对藏传佛教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这个期间也拜访了很多藏传佛教其他的高僧大德，但这些高僧大德大部分也是跟五明佛学院有很紧密的联系，其中在新龙的喇嘛安久仁波切对我恩德比较大，我在他面前听过《列绕朗巴大师全集》《白玛邓灯全集》全部的灌顶传承，以及《法王如意宝全集》中的大部分灌顶传承，还有其它非常多的教法。后来也去了很多其它的寺院学习，包括噶陀寺、亚青寺、竹庆寺，尤其在扎嘉寺学习得更多。在扎嘉寺我最早依止的善知识是根桑旺姆空行母，我在她老人家面前也得到过很多的灌顶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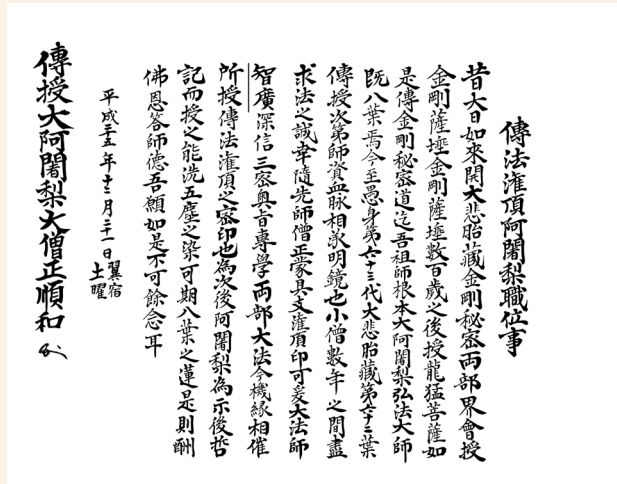
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了第五世华智仁波切，我们一起接受灌顶。那个时候扎嘉寺条件非常非常差，吃的住的都非常不好，后来华智仁波切看到我们太可怜了，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我记得第一次去他家里，华智仁波切亲自给我们下面条。之后跟华智仁波切就有更加深入的联系了，然后在华智仁波切面前听受了非常多的教法，特别是包括龙钦饶降巴很多的教法，《四心滴》《七宝藏》等等，还有噶玛朗巴的《寂忿密意自解脱》全部的灌顶传承，还有《晋美朗巴大师全集》的大部分。同时华智仁波切也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闭关修行，特别是亲自指导和带领我们实修了《益西喇嘛》全部的修法。后来我们在华智仁波切闭关的山洞前专门修建了一个闭关中心，几乎每年我都会带道友们过去接受华智仁波切的传法和做一些短期的闭关修行。



日本天台宗穴太流传法次第图
Lineage chart of Japanese Tendai Sect Anou-ryu



日本天台宗比叡山传法灌顶阿闍梨印证
Certificate of Acharya in Japanese Tendai Sect Hieizan



日本真言宗醍醐寺派三宝贝流传法灌顶阿闍梨印证
Certificate of Acharya in Japanese Shingon Sect Daigo-ha

基本上我在西藏依止的善知识全部加起来也有三十多位高僧大德，大部分都是宁玛派的，还有一些是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当然，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在不断学习和修行，这是我自己学习藏传佛教的一些简单的经历。

《仁增》杂志：按照有一些资料上面说，在中国汉地修行学习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人非常地广泛，据说有四亿人都是修行者，我专门问了，不是佛教徒，是修行者，有这样的说法。那么，照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您觉得在中国，佛教修行人这个比例会增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您的展望是怎样的？

智广阿闍梨：具体的数字确实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中国人对佛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仁增》杂志：听说在中国各地有很多人是跟随一些假的上师或假的大师们在学习，他们只是专注于他们的神通，这些大师自称自己有神通、有证悟。可是那些追随者也没有真正找到或想要找到这种我们说的真正有证悟的大师，您对这种情况是怎么看的？

智广阿闍梨：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我也对这些情况比较担心，如果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话，肯定会变成摧毁藏传佛教的一个原因。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光北京朝阳区就有三十万个仁波切。这也许是一种比较调侃的说法，不一定是正式的统计数据，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藏传佛教在汉地发展的一些可能的隐忧。

所以我的很多上师们也是非常担心这种事情，在很早的时候我也被授权希望能在汉地传播一些比较正确的藏传佛教，自从有了这些高僧大德的授权以后，我也在尽我的力量把这些清净的传承、正确的藏传佛教的教法尽可能地传播给大家。在中国大陆，以及在海外很多的地区，我们也很希望尽力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所有传授的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这些高僧大德很清净的传承，没有一点点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而且从实际上来讲，这些教法的威力确实也是相当巨大，大家的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到今年为止，在我的弟子当中修完五加行的应该有超过两百多位，当然还有一些更精进的，不止修完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都有。

《仁增》杂志：因为现在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上师们到汉地来传法，当然这也利益到很多的众生，但同样也有刚才提到的很多假的上师在传法，导致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很大的摧毁作用，想问一下您觉得这两样相比较起来，哪一种可能会更加占上风或者会有更多的力量？

智广阿闍梨：目前来说，我觉得藏传佛教在汉地的弘扬方面，喇荣五明佛学院是做得最好的，我觉得他们的力量应该是目前最大的。主要是三位大堪布：索达吉堪布、益西彭措堪布、慈诚罗珠堪布，他们在汉地弘法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三位堪布因为直接可以讲汉语，而且他们下面有很多的辅导法师，所以他们在汉地的推广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我看到这几位堪布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藏传佛教应该是会越来越好，而我自己也尽量要给这几位大堪布做做广告。虽然我可能是法王如意宝的弟子中最差劲的一个，但是我也很希望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弘法事业能够越来越广大。对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教法，根据我自己所知道的，也尽量去弘扬。我们现在所传授的很多教法都是来自于喇荣五明佛学院的传承，我觉得喇荣五明佛学院对我们汉族人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翻译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的经论法本。

但是每当我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是会很担心，会不会藏传佛教又会受到打击？听说在成都也有很多很多这种藏传佛教负面的消息出来，确确实实如果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话，也许会对藏传佛教有很大的损害。

《仁增》杂志：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人口、文化方面的影响,所以整个世界的走向，在很多方面是由中国左右和影响的。是往好的地方走还是往坏的地方走，都受到中国情况的很大影响。如果在中国传播佛法的话，肯定会让中国对整个世界有正面的影响，那么仁波切您觉得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加速或者促进佛法在中国的传播，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加正面？

智广阿闍梨：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他的多次讲话中，对佛教还是比较正面肯定的，他认为佛教也是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几年我们在国内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从 1995 年开始担任雪窦寺弘法组的负责人，后来在河南的大准提寺担任显密讲修院的院长，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弘扬佛法的工作，去年在无锡的显云寺也成立了一个显密讲修院，不断在做弘扬佛法的事情。

从整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弘扬佛法的整体情况应该是在往上走的。但是负面情况也有不少，所以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尽我的努力把所得到的清净传承的教法尽量地去弘扬，对中国的佛教有多少促进作用，这就不太清楚了，我们的力量很小。

其实在这个时代应该说弘扬佛法的困难还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自己个人的话可能更喜欢闭关修行，但是我的很多上师们并不同意我完全这样做。

《仁增》杂志：在整个世界宗教人口的比例中，佛教徒只是占第四位的，有些人说是因为佛教的传统就是让大家去出家，所以大家在这个世俗社会中就不是那么活跃。而像基督教号称有三十亿的信徒，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家信徒，所以想问一下仁波切，未来是不是要同时以出家和在家的两种教法来进行弘扬佛法才是比较好？

智广阿闍梨：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地重要，因为佛陀本来就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弟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四众弟子我们都要重视。

传统的佛教一般来说都比较注重出家人，但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出家人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像刚才您讲的，很多的宗教其实是在社会大众当中普及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佛教还是比较薄弱一点。

我们能努力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让我们学佛的人走向深入解脱成佛的道路，一步一步，从开始的出离心、菩提心到最后导归大圆满、导归净土，这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方向就是尽量在社会上推广一些比较简单易懂的佛法，让大家都能跟佛法结上善缘。这是我们弘法利生工作的两个方向。对根器成熟的人，我们会让他更加深入地去学修佛法；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对佛教其实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尽量会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方式来让他们能够认识佛教乃至跟佛教结上缘分。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欧洲理事会 Amicale 中心的一个演讲，他们给的题目就是《幸福的秘诀》，然后我讲佛教怎么能够让大家获得幸福的方法，他们的网站上报名爆满，而且大家听了以后反应也很好，他们大多数人应该

是没有任何佛教背景的。然后他们的领导人听了我的演讲以后，认为这样的内容应该长期持续地来讲授，每年都要举办这样的演讲。而且她说最好是让各国领导人都来听，也许对世界和平会有很大的促进。

我觉得佛教要在全世界普及一定要发扬大乘菩萨的精神，而且要以众生喜欢的方式去传播佛法，比如说这种通俗的讲座、慈善事业、文化艺术的方式，茶道、花道、歌舞等，还有在各个地方造更多的佛塔，这样的话大家对佛教就会有更多的认识，他只要真正认识佛教，我相信他一定会来进一步学习。这些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仁增》杂志：因为您接受我们杂志采访，想听听您想通过我们的杂志对整个的宁玛派修行者、宁玛派修行的这些团体，您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

智广阿闍梨：首先我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讲的，但是我想法王如意宝有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法王如意宝曾经有一个开示说：“切莫偏袒执著各宗派，造下毁坏自他舍法业，修持有缘本尊之法门，净观一切他宗我心语。”就是说，我们对自宗应该完全具备信心，但是对其它任何的宗派我们也要尊重和了解。

法王如意宝弘法利生的风格，虽然主要是弘扬宁玛派，但是他对其他的很多宗派也是非常地尊重，同时也做了很多的弘扬。在五明佛学院大幻化网坛城的周围有很多的佛殿，法王如意宝所主张的是，对所有的宗派都非常地尊重，为每一个教派都设立了一间佛殿，里面专门有一间是汉传佛教的佛殿。法王如意宝说对自宗要完全具备信心，但同时对其它的宗派要尊重、包容和互相交流，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好的。藏传佛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秉持这样的观点，比如说蒋扬钦哲仁波切、麦彭仁波切、华智仁波切，他们其实都是有这样的观点。

可以说，我自己虽然力量是非常小的，但我也是尽量致力于按照法王如意宝这样的教言去实践。特别是近几年，我们也做了很多促进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日本佛教互相沟通交流的很多活动。就像您刚才讲的，在整个世界当中我们佛教的信众本来就不太多，所以我们更应该互相团结，一起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而不应该每

天互相搞矛盾，这就是我一点比较肤浅的想法。

《仁增》杂志：因为在文章中要介绍您，在介绍到您身份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身份是怎么样的？比方说到底受的是哪种戒律？

智广阿闍梨：是这样的，我的身份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我学习过很多的传承的佛法。

一开始的时候我学习了汉传佛教十多年，然后学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从 1996 年到现在一直在学习，其间，我从 2004 年开始去日本，学习以前从汉地传到日本的一些在汉地已经濒临失传的密宗的教法。

唐密从唐代传到日本以后，一直到现在还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个教法在中国可以说是已经非常地衰微了，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从民国开始，汉地的佛教界就一直想致力于把唐密的传承恢复起来，中国也有很多信徒希望能够学习唐密，我了解到日本具有非常完整的、清净的唐密传承以后，决定去日本学习唐密的教法，希望能把唐密传回到中国来。唐密是被认为是大日如来、金刚萨埵、龙树菩萨所传下来的教法。

2012 年的时候我正式被许可，可以去学习日本的唐密。但是有一个问题，唐密传承到日本的两大宗派——真言宗和天台宗，都规定所有的密法不传给在家人，所以我要学习唐密第一步先要成为他们宗派的僧侣，之后我在日本的真言宗醍醐寺得度，成为他们寺院的僧侣，接受了他们正式的、所有的密法的传承和训练，最后获得真言宗传法灌顶阿闍梨的资格。

我在日本的天台宗学习天台密教也是同样，首先要成为他们寺院——比叡山延历寺的僧侣，然后再接受他们严格的训练，最后也是得到了天台密教灌顶传法阿闍梨的资格。据我所知，我是中国兼具这两个宗派的僧侣身份，还有包括传法灌顶阿闍梨身份的一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在日本是正式注册的合法的僧侣。

日本的僧侣受的戒律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不一样的，就我所知，全世界所有的僧侣传承主要有四种。我去



于日本天台密教比叡山
获传法灌顶阿闍梨位
Attained Acharya in
Tendai Tantric lineage
Hieizan in Japan

过斯里兰卡，了解学习过南传佛教，发现南传佛教的绝大部分僧侣只受小乘的别解脱戒，没有大乘的戒律，也没有金刚乘的戒律；汉传佛教的僧侣，一般来说受小乘的别解脱戒跟大乘的菩萨戒，以这两种戒律为主；藏传佛教的僧侣一般来说都会具备三种戒律：小乘的别解脱戒、大乘的菩萨戒和金刚乘的三昧耶戒；那么我在日本所接受的日本僧侣的戒律，一般来说他们在小乘的别解脱戒里面只受十善戒，然后他们在这上面再受大乘菩萨戒，然后再之上就是密宗的三昧耶戒。我所在的真言宗和天台宗僧侣所受的戒律基本就是这样。所以日本真言宗和天台宗僧侣所受的戒律跟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僧侣所受的戒律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所经历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日本就必须以僧侣的形象出现，因为你如果不成为他们的僧侣，他们不可能给你传授很系统完整的密法。

《仁增》杂志：谢谢，很抱歉花了您很多时间，而且让您讲了这么多，非常感谢您！如果能够报道一位像您这样的汉族身份背景的佛教大师，对我们杂志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尤其是在文章里面要说明仁波切把唐密要带回到中国的事情，这个是要特别浓墨重彩地写一写。

智广阿阇梨：我去日本求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十五世大宝法王以前有这样一个预言。

当时有一个不丹的弟子供养第十五世大宝法王一个象牙的雕塑，里面雕着佛陀的故事。供养给第十五世噶玛巴时，说这个雕塑是来自于日本，而且给他讲述了日本的情况。他说，日本的佛教是非常兴旺的，几乎大部分的民众都是信仰佛教的，而且他跟大宝法王介绍说日本是西藏地区以外少有的密宗很兴盛的地方。第十五世大宝法王就感到非常地惊讶，他专门花了三天的时间修法诵经回向发愿，然后他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在未来，如果日本密教与藏传密教能够结合，世界上的佛教将会融合与兴盛。

日本有十三个真言宗的派别，他们联合办了一个大学叫种智院大学。他们专门请我去作过一个讲座，我讲座的题目就是《西藏密教和日本密教的关系初探》。我在这个演讲里面专门讲到了这个预言，我在这篇演讲里面介绍藏传佛教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宁玛派。因此他们对宁玛派

就很有兴趣，我后来还送给他们一整套喇荣五明佛学院的书籍和光盘。我在日本除了种智院大学以外，在天台宗的延历寺和日本真言宗的醍醐寺，也给他们分别送了一整套喇荣五明佛学院的书籍和光盘，我给宁玛派做做广告。然后，我把日本《真言宗全集》和《天台宗全集》各送了一套给喇荣五明佛学院。希望佛教各个宗派之间有更多的互相了解。

《仁增》杂志：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会如实地将之分享给我们的读者。非常感恩！

智广阿阇梨：谢谢您！

注：此文由《仁增》杂志授权刊登



在日本天台宗比叡山行院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at Practice Hall of Japanese Tendai SectinHieizan



Regdzin Magazine Interview with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By Tsultrim Serta

Rigdzin Magazine: In today’s interview, we would like to hear about Rinpoche’s life story, as well as your efforts in spreading the Dharma.

Acharya ZhiGuang:All righ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child, I suffered from a serious health condition known as Meniere’s disease. When it attacked, I was unable to go to school. Doctors told me that this disease was difficult to cure because there was no good medical therapy for it. I was thus in great agony at that time.

Then, I met a wise teacher who told me, "If possible, you should recite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as the *Great Compassion Dharani Sutra* states that it can cure 84,000 diseases. You can try it."

Fortunately, there was just a temple near my home, the Seven Towers Temple. So I went to learn this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from the monks there. This temple happened to be a Bodhimanda of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and I got a sutra of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there. I learned the mantra and started to recite it seven times every morning. Oddly, this disease has never appeared again since then.

This came as a big shock for me. We were brought up in a time where our education system officially denounced Buddhism as an ancient superstition. But reality proved that my incurable disease was cured by the supposed "superstition". Awed by this experience, my past



于日本真言宗醍醐寺获传法灌顶阿阇梨位
Attained Acharya in Japanese Shingon Sect Daigoji

beliefs were totally overturned. It was this incident that really motivated me to explore why Buddhism was so powerful. I began to visit many Buddhist masters, asking them questions to dissolve my doubts.

At the time, there were many senior masters who surviv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were still alive, so I began to study with them. In fact, very few others at the time wanted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aturally, they had plenty of time, because not many people were studying Dharma. Sometimes they would give Dharma teachings on a small scale, for example, in the homes of some lay Buddhists. The teacher would be an elderly master and the students were mostly old ladies. I was the only young man there, and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For them, I was the future and hope of Buddhism. So I became their favorite student. At that time, the masters were unable to do much in spreading Dharma teachings, so they had a lot of time for me. Whenever I had a question, or wanted to inquire about a specific field, they were readily available. This was very convenient and conducive for my learning.

I was full of questions, which was due to my previous ignorance of Buddh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eachings of these wise teachers completely changed my past views and resulted in my great devotion to the Dharma. Since then, I commenced my path in Dharma learning, medi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or so, I visited many monasteries of Han Chinese Buddhism, studying from over thirty great masters, learning, practicing and taking retreats with them. I studied all the major lineages in Han Chinese Buddhism, among which Tiantai, Zen and Pureland lineages were the ones I delved most deeply into.

Since 1993, I was authorized by some masters to teach Dharma. From then, I mainly stayed and helped in monasteries. The first monastery I worked in was the Baoshan Pure Monastery in Shanghai, followed by the Xuedou Monastery in Fenghua. I worked for quite a while in both monasteries.

In the Baoshan Pure Monastery, I received quite a lot of Han Chinese Tantric teachings (Tiantai Tantric lineage) from Acharya Huimei. I made Tantric retreats under his guidance. Acharya Huimei viewed me as his last lineage receiver. He was then over 90 years old. He was an amazing elder, a Mahasiddha with supernatural powers. I was said to have displayed many Dharma signs and "proof of practice" when

receiving his teachings and during my retreat. He was the first guru that empowered me to become a Vajra Acharya.

At that stage, I gave a lot of Dharma teachings. In this proces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many questions were raised, many of them involving Tibetan Buddhism. However, I had only learnt a little about Tibetan Buddhism from Lama Qingding, who was known as a guru in both Chinese Zen lineage and Tibetan Gelug lineage. So my knowledge of Tibetan Buddhism was quite limited back then. Another teacher of mine who was involved with Tantric teaching was Guru Huang Nianzu, who is a Vajra guru. I have never met him in person, but I studied almost all his books. Many of my Chinese teachers spoke highly of him then. He mastered both Han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ism, and I suppose that he held the Nyingma and Kagyu lineages in Tibetan Buddhism.

Then, something special happened to me: I dreamed of Guru Rinpoche three times. On all three occasions, Guru Rinpoche appeared in three different forms, leading me to think that I was, by karma, associated with Tibetan Buddhism. Lama Qingding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Since I had great faith in Lama Qingding, I believed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must also be a great master, as Lama Qingding gave him such credit.

From that point onwards, I wished to be able to travel to Tibet to learn Dharma. There were two reasons for this. Firstly, many Han Chinese had limited knowledge and even misunderstandings of Tibetan Buddhism then. So, I truly wanted to learn about Tibetan Buddhism accurately. I believed that I could understand the real Tibetan Buddhism only by going to Tibet to study it intensively myself. Secondly, I hoped that there could be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an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ism. In other words, I wanted to b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two. In the Han region of China, people commonly held two wrong views, either believing that Tibetan Buddhism was utterly fallacious and superstitious, and that Han Chinese Buddhism was the best way; or thinking that Tibetan Buddhism was the best and that Han Chinese Buddhism was a thing of the past. In fact, even today, these two views are still around.

I started to intensively study Tibetan Buddhism in 1996. In April 1997, I made my first visit to Larong Gar Buddhist Institute in Tibet. Ever since then, I spent many years there studying Dharma.

I bought a hut in Larong Gar, which cost me 3,000 yuan. It was in a great location, just behind the Lama Templ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to attend the classes there. Life, however, was very hard. Being a vegetarian, I did not have much to eat. I remember eating only potatoes for four whole months. Besides potatoes, I ate mostly instant noodles. My kind lama Khenpo Tenzin Lhakpa once told me, "It is most convenient for us two to make retreats. One bag of tsampa for me, and a box full of instant noodles for you will be just enough."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in Larong Gar, receiving a multitude of spiritual empowerments, transmissions, and key techniques. I had successfully received most of the transmissions from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including those from his prominent books, especially the complete Dzogchen lineages. Of course, besides transmissions from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himself, I also requested Dharma teachings from all his major disciples.

I spent much of my time in Larong Gar before the nirvana of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The most profound knowledge I got from Tibetan Buddhism is from the great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s lineage. In this perspective,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s kindness to me is incomparable. During my studies in Larong Gar, I came back from Tibet sometimes, mainly because I ran out of money. I had to make some money and then return to Larong Gar to continue my study.

My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Buddhism came only after my visit to Larong Gar. I also visited many other great masters in Tibet, most of them closely affiliated with Larong Gar. Among them, Lama Anjam Rinpoche in Xinlong especially gave me much help. I received the complete transmissions of empowerment of Master Lerab Lingpa and Pema Dundul’s entire works, the majority of the empowerment of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as well as many other teachings. I further studied Dharma in other monasteries, including the Gathog Monastery, Yaqing Monastery, Dzogchen Monastery, etc. I learned a lot especially from the Dzaggya Monastery. There, my first master teacher was Dakini Kunsang Wangmo Rinpoche, who gave me many empowerment transmissions.

It was then that I got to know the Fifth Patrul Rinpoche and we received empowerment together. At that time, life in Dzaggya Monastery was extremely hard. We had so poor food and accommodation that Patrul Rinpoche felt our misery and invited us to dine in his home. I remember that during my first visit to his home, he personally cooked us noodles. Over time, we developed an even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Patrul Rinpoche, who gave me many teachings, especially of the *Longchen Rubjub*, the *Four Heart Drops*, the *Seven Treasures*, the complete empowerment transmissions from the *Self-liberation of Profound Truth by the Peaceful and Wrathful Deities* from Karma Lingpa,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Jigme Lingpa*. Meanwhile, Patrul Rinpoche took us for many practice retreats, personally guiding us through the complete practice of Yeshe Lama. Later, we built a retreat centre just in front of his retreat caves. Almost every year, I brought students there to receive his teachings and make some short retreats.

In hindsight, I have studied with a total of over thirty masters in Tibet. While many of them were of the Nyingma lineage, there were also masters from Kagyu, Sakya and Gelug lineages. Of course, I am still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those teachings to this day. That concludes the brief summary of my study in Tibetan Buddhism.

Rigdzin Magazine: According to some sources,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practicing and studying Tibetan and Han Chinese Buddhism in China. Some say there are as many as 400 million. I then inquired about this figure and was told that they are not Buddhists, but practitioners. If this figure is true, what do you think the percentage of Buddhist practitioners will reach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charya ZhiGuang: I a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exact figure, but the demand for Dharma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does appear to be enormous.

Rigdzin Magazine: It is said that in China, many are following fake masters and lamas to study Dharma; they are obsessed only with their supernatural powers. Those masters claim that they have supernatural powers and have attained enlightenment. Unfortunately, it appears that those followers have neither the will nor the ability to find truly enlightened masters.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this phenomenon?

Acharya ZhiGuang: This phenomenon is indeed present, and it worries me. If this situation continues, it could become a factor in the ruining of Tibetan Buddhism. According to some sources on the web, there are as many as 300,000 supposed Rinpoches in just the Chaoyang District of Beijing. Perhaps this is an exaggerated figure and is not necessarily the real statistics, but nevertheless it really exposes some deep underlying concer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Han Chinese Region.

Many of my lamas are also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They authorized me to teach Dharma in the Han Chinese Region, as it was their hope



在藏地闭关修行
Retreat in Tibet

that we could spread the authentic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Since their authorization, I have tried my best to spread the true teachings from pure lineages in Tibetan Buddhism to the public. In Mainland China and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devote all our efforts to altering the status quo. What we teach are all from the pure lineages from all these masters and lamas, without the slightest addition of our own. These are, from what we have observed, extremely powerful teachings, and are widely welcomed. As far as we know, we now have over 200 students who have finished the Ngondro. Among them, there are especially diligent ones who have completed it more than once, twice, or even three or four times.

Rigdzin Magazine: A lot of Tibetan lamas have come to the Han Chinese region to teach Dharma nowaday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fake lamas are causing substantial destr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Which of these two, in your opinion, will be more likely to gain the upper hand?

Acharya ZhiGuang:Currently, Larong Gar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in teaching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Han Chinese region. I think i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right now, mainly because of its three great Khenpos: Khenpo Sodargye, Khenpo Yeshe Phuntsok and Khenpo Tsultrim Lodro. They have great power in spreading Dharma in the Han Chinese region. They can speak fluent Chinese, and have a lot of teachers under their instruction. Their teachings in the Han Chinese region are among the best. When I see the causes of these Khenpos, I am instilled with confidence, and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Tibetan Buddhism will thrive. For my part, I will also try my best to promote these Khenpos, and although I am probably the worst student of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I am determined to see the Dharma teaching of Larong Gar become greater over time. I have tried my best to spread the teachings of Larong Gar. Many of the Dharma teachings that we give now are just from Larong Gar’s lineage. I think the greatest good Larong Gar has done to Han Chinese



在藏地参访学修
Studying in Tibet



日本四国遍路 36 番青龙寺惠果堂前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at Master
Huiguo Memorial Hall in Shōryū-ji, Temple
number 36 of the Shikoku pilgrimage

Dharma students is the translation of vast volumes of Dharma texts from Tibetan Buddhism.

However, whenever I hear negative news about Dharma teachings, I often become worried that this might lead to another attack on Tibetan Buddhism. It is said that a lot of negative news on Tibetan Buddhism is also coming from Chengdu. If this persists, it might bring great damage to Tibetan Buddhism.

Rigdzin Magazine: The modern China today has more and more influence over our world, due to its population and culture. To some extent, the world is directed and affected by China,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If Dharma is widely spread in China, it will surely bring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too. So what does Rinpoche think we can do to promote and speed up the spreading of Dharma in China so the Chinese influence to the world becomes more positive?

Acharya ZhiGuang: First of all, I think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 Chairman Xi, ha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Buddhism in general, which is evident from many of his talks. He thinks that Buddhism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We have already made a lot of effort in China. We started the work of spreading Dharma in 1995, when I became the leader of Dharma teaching team in the Xuedou Monastery, and later the chief director of the Sutra and Tantra Study and Practice Institute of the Maha Cundi Temple in Henan. Last year, we founded a Sutra and Tantra Study and Practice Institute in the Xianyun Monastery in Wuxi. Teaching Dharma is our full-time, daily work.

Overall, the situation for Dharma teaching in China is improving, even though negative news can still be found all around. What I can do is to try my best to manage to spread authentic teachings with pure lineages as much as possible. However, I am not sure precisely how much we can help Chinese Buddhism, as our influence is quite limited.

In fac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with Dharma teaching today. Personally, I prefer to practice in retreat. But many of my lamas do not agree that I should spend all my time doing that.

Rigdzin Magazine: In terms of the percentage of world religious populations, Buddhists only rank fourth. Some say that this is because the Buddhist tradition contains a strong element of ordination, thus limiting its popularity and activity in the worldly society. While the Christianity following, claimed at about 3 billion, consists mainly of laypeople. So we would like to ask Rinpoche, "Should we start teaching Dharma in ways that suit both the ordained and the laypeople?"

Acharya ZhiGuang: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There are four groups of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bhiksu, bhiksuni, upasaka and upasika, and I think that all the four groups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Buddhism usuall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ordained disciples. However, in modern society, just as you said, religions really need to be spread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lthough ordination is indeed very important. So I think Buddhism is a little weak in this aspect.

There are two major directions we can work towards:

The first direction is to lead Dharma students onto a profound path of liberation, to Buddhahood step by step, from the beginning of renunciation, Bodhichitta,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Dzogchen and the pure land.

The second direction is for us to work hard in spreading simple Dharma teachings to the public, with the goal of developing positive relations and affiliation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Dharma.

These are the two directions for us to spread the Dharma to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in their mind, we will guide them deeper into the Dharma teachings. A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with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we will do our best to first familiarize them with Buddhist knowledge, affiliating them positively with Dharma.

A recent example of this is a talk that I gave at the Amicale Center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ey asked for the topic,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for which I told them in response that happiness could be found in Buddhism. The reservations were fully booked, and we have received very positive reactions. Most of the audience was without any Buddhist background. Furthermore, after the talk,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told me that this kind of talk should be given regularly for a longer period. In fact, they would host the talk every year. She even suggested that we could invite national leaders to our talks, convinced that doing so would greatly promote world peace.

We need to disseminate Dharma by way of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s principles, and in a way that is preferr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can include simple talks, discussions, Buddhist charities, a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cluding tea ceremony, floral art, singing, and dancing. We can, for example, build many stupas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way,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get to know more about Buddhism. As soon as people start to understand Buddhism, I am certain that they will come seeking further studies. This is in fact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the whole time.

Rigdzin Magazine: For this interview, we would like to know if there is any message that you wish to pass on to all the Nyingma practitioners and groups?

Acharya ZhiGuang: I myself do not have anything to say. However, I think there is a great transmission of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He had said, "Be very careful not to hold favoritism and attachment to one school, as this will result in the negative karma of rejecting other Dharma teachings, and thus destroying ourselves and others. We should not only practice the Dharma of the Deity with which we have special affiliations but should also view the teachings from other lineages as pure views. These are the words from my heart."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have complete confidence in our own lineage while respecting and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any other lineages and schools.

Although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mainly taught the Nyingma lineage, his principle of spreading Dharma to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involves the respect and spread of teachings from all other schools. He had built many temples around the Mandala of Great Illusion in Larong Gar.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s assertion is to seriously respect all lineages and schools. In fact, he built a temple for each school, one of them being a Han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He said that we need to have complete confidence in our own lineage while having respect, toleranc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for other lineages too.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principle. Historically, there have been many great masters who held the same opinion, including 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 Mipham Rinpoche, Patrul Rinpoche etc. They all held the same point of view.

I believe that my ability is quite limited. However, I have tried my best to practice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s teaching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initiated a lot of activities aimed at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mong Theravada Buddhism, Han Chinese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and Japanese Buddhism. As you mentioned just now, the followers of Buddhism are minorities worldwide; thus we need unification to spread Dharma and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instead of creating conflicts between each other. This is my very humble idea.

Rigdzin Magazine: Before formally introducing you to the readers of our magazine,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How should we identify you with respect to Buddhism? For example, what kind of vows have you taken?

Acharya ZhiGuang: The fact is, my identity is a little complicated, as I have studied quite a few Buddhist lineages.

At first, I studied Han Chinese Buddhism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n, starting in 1996, I have been studying Tibetan Buddhism until this day. Moreover, since 2004, I began to visit Japan in order to study the Tantric lineages that have almost perished in China altogether, even though they were originally brought to Japan from ancient China.

Tangmi (Tang Dynasty Tantric Buddhism)has been well preserved in Japan since the date of its passage from the Tang Dynasty. In its homeland, China, however, this lineage is very weak and in fact most of the teachings have been lost. Since 1911, the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had been trying hard to restore this lineage, and many Buddhist students wished to study it. When I discovered that the Tangmi lineage was still available in a pure, complete form in Japan, I decided to travel there to study the lineage and bring it back to China. Tangmi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teaching that came from Buddha Vairocana, then to Vajrasattva, and then to Bodhisattva Nagarjuna.

I was officially granted the qualification to study Tangmi in Japan in 2012. However, there is a rule prohibiting Tantric teachings from being taught to laypeople. This rule is followed by both major branch lineages of Tangmi in Japan: the Shingon Sect and the Tendai Sect.



在日本醍醐寺法会主法史上第一位在醍醐寺主法的中国阿阇梨
The first Chinese Master Vajra Acharya ever to hold Buddhist ceremony at Daigoji in Japan.



和上师安久仁波切在一起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with Lama Anjam Rinpoche

So I had to first be an ordained monk of the sects to be able to study the lineages. I got ordained in the Japanese Shingon Sect Daigoji Temple, became their "monk pupil", and accepted their formal Tantric lineage training to the last detail. At last, I received the qualification of Acharyahood, and became entitled to give teachings and empowerment of the Shingon lineage.

My studies in the Tendai Sect proceeded similarly. First, I had to become a monk of the Hieizan Enryakuji Temple. It was only after stringent and difficult training that I attained Acharyahood to give teachings and empowerment of the Tendai Tantric Buddhism. As far as I know, I am the first Chinese that has been ordained and attained Acharyahood in both the Shingon and Tendai sect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you could say that I am an officially registered ordained monk from Japan.

The vows that a Japanese monk tak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Han Chinese or Tibetan Buddhism. To my knowledge, there are mainly four monk lineages worldwide. For one, after travelling to Sri Lanka and studying Theravada Buddhism, I hav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monks there only take the Hinayana Pratimoksa vows,there are no Mahayana or Vajrayana vows. Chinese Buddhist monks, on the other hand, normally take two kinds of vows: the Hinayana Pratimoksa vows and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vows. Lastly, Tibetan Buddhist monks usually take three kinds of vows: the HinayanaPratimoksa vows,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vows and the Vajrayana Samaya vows. As for the monk vows I have taken in Japan, there are ten wholesome Hinayana vows, after which they would take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vows, and finally the Vajrayana Samaya vows. Basically, this is the case of monks’ vows for both the Japanese Shingon and Tendai sects that I belong to. Therefore you can see that the vows a monk in the Japanese Shingon and Tendai sects tak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taken in Chinese Buddhism or Tibetan Buddhism. This is what I went through, and what formed my identity. I had to become a monk in Japan, because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have given me th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antric teachings at all.

Rigdzin Magazine: Thanks so much. I am sorry to take so much of your time. You have told us a lot. We appreciate this very much.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our magazine to cover such an experienced Buddhist master with a Han Chinese background like you. We will especially emphasize in our article the part where Rinpoche plans to bring Tangmi back to China.

Acharya ZhiGuang: Actually, there was one more reason for me to study in Japan. HH the 15th Karmapa once made a prophecy, which is as follows:



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at the 4th World Buddhist Forum



日本四国遍路中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during the pilgrimage
in Shikoku



在扎嘉寺为大众开示
Master Vajra Acharya Zhiguang giving teachings at the Dzagyal Monastery

There was a Bhutanese student who offered HH the 15th Karmapa an ivory sculpture engraved with the story of the Buddha. During the offering, he told HH that the sculpture was from Japan, the Japanese Buddhist world, and said that Buddhism was very popular in Japan,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there believe in Buddhism, and that Japan is the one invaluable place where the Tantric teaching remains very prosperous, aside from Tibet. HH the 15th Karmapa was quite surprised, and specifically spent three days practicing, chanting and making wishes. After that, he made a prophecy. He said that in the future, if the Japanese Tantric teachings joined forces with the Tibetan Tantric teachings, Buddhism would unite and prosper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thirteen schools in the Japanese Shingon Sect, and they had jointly founded a university called Shuchiin University, where I was formally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the topic of "Initial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 and Japanese Tantric Teachings". I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is prophecy in my talk: while I was giving an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 I emphasized the Nyingma lineage the most. Naturally, the audience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Nyingma lineage. Later, I presented them with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digital discs from Larong Gar. Besides Shuchiin University, I also presented each of these complete collections to the Tendai Sect Enryakuji Temple and the Shingon Sect Daigoji Temple. This was my "advertisement" for the Nyingma lineage. In addition, I offered Larong Gar one full set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ingon Sect and the Complete Works of Tendai Sect, hoping that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lineages and schools of Buddhism would gradually improve, in time.

Rigdzin Magazin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interview. We will share the talk with our readers faithfully. We are very gratef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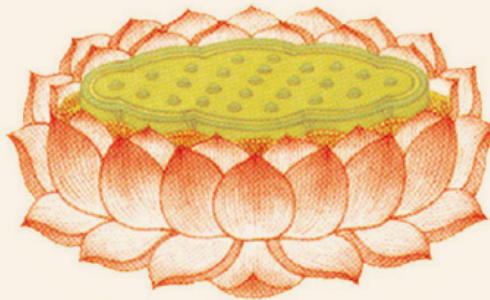
Acharya ZhiGuang: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article is authorized for publishing by the Rigdzin Magazine)



智广阿闍梨讲故事

——《法华经》古代感应故事一则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一切经中之王¹，它就像大海一样，包含了一切大小乘佛法，道出了佛陀“唯一乘法，无二亦无三”的出世本怀，被尊奉为“成佛的法华”。

南山律宗开创者道宣律师在《法华经·弘传序》中讲到：“自汉至唐，六百余载，总历群籍四千余轴，受持盛者，无出此经。”从汉朝引进佛法到唐朝六百多年中，翻译的经典大概有四千多卷，读诵人数最多的就是《法华经》，说明它在中国古代受欢迎的程度是所有经典里面排在第一位的。

从古至今，以读诵、受持、书写、礼拜《法华经》而获益者不计其数。宋代《五灯会元》中记载了许多因持诵《法华经》而开悟的故事，《弘赞法华传》《法华传记》中有很多修持《法华经》而获殊胜感应的故事。

道宣律师就是念《法华经》开悟的。他一生戒律非常精严、清净，他在终南山上修行，每天读诵《法华经》，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自己不用做饭，天上的天人来给他送饭。所以大家好好念《法华经》，念完了以后就不用做饭了，时间到了，天人就来给你送餐。当然要念到这个程度，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来自《大藏经·法华传记》里面的古代感应故事。

父谤佛法堕地狱 子抄佛经得生天

当时有一个居士，名字叫李遗龙，是并州人士。他的父亲名叫乌龙，相信道教，喜欢喝酒吃肉，还经常诽谤佛法。信道教可以，但他诽谤佛法，这就很不好了。本来儒、释、道三家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非常好的。如果对道教有信心就诽谤佛教，这就不好了。

他因为诽谤佛法，最后变成神经病，临终时对李遗龙说：“你是我的儿子，你不要相信佛教，你如果相信的话，就有灾难横祸，我也会特别不高兴。”最后他吐血而亡。所以你看，诽谤佛法的罪过是非常大的。

当时并州司马，这个地方的长官，非常喜欢《法华经》，想请书法好的人来抄写《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记载，你如果能够抄写《法华经》的话，其功德“佛智筹量，不得其边”，功德特别大，佛陀的智慧去衡量，都不知道这个功德的边际在哪里，非常非常地殊胜。

当时有人就向并州司马推荐李遗龙，说他书法特别好，但是家里有邪见，不让他写佛经。于是并州司马就请李遗龙抄写《法华经》，但是被他拒绝了。最后司马强迫他抄，否则惩罚，李遗龙不得不抄，抄了六十四个字后，因为觉得对不起父亲的遗嘱就抄不下去了。

第二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很多天人围绕着一个大威德的天神。

李遗龙就问：“你是谁啊？”天神说：“我是你的父亲乌龙啊。我以前活着的时候因为愚痴，不信佛经，诽谤佛法，所以我发神经病吐血而死，下地狱了。每天都在烈火当中受苦啊，万死万生，死了以后又活了，活了以后继续被烧，烧死了以



陆爷爷与《妙法莲华经》

——超给力的《法华经》现代感应故事

□ 郑舒文

后又活，一天一夜当中就死一万次，活一万次，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太痛苦了！因为我讲了佛经的坏话，把我的舌头拉出来，在上面用五百个犁耕田，这种痛苦实在是受不了。昨天突然地狱当中出现光明，光明当中出现一尊佛，说了四句话：‘假使遍法界，断善诸众生，一闻法华经，决定成菩提。’”

“断善诸众生”，就是说哪怕他没有善根，但“一闻法华经，决定成菩提”，只要听到《法华经》，都可以决定成佛。

这个乌龙继续跟他儿子说：“如此出现了六十四位佛陀，每位佛陀都讲这首偈。这时候地狱火全部熄灭了，变成了清凉池，我跟地狱里面所有的众生，全部从地狱里面出来，往生到第四天了。”第四天是兜率天，弥勒菩萨住的地方。

“生到天上就会有宿命通，所以我到了天上以后，就用神通观察：为什么我会到天上来呢？这才发现，是因为你抄《法华经》抄了六十四个字。《法华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尊佛，所以这六十四尊佛都来救苦啊！”

你看，儿子被强迫抄《法华经》，抄了六十四个字，父亲就在地狱里面马上被解救出来，生到兜率天上去。所以这个父亲啊，就嘱咐儿子说：“我跟你是父子骨肉，因为这个善缘，我身边的地狱众生都一起解脱了，全部变成了天上的眷属。以后啊，你就不用干别的了，每天抄佛经吧。”说完就消失了。

李遗龙从梦里醒过来以后，流泪悔过，把这个事情跟并州司马汇报。听到他的分享，每个人都非常喜欢。

后来李遗龙家里就啥事都不干了，专门抄写佛经，子子孙孙都以抄写经书为业。从此，并州地区每天抄《法华经》、拜《法华经》、赞叹吟诵《法华经》的人也越来越多。

大家看，被强迫抄写佛经，尚且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我们欢喜、具足信心地去抄写，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修持《法华经》的方法，非常简单，不需要智慧很高。自己抄，发心叫别人抄，都可以。只要参与，哪怕他写了一个字，未来就会有一尊佛去救他；抄了五个字，五尊佛去救他；抄了整本六万余言，那就有六万多尊佛去救他。你想想看，这个功德多么不可思议，不管碰到任何的危险，六万多尊佛来帮忙，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吗？抄写《法华经》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功德不可思议。

注 1：于一切诸经法中，最为第一。如佛为诸法王，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

——《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

2015 年 11 月，《一乘》的记者采访了一位“善根深厚”的老爷爷。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采访实录，了解下这位陆爷爷通过读诵和抄写《法华经》都发生了什么……

陆爷爷与《妙法莲华经》

2010 年以前，陆爷爷已经有了诵读《金刚经》的习惯；2010 年，听女儿转述智广阿闍梨开示的诵读《妙法莲华经》的功德，陆爷爷开始读《妙法莲华经》，发愿诵读 100 部；同年，陆爷爷第一次见到智广阿闍梨，并在阿闍梨面前听闻诵持《妙法莲华经》的殊胜功德，陆爷爷当下欢喜发愿诵读 200 部；

2010 年至今（2015.11），陆爷爷已经诵读《妙法莲华经》将近 1000 部。

陆爷爷的每一天

陆爷爷每天 04:00-05:00 起床，20:00-21:00 睡觉。有时候陆爷爷也会酌情在中午时间休息半小时左右。在身体健康的日子里，除了一日早午两餐以及偶尔的散步，陆爷爷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诵持或抄写《妙法莲华经》。

陆爷爷读诵、抄写《妙法莲华经》感应之【远离病苦】

“若人有病。得闻是经病即消灭。”

——《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一）

陆爷爷年轻的时候肺功能不是很好，常年支气管扩张、咳血，哮喘发病已有二十多年。

2013 年医生为陆爷爷做检查时发现肺部出现了阴影，疑似肺癌。考虑到陆爷爷的其他症状，医生建议做肺部穿刺，并告诫家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此病将越来越严重。

拿着检查报告，一家人陷入矛盾之中。陆爷爷已经年过八十，这样的高龄做这种手术，儿女们实在心疼，不忍爸爸受这样的苦。但是，陆爷爷似乎并不为医生的建议所影响。从医院回来后，马上恢复了每日诵读《妙法莲华经》的习惯。陆家上下也齐心合力行持诵经、持咒、供养、放生等善法，祈祷诸佛菩萨加持陆爷爷病情好转，身心安乐。

截止到发稿（2015 年 11 月），陆爷爷的哮喘顽症已

经从医生眼里的“重疾”转为了“轻疾”，肺部集结并没有发作，虽然仍有咳嗽，但症状已经轻了不少。更让晚辈们开心的是，原本上下楼梯非常困难的陆爷爷，现在竟然可以没有难度地连爬三层楼梯并且几乎不累、不喘，诸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

（二）

2008 年陆爷爷得过脑梗。医生告诉家人，脑梗这种疾病无法治愈，只能预防。患者至少每半年需要到医院用一次药，严重的话甚至需要每月挂水。如果发生脑梗塞，很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比如偏瘫、失语等功能性障碍，而重者则有肢体瘫痪甚至急性昏迷、死亡的危险。

所以之后每隔半年，陆爷爷就需要到医院输一次药，以扩张血管、预防脑梗发作。尤其在 2010 年，陆爷爷平均每三个月就要到医院复查一次。但是到了 2013 年，当陆爷爷到医院例行检查时，医生惊讶地发现：在没有其他辅助治疗的情况下，陆爷爷的脑梗竟然神奇地痊愈了！

陆爷爷读诵、抄写《妙法莲华经》感应之【舌根清净】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得千二百舌功德。若好若丑。若美不美。及诸苦涩物。在其舌根。皆变成上味。如天甘露无不美者。”

——《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不知从何时起，陆爷爷总是赞叹饭菜好吃，大女儿陆姐以为是爸爸慈悲才夸奖自己。后来发现，爸爸不仅觉得饭菜好吃，就连苦涩的中药到他老人家嘴里，也变得美味可口。

根据医生的建议，陆爷爷吃过一段时期的中药。所用配方的中药味道极苦，难以下咽。当时，陆爷爷的家人们有点担心他受不了。但是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陆爷爷一口气喝完碗里的中药，并感叹说：“这中药太好吃了啊！特别好吃！”

陆爷爷的女儿很奇怪，尝了一口熬好的中药，被苦得马上吐了出来。“爸爸，实在太难吃了呀！”但是陆爷爷还是连连称叹“非常好吃”。

《法华经》讲的是善巧方便吗？

问：《法华经》讲的是善巧方便吗？

答：《法华经》里肯定有“善巧方便”，但不仅是善巧方便，《法华经》是“开权显实”。“善巧方便”很重要，如果没有善巧方便的方法，我们就不可能进入真实的教法，就不可能开悟。但是，“权”跟“实”不能够脱离，就是说，善巧方便的最终目的是要进入真实的教法，不然的话，这个善巧方便就没有意义了。真实的教法需要通过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所以权跟实一定要合在一起。在《法华经》里面这就叫开权显实，通过权巧方便，最后进入真实的教法，这是《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都能成佛。

所以，《法华经》中有方便一品。湛然大师《法华大意》中说：“方者，秘也。便者，妙也。妙达于方，即真秘。点内衣里无价之宝，与王顶上唯一珠，无二无别。指客作人，是长者子，亦无二无别。如斯之言，是秘是妙。”

我们一般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根据恩师沈仁岩大德的开示，在《法华经》里面讲到有五种成佛，我们学了之后就会产生信心。

第一种是小乘的阿罗汉成佛。在《法华经》里面，小乘的阿罗汉都得到佛陀的授记，未来都可以成佛，像迦叶尊者、阿难尊者、罗睺罗等都得到佛陀的授记了。这代表什么呢？所有小乘的修行人最后都可以成佛。

第二种是五逆成佛。五逆十恶的人也可以成佛，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本身是五逆十恶者，但佛陀授记他未来可成为天王佛，所以五逆十恶的人，只要他觉悟了，也会成佛。五逆十恶之人比我们差多了，他们都可以成佛，我们未来也一定会成佛。

第三种是旁生成佛。龙女八岁就成佛了，龙女是龙王的女儿，其实不是一个人类，是旁生道的众生。那么，旁

生女都已经成佛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成佛？

第四种是邪见成佛。妙庄严王是一个有邪见的国王，他的太太妙德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净藏、净眼其实都是菩萨，是专门来度化他的，所以后来让他到佛面前听法，最后他也是被授记成佛了，这是邪见成佛。

最后就是我们所有跟《法华经》结缘的众生都成佛。《妙法莲华经·法师品》中说：“尔时世尊。因药王菩萨。告八万大士。药王。汝见是大众中无量诸天龙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类咸于佛前。闻妙法华经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随喜者。我皆与授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药王。又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闻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随喜者。我亦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里面给我们都授记了，只要读过《法华经》的人未来都可以成佛，一切跟《法华经》结缘的众生，佛陀都授与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所以我们未来都铁定成佛。

《法华经》让我们生起信心。本来我们总是感觉成佛很遥远，好像成佛不关我的事，跟我好像没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法华经》中所说的这五种成佛，就会对未来成佛有信心。我们每个人只要真正地按照佛陀的教导去闻思修行，都会成佛，《法华经》的宗旨主要就是这个。

——智广阿闍梨解答

陆爷爷读诵、抄写《妙法莲华经》感应之【眼根清净】

“若于大众中。以无所畏心。说是法华经。汝听其功德。是人得八百。功德殊胜眼。以是庄严故。其目甚清净。”
——《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一）

在 60 岁时，陆爷爷已经戴上了 500 度的老花镜，不戴眼镜就看不清报纸文字。

但是自从开始读《妙法莲华经》，陆爷爷的视力竟然开始好转。到底是什么时候彻底摘掉了老花眼镜？家人记不清了，陆爷爷也忘记了。只知道现在 86 岁的陆爷爷不用戴老花镜，很小的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有的白内障问题也不再困扰陆爷爷。

（二）

2012 年，陆爷爷累计读诵《妙法莲华经》已有两百部之多，此时陆爷爷对《妙法莲华经》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应。

陆爷爷发现，他的视线停留在哪里，诸如家里的墙壁、楼梯、甚至天花板，哪里就会出现竖向排列的《妙法莲华经》经文。如果陆爷爷开始诵读，这些墙壁上、楼梯上、天花板上的《妙法莲华经》经文就开始滚动播放，犹如电影字幕，读至何段，字幕必定停留于此段。更为神奇的是，这些滚动播放的《妙法莲华经》字幕，白天不发光、晚间自动发光，完全贴合陆爷爷的阅读需求。

有一次陆爷爷的女儿好奇地问：“爸爸，您现在看到墙上出现的《妙法莲华经》文字是什么呀？”陆爷爷就对着家中白墙读了起来，着实让人称奇。

陆爷爷读诵、抄写《妙法莲华经》感应之【远离怖畏】

“此法华经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

能解一切生死之缚。”

——《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2011 年的某一天，陆爷爷忽然说“头很晕”，随即陷入昏迷。家人一看，陆爷爷的脸色已经变得非常不好。因为全家人都是佛弟子，早就做好了准备。家人们既紧张又镇定地翻开早有准备的往生仪轨开始助念，祈祷阿弥陀佛的加持。

仅仅过了五分钟，陆爷爷便苏醒了！只是全身大汗淋漓犹如受了重创，身上的衣物也全部湿透，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更是懵懵懂懂，全无所知。

后来陆爷爷说：“如果就这样往生了，也是很好的。”——对于常人最怕的生死无常，陆爷爷已经全无恐惧，随时愿意欢喜往生极乐世界。

最后，让我们来听听陆爷爷自己的话吧

——【一切皆欢喜】

“现在在小区里散步，我是年纪最大的。每天读经、抄经都很充实，很欢喜。学佛真好啊！如果没有学佛，我们这个大家庭，也不会有现在的和谐美满！我的子女们都很孝顺，我每天都非常非常欢喜，我对死亡不恐惧啊！”

陆爷爷现在看起来，是一位高龄、健康的幸福老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这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身患多种疾病，倍受困扰。那时候的陆爷爷经常说：“我这辈子啊，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退休呢……”现在，陆爷爷不仅“活到退休”，且身心健康、幸福快乐，面对死亡无常也乐观泰然。陆爷爷从一个低沉多病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老顽童”了。

愿更多的佛弟子勤修妙法，增长善根福德！愿《妙法莲华经》的殊胜功德利益惠及更多的众生！





智广阿阇梨参加 日本天台宗法华大会 并顺利通过广学竖义考试

□ 记者 夏卫娟 胡玉英

2015 年 10 月 1 日—6 日，被誉为日本佛教母亲之山的比叡山迎来了四年一度的天台宗最崇高的盛会——法华大会，来自全日本天台宗各寺的 230 位竖者^①聆听了法华三经精要论义的“法华十讲”，并参加了作为天台宗僧侣最终考试的广学竖义。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终身名誉会长、指导上师智广阿阇梨参加了本届法华大会，并顺利通过了广学竖义的考试，进阶为日本天台宗大法师。

源自 1200 年前的古老仪式法会“法华大会广学竖义”是由日本天台宗宗祖传教（最澄）大师为纪念天台宗高祖——中国隋朝的天台（智者）大师圆寂而发起的“霜月会”，以及后代为纪念宗祖传教大师圆寂而发起的“六月会”的两“法华十讲”合并而成，亦称“两法华会”，旨在追念祖师遗德，祈祷天台圆宗兴盛。天皇的代理——天皇使也会登山参加此法会，因此法华大会也被称为“敕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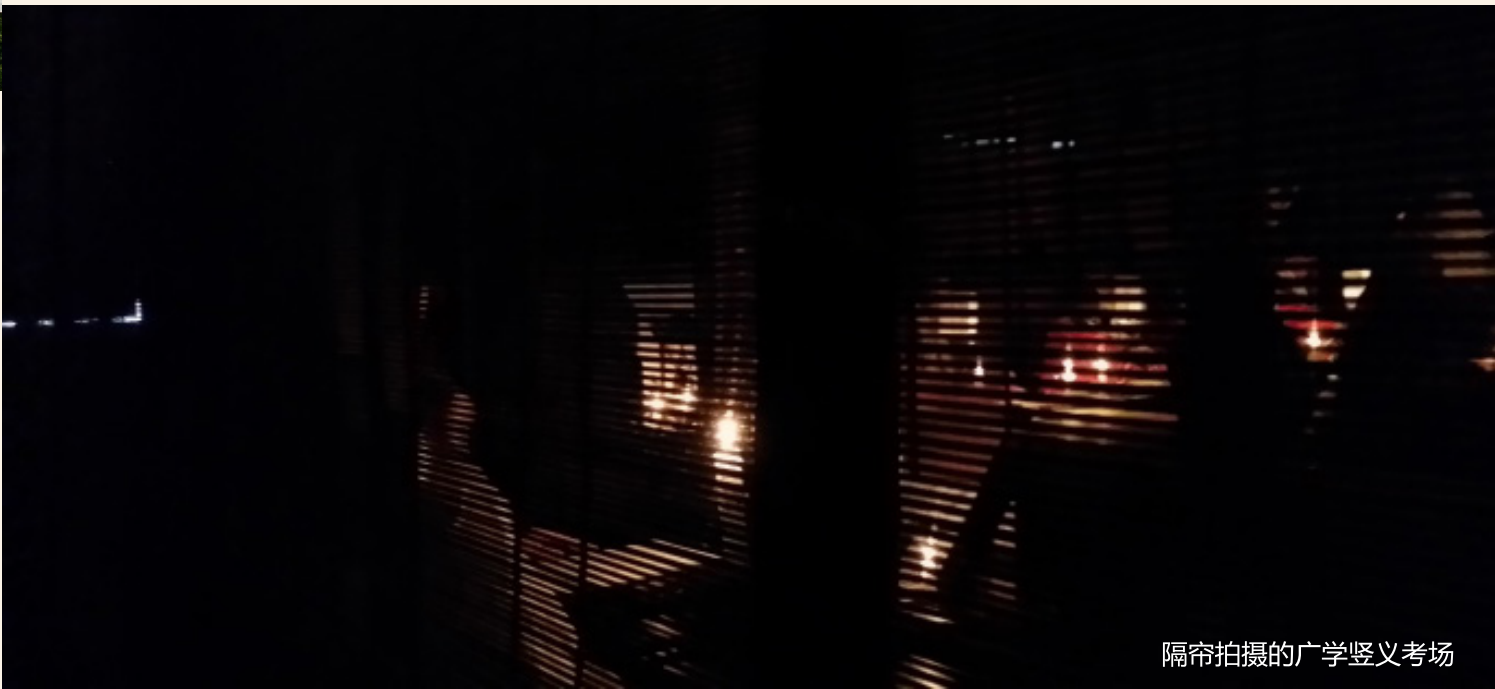


大行道

唐风古韵的形式之美足以让人肃然起敬，而深广圆融的精髓要义更是令人翻然起信。六天的法华大会井然有序地进行着高深圆满的两“法华十讲”和 200 多位竖者参加的“广学竖义”，还在第四天举办“大行道”迎来天皇使和众多的信众。“大行道”是根据《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的要义进行，身着素绢（僧服正装）七条袈裟的一百名高僧在威仪师和从仪师的引导下，在大讲堂周围行道。行道中唱诵“我得到《法华经》的教诲是因为前世砍柴、摘菜、挑水，侍奉阿私仙的缘故”，以此演绎《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中释尊因地为国王时“即随仙人供给所须。采果汲水拾薪设食。乃至以身而为床座。身心无倦。于时奉事经于千岁”的生动场景，讴歌了释尊前世侍奉阿私仙，苦练修行之后，得到《法华经》的故事，也将“依止善知识是一切安乐之源、修道成佛之根本”的佛法要义在此法华大会上高声弘扬。



探题走下殿上與
前往大讲堂



隔帘拍摄的广学竖义考场

中国陈、隋、唐时期的佛教天台宗的传承经由日本的高僧传教（最澄）大师、慈觉（圆仁）大师等留学僧的努力，在日本生根发芽，花繁叶茂。因着日本民族特有的虔敬和严谨，古老的天台宗教法无论从法义还是行仪都得以正统和完整的延续传承，法华大会的古老仪式便是最好的见证。亲临会场，不由得产生横贯时空、重回盛唐的幻觉。庄严的僧人们身着华美的古老僧服，尽显威仪；庄重谨严的行仪和古音古韵的唱念，令人敬仰；尊贵无比的大探题^②由 12 人抬着的殿上舆^③中走出，在红色伞盖之下步入大讲堂，在众人俯首礼敬中登上高高法座，代表三宝至尊无上。

“大行道”结束之后是“宝物披览”，由天皇使披览收纳在根本中堂的敕封宝物。随后，天皇使、本次大会的新探题以及下任探题的已讲^④，各自乘坐跟随着很多侍从和弟子的殿上舆，从三方同时到达大讲堂前庭，这叫“三方会合”，意味着新探题正式作为探题首次登上大讲堂。其行列如同再现着平安绘卷^⑤的场景。在“三方会合”仪式中，在进入大讲堂的天皇使面前，由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刚刚得度的可爱小僧作为“论匠”进行“稚儿番论义”，以问答形式将天台宗的教义和高山的历史报告给天皇使。

除了第四天显得最为隆盛之外，其它五天相对静谧和肃穆，每天有序地进行着法华大会的两大主要内容：“法华十讲”和“广学竖义”。“法华十讲”是以问者^⑥向已讲请教的形式，将讨论“法华三经”中的《无量义经》一卷、《妙法莲华经》八卷、《观普贤经》一卷的“法华十讲”

以过去“六月会”的内容和“霜月会”的内容各进行一遍，通过两轮的问答往复，论议“法华三经”；“广学竖义”即广泛学习各宗教义和内外佛典，树立正确的天台圆宗教义，其中的“竖义”也是作为天台宗僧侣的最终考试，参加考试的天台宗僧侣在此称为竖者。

要成为天台宗“法华大会广学竖义”中的竖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参加极为严苛艰辛的苦行——比叡山行院的闭关学修，然后层层经历传法灌顶、得受圆顿大戒等进阶修行，方能获得竖者资格。而进入大讲堂参加竖义考试更是一个极为挑战竖者闻思、记忆、定力、心理素质等多种综合素质的难关。《一乘》记者荣获特批得以进入考场隔帘瞻观，感受着庄严肃穆、神圣无比的气氛，禁不住屏息收心，肃然起敬。



准备进入竖者口

作为考场的大讲堂里没有一丝日光和灯光，只有在闪耀的烛光下隐约可见头戴“缥帽子”^⑦的探题和身着红色素绢袈裟的问者们。竖者要在“竖者口”开启的一刹那手握绳幔飞荡而入，顷刻间如穿越千年般融入古仪，直面本尊、圣法和祖师，高声呈报自己的法号，随后在稚童伏地秉烛的引导下一一礼敬会役者^⑧和本尊，抽取考题交与探题和问者，然后登上至高的法座，在探题、问者轮番的威严质问下，以精确的法义和标准的“大会节”^⑨唱念回答，期间还要面对刻意干扰的大声斥责而专注答题，这样的场面令很多竖者禁不住颤抖，有些甚至会哭着回答，这种极具威严和挑战的形式称为“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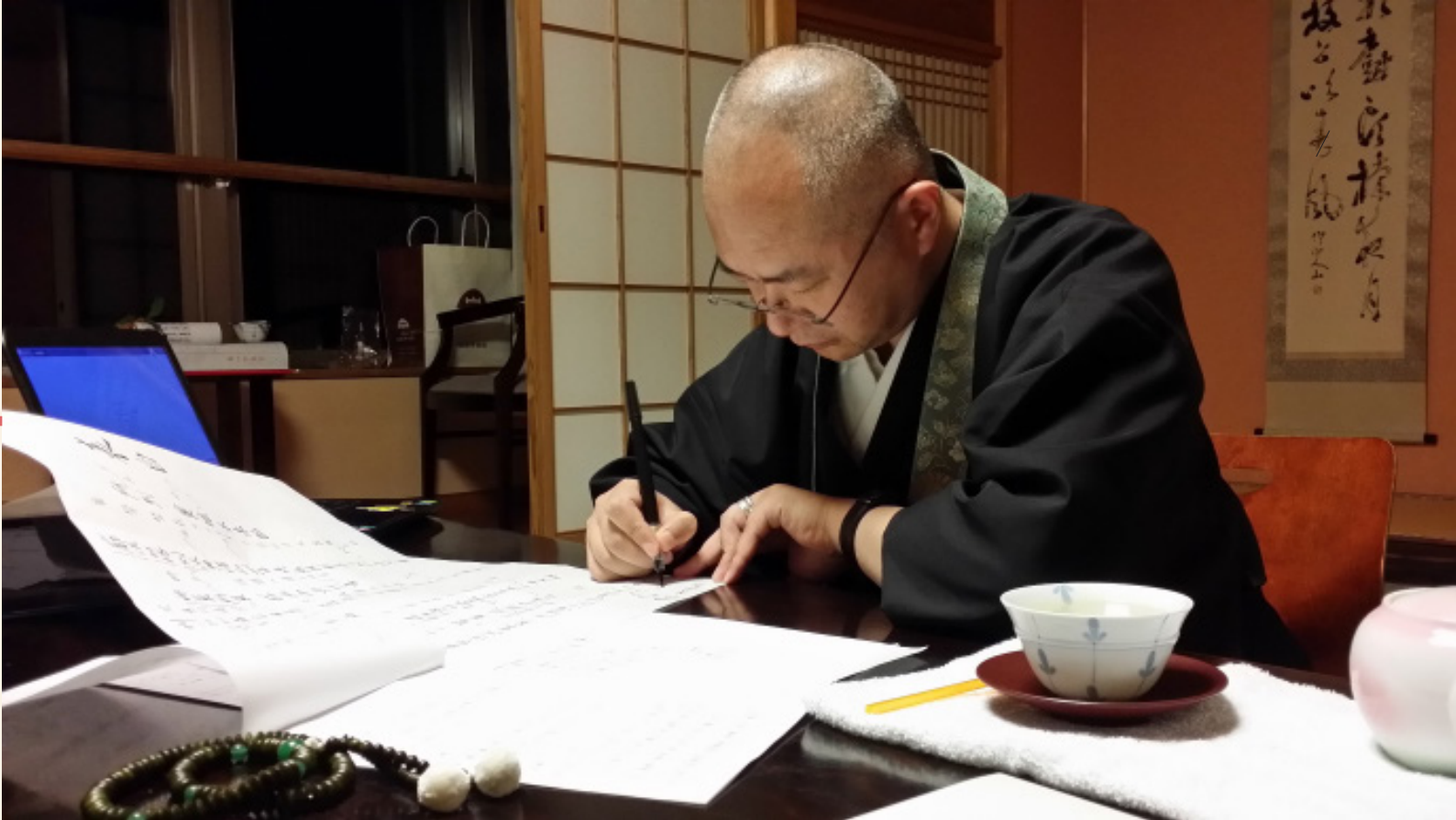
竖者们学戴缥帽子

能够参加这场天台宗僧侣最终考试的竖者无疑都是福德和智慧出类拔萃，并且有着崇高志向的优秀法师。顺利通过竖义考试的法师不仅进阶为天台宗大法师，有出任日本天台宗寺院在住持及住持以上职位的资格，而且更可以获得许可，穿着代表天台宗至高荣誉的“缥帽子”。当年，隋炀帝赐予天台大师缥袖作为御赐的帽子，传教大师在开始进行“霜月会”的时候，由桓武天皇御赐“缥帽子”。源于此，对于在“法华大会广学竖义”中考试合格的大法师们，赐予在素绢五条袈裟正装上穿着“缥帽子”的许可。而不能及格遂业的竖者不仅要被收回“缥帽子”，还要被责令脱去木屐、不着鞋履地踏上下山的回程。而且这样的考试机会一生只有一次。



接受武觉超大僧正传法后的合影

怀着将“传自于唐代的日本天台宗教法（圆、密、禅、戒、净）回传中国乃至弘扬到全世界”的心愿和决心，智广阿闍梨自 2004 年数度远赴日本，开始系统学习日本天台宗“圆（天台圆宗）、密（唐密）、禅（传自达摩祖师的牛头禅）、戒（梵网圆顿大戒）、净（净土宗）”的殊胜教法。2013 年 10 月 15 日智广阿闍梨在日本比叡山延历寺得度，正式成为日本天台宗僧侣，继而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在比叡山行院满行毕业，并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在比叡山延历寺总持坊道场得受传法灌顶，2014 年 10 月 25 日—26 日由日本天台座主亲自授予圆顿大戒。



用功复习备考



会下附授与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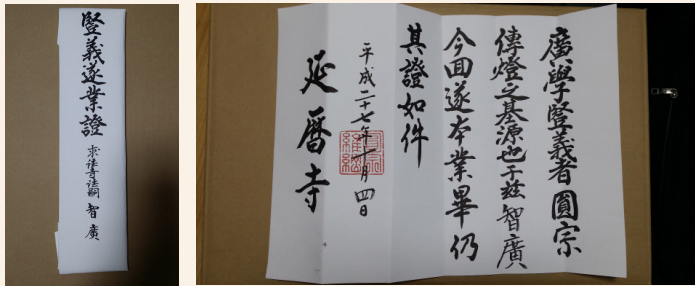


等候进入大讲堂聆听法华大会开演“法华十讲”



考试前一天在净土院向传教大师祈祷

比叡山行院福惠善高院长以及时任比叡山延历寺执行的武觉超大僧正都说，智广阿闍梨是 1200 多年以来首位在比叡山延历寺得度，以及在比叡山行院修习的中国大陆人士。而今，智广阿闍梨更成为 1200 多年以来第一位通过了法华大会广学竖义的天台宗僧侣最高级别考试的中国大陆人士。尽管阿闍梨在行院学修的优异表现已经令福惠善高院长和武觉超大僧正刮目相看，但是阿闍梨竟然能够通过连日本僧侣都要备战好多年的广学竖义考试，还是让他们倍感意外和惊喜。毕竟智广阿闍梨是一个外国人，而广学竖义的学习和考试都是用日语，更要以源自古代的法华大会的独特音调“大会节”的音用来唱诵回答。



竖义遂业证书



考试前武长老关心辅导智广阿闍梨

三宝加被、善缘相助，智广阿闍梨能成功通过广学竖义考试，不仅自己付出了比其他竖者多倍的考前练习，而且也有赖于善知识的关心和教导。作为智广阿闍梨剃度师的武觉超大僧正不仅向法华大会郑重推荐智广阿闍梨，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予以关心和鼓励。在智广阿闍梨 10 月 3 日的考试当天，武长老特意从山下赶来给他鼓劲。当智广阿闍梨登上竖者的高高法座，开始以优美而标准的“大会节”音用唱念称赞探题和问者学德的表白^⑩时，在垂帘外倾听的武觉超大僧正终于松了一口气。表白之后，从本算、二重、四重，到精难问答的直言，一直考到二算、三算、四算、五算全部圆满，智广阿闍梨始终以淡定从容的标准音调对探题和问者的严仪质问报以精确回答，终于获得了探题当场宣布“得”的合格判定。一时间，隔帘旁听的弟子们喜极泪奔，而倍感欣慰的武觉超大僧正更是喜笑颜开。



武觉超大僧正对智广阿闍梨抄写的表白及特殊方法的注音赞叹不已



考试过关后武觉超大僧正欢喜祝贺

在之后接受《一乘》记者采访时，武觉超大僧正感慨地说，听着智广阿闍梨唱念表白时，真的难以相信是一位外国人坐在那里考试，他甚至比很多日本竖者都唱得更精准，作为师父，最高兴的莫过于弟子获得好成绩。

武觉超大僧正说，去年智广阿闍梨去行院学修时，一开始他也是不支持的，因为毕竟有语言的障碍，当时的确有点怀疑。但是在之后的学习中，大僧正慢慢感觉到智广阿闍梨非常地不一般。他在给智广阿闍梨传授很多法的时候，在跟他接触的期间，能明确地感觉到，智广阿闍梨非常有能量。果然他最终成功地满行了，作为老师，武觉超大僧正感到非常荣耀。



会行事狮子王圆明大僧都亲自辅导智广阿闍梨练习以“大会节”唱诵



遂业式后向辅导老师狮子王圆明大僧都感恩致谢

这次广学竖义考试很多人不赞成智广阿闍梨来考，武觉超大僧正也有一点担心，但他还是尽全力去介绍和推荐智广阿闍梨，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法师。大僧正说，他有一种感觉，智广阿闍梨以后一定会把天台宗殊胜的显密教法传给有缘众生，如果这次不参加考试，可能对他以后的学习不利。因此，武觉超大僧正也感觉自己身负责任，所以想尽各种办法让智广阿闍梨能参加这次广学竖义的考试。终于，智广阿闍梨顺利地通过了，大僧正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大僧正还说，这次毕业的竖者将来到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他们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希望和光明。而智广阿闍梨是一个使者，一个中日友好的使者，他发愿把古代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法再回传到中国乃至弘扬到全世界，这也是大僧正最希望的事，他会竭尽全力协助智广阿闍梨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

本届法华大会的会行事^⑪狮子王圆明大僧都也亲自为智广阿闍梨做辅导，从着装、行仪到竖义，狮子王圆明大僧都一边用心教导着智广阿闍梨，一边惊异于智广阿闍梨超于常人的聪明智慧。在智广阿闍梨 10 月 4 日的遂业式结束后，狮子王圆明大僧都高兴地赞叹智广阿闍梨说，大家都没有想到在表白这项考试中，一个外国人竟然比很多日本考生都优秀。

：	：	13:40	13:40	13:40
17 茨城	16 茨城	15 一山	14 一山	13 聖觀音
中山寺	萬福寺	求法寺	善学院	医王院
住職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志賀孝英	齊藤明晴	鄭智廣	寺島廣賢	八木崇和

智广阿闍梨（郑智广）将于 10 月 3 日 13：40 进入广学竖义考场

在人们的恭贺赞叹声中，智广阿闍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都是善知识教导得好。”阿闍梨怀着至诚的心感恩武觉超大僧正和狮子王圆明大僧都，并且于遂业式后即下山去双严院拜访了比叡山行院福惠善高院长。得知智广阿闍梨参加并通过了法华大会广学竖义的考试，福惠善高院长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他说：“非常恭喜您合格了。‘法华十讲’的源头就是从你们隋朝的天台智者大师传过来的。当时，你们隋朝的皇帝把袖管撕了一块下来，赐给天台大师防寒，后来在法华大会考过的人就有资格戴这个帽子，缘起就是这样的。今天您圆满了考试，成为天台宗真正有资格的僧侣，这与您平时的努力和聪明智慧是分不开的，我由衷为您高兴，恭喜您！”



传教大师遗教

谈起智广阿闍梨在比叡山行院的学修生活，福惠善高院长说，一个外国人在这么残酷、恶劣的环境中，在这样不可想象的生活条件下，能够修行圆满，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智广阿闍梨人格感召的一个结果。今天智广阿闍梨又顺利通过了广学竖义考试，福惠善高院长真心地希望他把天台的显密教义传到世界各地，他相信智广阿闍梨肯定也是奔着这个来比叡山行院和法华大会的。

而对于智广阿闍梨来说，能够参加这样俨然未散的“灵山一会”，与法华会上的诸上善人相聚一处已是万分感喟，更何况亲临传承千年的隋唐古仪，拜读传自天台祖师的圆顿教义，则尤为令人感怀。中华祖辈流传下来的佛法瑰宝在日本得以珍藏和传扬，作为中华儿女、释门子弟的智广阿闍梨充满感激，更坚定着要将此瑰宝完整回传和发扬光大的心愿。然而面对这样天台宗最高级别的考试，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难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智广阿闍梨有勇气来参加这样的考试呢？10月4日的遂业式后，智广阿闍梨慈悲地回应了《一乘》记者探究的祈问。

“其实就是两个字：道心。”智广阿闍梨简单而平地地回答说，“就像传教大师所留下来的珍贵遗教中所说的：‘国宝何物？宝道心也。有道心人名为国宝。故古人言：径寸十枚非是国宝，照于一隅此为国宝。古哲又云：能言不能行，国之师也；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三品之内，唯不能言不能行，为国之贼。乃有道心佛子，西称菩萨，东号君子。恶事向己，好事与他。忘己利他，慈悲之极。’虽然对于我这样的凡夫，真正要做到这些也是很困难的，但我也时常以传教大师的这种精神来激励自己。无论是经历比叡山行院的苦行，还是面对今天这样严厉的考试，我心中唯愿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艰难由我来担当，希望众生都能够深获法义，快乐成佛！”

“但是光有道心还不够，我们凡夫的道心往往也是不可靠的，最重要的是要靠诸佛菩萨、传承祖师的加持。”智广阿闍梨说，“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祈祷诸佛菩萨和传承祖师的加持，包括这次考试也是一样，我祈祷诸佛菩萨：如果对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有利益，就加持我们把这件事做成；如果对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没有利益，那也没必要做成，反正一切都交给诸佛菩萨来加持就好了。对于我们来讲，好好发心、好好去做就可以了，最后的结局并不重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应该还是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恐慌的。而且，我也将王阳明先生‘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作为我面对考试的座右铭，始终反观自己面对得失成败的内心状态。虽然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参加这样的考试肯定是有难度的，要付出比日本竖者多几倍的功夫和努力，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修行和学习，即使没有通过，我们的收获已经很丰盛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真正地发起道心，真正去求道、去学习，而通不通过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参加了这样殊胜的法华大会，学习了这样殊胜的圆顿的教义，一生成佛的窍诀都在里面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艰苦卓绝的十几载求法历程，殊胜难得的一个个丰硕成果，令人唏嘘的一次次不凡经历，这些似乎都在智广阿闍梨淡然的开示中归于平凡，却留给了我们无尽深意的思考和启发。

里程碑式的“法华大会广学竖义”在智广阿闍梨“东渡求法、回传复兴”的道路上是一道路边的风景，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殊胜的缘起。以此因缘，智广阿闍梨于2015年10月4日发起全球道友第四次一年万部《妙法莲华经》共修，并正式宣布将开演以《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为主的天台圆宗的殊胜法要。愿此法鼓早日敲响，震彻寰宇，广利一切父母众生！



遂业式后全体穿着缥帽子合影

注

解

①**竖者**：竖义者，传灯往位僧（六位），关于探题选定的算题（论题），对于问者的质问，要确立教义，并敬仰探题的判定。合格者（即遂业者）晋升为“大法师位”（三位）。

②**探题**：天台论义中的最高权威者。是选定竖义的五问十题，并出题的“题者”，也是在问 者与竖者的问答中，判断竖者合格与否的“精义者”（即“证义者”，担当裁判等重要判定职务的人）。

③**殿上舆**：古代天皇乘坐的由人力举起运送的交通工具。

④**已讲**：在天台宗法华大会上担当讲师职务的人。

⑤**平安绘卷**：《源氏物语绘卷》《信贵山缘起》《伴大纳言绘卷》《鸟兽人物戏画》被称为本四大绘卷。平安绘卷最好的例子就是平安后期制作的《源氏物语绘卷》。

⑥**问者**：在法华大会中负责提出质问或问题的人。

⑦**缥帽子**：在日本真言宗中，唯有高僧才能使用的帽子。在日本天台宗，须通过法华大会广学竖义最高级别考试的僧侣才能使用。（日本现今的缥帽子都是纯白色，不用于裹头，而围于颈项，下端垂于胸前，成为披肩之形式。）

⑧**会役者**：根据需要分担从仪师工作的人。

⑨**大会节**：节就是调子的意思，“大会节”这个调子是仅仅用于法华大会广学竖义考试上的独特音用。

⑩**表白**：法事之初在佛前申述唱诵的愿文，也称启白或开白。广学竖义的表白旨在阐述竖义的胜仪和意义，赞颂探题和问者的学德，并对自己的浅薄学问而表惭愧。

⑪**会行事**：在天台宗、真言宗等的法会中，掌管仪式次第庄严等一切重要法务职位的僧侣，也称“会奉行”。

智广阿阇梨应邀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

□ 记者 夏卫娟



智广阿阇梨和弟子一起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
左：无锡万和书院执行院长谢咏禾
右：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澳洲）会长胡宏波



在分论坛会场与
香港西方寺方丈宽运法师交流互鉴



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全体与会者在灵山梵宫前合影

2015年10月24日至25日，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终身名誉会长、指导上师智广阿阇梨应邀赴中国无锡灵山，参加了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本届论坛围绕着“同愿同行，交流互鉴”的主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分论坛、电视论坛、新媒体论坛、千僧斋、文化展览等活动内容。来自海内外52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约1800人出席了此次盛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大家共同为挖掘佛教文化精髓、彰显佛教现代价值、推动佛教内涵式发展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以期为促进世界佛教的团结合作、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持久和平及共同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在两天的论坛活动中，智广阿阇梨与来自全球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亲切会谈、交流互鉴，并于论坛闭幕式后的联合采访中就促进佛教各宗派友好交流和团结共进以及唐密回传复兴等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智广阿阇梨拜见中佛协咨议委员会主席明学长老（多年前在灵岩山寺，明学长老曾亲自赠与智广阿阇梨一套《印光大师全集》。近二十年来，阿阇梨一直对印祖的这套著述视若珍宝，持续不断地闻思、实修并弘扬其中的教法。）

佛教 第四届 论坛



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



从左到右为：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智广阿闍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佛教链接主任兼法国 WFB 副主席 T. 达玛然塔纳博士、马来西亚佛教首座拿督达摩拉达那长老、律宗祖庭净业寺住持本如法师、无锡万和书院执行院长谢咏禾



智广阿闍梨在论坛闭幕式后的联合采访中接受记者采访

无锡首座唐密宝篋印陀罗尼塔落成开光

□ 记者 刘雪峰 杨芷柔

2015 年 10 月 27 日，无锡首座宝篋印陀罗尼塔落成开光典礼在无锡横山寺举行，这也是国内首次以天台密教传承仪式为唐密宝篋印陀罗尼塔进行开光。本次开光典礼由无锡横山寺、显云寺住持计华法师主持，特别邀请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终身名誉会长兼显云寺显密讲修院院长、指导上师智广阿闍梨莅临如法开光，并作了殊胜开示。与会的一百多位法师居士欢喜赞叹，同沾法益。

为响应智广阿闍梨发心在世界各地兴建 84,000 宝篋印陀罗尼塔的弘愿，也为实现唐密回传的百年梦想，无锡横山寺、显云寺四众弟子在计华法师的带领下，如法修建了这座跟日本比叡山延历寺净土院中宝篋印陀罗尼塔的尺寸、外观、内部一模一样的宝塔，建塔的图纸和方法都来自于智广阿闍梨从比叡山延历寺得到的清净传承。

10 月 27 日，经过前夜雨水冲刷的横山寺焕然一新，清凉庄严，天空变得湛蓝湛蓝，空气也格外清新。上午开光仪式如期举行，整个仪式清净庄严，佛光普照，吉祥圆满。计华法师法喜充满地说：“昨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雨，很多道友担心今天的开光仪式如果下雨怎么办。但法师们倒是希望下雨，原来有很多灰尘，本来是打算用自来水冲洗一下，结果没有用自来水冲，龙天护法自然用雨水冲洗干净了。大家感叹龙天护法的加持不可思议啊，一切都是上师三宝的加持！”

开光仪式结束后，信众们在智广阿闍梨和诸位法师的带领下转绕了佛塔。



智广阿闍梨带领四众弟子绕塔



智广阿闍梨以天台密教传承仪式为唐密宝篋印陀罗尼塔开光



智广阿闍梨与计华法师在宝塔前合影

下午，智广阿闍梨为与会的法师和信众作了殊胜的开示，讲解了《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中的部分内容，聆听的信众对唐密宝篋印陀罗尼塔的功德利益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唐密教法生起了无比的信心，对智广阿闍梨生起了无限的感恩之心。智广阿闍梨讲到：唐密是一个很殊胜的佛法传承，从中国唐代开始传到日本，并在日本得到了非常好地继承和弘扬，而在中国因历史的原因曾一度非常衰微。近百年来，中国佛教界的仁人志士，为了唐密教法能够重新在中国得到弘传，做了不懈的努力。但唐密回传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能够成功的，可能要有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这样的努力才能把这些殊胜的教法、优秀的文化回传到中国来，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发这个菩提心，让唐密教法能够真正回传重兴于华人世界，造福中国乃至全人类。智广阿闍梨还为信众传授了一个转绕咒，持诵此咒转绕佛塔一遍等于转绕十万遍。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云：“乃至应堕阿鼻地狱者，若于此塔一礼拜一围绕，必得解脱。”《佛说右绕佛塔功德经》也提到：“一切诸天龙，夜叉鬼神等，皆亲近供养，斯由右绕塔。”《波斯匿王教诫经》中说：“若人以净心，绕佛塔佛像，来世怨敌敬，具德成法器。”

智广阿闍梨开示的绕塔功德令在场所有信众欢喜雀跃，信受奉行。一天的开光法会结束后，信众们纷纷不约而同来到宝塔前转绕，真希望可以再多转绕一圈，再多转绕一圈……大家的内心沉浸在光明吉祥的法喜中，接受着来自上师三宝、传承祖师的殊胜加持。

此次法会将成为人们心中新的起点，正像智广阿闍梨所讲的：这是殊胜的唐密教法能够回传到中国的一个好的征兆，这是我们成功的又一个台阶。



一百多位法师居士参加开光法会



高野山无量光院为华人佛子传授三昧耶戒

守望千年 愿同心印

首批华人佛子在日本高野山
无量光院接受结缘灌顶

□ 记者 覃彬彬 夏卫娟

2015 年 11 月 12 日，日本佛教真言宗（来自唐密传承，也称东密）圣地高野山，迎来了一支特殊的求法团队，这个由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终身名誉会长、指导上师智广阿闍梨率领，来自新加坡、中国大陆、澳洲等地的三十二位华人佛弟子共同组成的求法团，怀着将“唐密回传中华、再兴于世”的心愿，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参加殊胜的真言密法的传法法会，接受殊胜的真言密教的灌顶和传承。



智广阿闍梨致感谢词



土生川正道大僧正致辞欢迎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求法团（右为翻译慧华）

在传法法会正式开始之前，智广阿闍梨代表“一乘”全体道友向主法大阿闍梨——高野山真言宗前宗务总长土生川正道大僧正倪下致以诚挚的感谢。智广阿闍梨说：“我们怀着对殊胜的唐密真言教法的信心与渴求而来，怀着将‘唐密回传中华、再兴于世’的心愿而来。我与土生川正道长老 2012 年就结下了甚深法缘，此后每年都来向长老求法，学习。感恩长老慈悲摄受、有求必应，为我传授了许多殊胜的真言教法，并且在 2013 年慈悲接受一乘显密佛教中心的聘请，成为‘一乘’的导师，允诺长期给予我们指导和传法。长老这次慈悲给予我们众弟子殊胜无比的真言密教三昧耶戒和结缘灌顶，此殊胜因缘为唐密回传华人世界迈出了一大步。愿唐密教法回传中华，遍照世间。”

守望千年
愿同心印



传法法会现场

高野山每年有两次结缘灌顶法会，都是在高野山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举行，这次是第一次在高野山其他寺院举行，也是第一次专门为以中国大陆道友为主的佛教团体而举行。为此，无量光院提前半年进行筹备，除了金刚峰寺前执行长、高野山真言宗前宗务总长土生川正道大僧正主法以外，还请来了真言宗诸位高僧共襄盛举。高野山真言宗管长中西启宝大僧正也通过法会传达了对三十二位华人道友的咐嘱。他说，结缘灌顶是真言密教中最深奥的密法，因为有大日如来的保佑，只要修这个法的，就能消除过去的一切罪业。在高野山开创 1200 周年之际，你们有机会参加结缘灌顶，这是非常难得的，要珍惜并感谢此法恩。



智广阿闍梨和道友们再接真言密法法流、发殷重心

传法后，智广阿闍梨也为弟子们作了开示。

11 月 14 日上午，土生川正道大僧正又单独为智广阿闍梨等在日本得度的道友传受了深密法要和印可，并语重心长地嘱咐智广阿闍梨说：“这一次传与您许可，您已经成为高野山的阿闍梨，之后希望您给大家多做一些传法灌顶，传给您的有缘弟子。”

大僧正侃下还慈悲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老人家说：“我从见到智广阿闍梨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我们的弘法大师（空海）从中国传来这个法，希望我们也把这个法传给有缘的弟子。我是因为始终秉持弘法大师的这个理念，所以这次给大家传了这样殊胜的法。弘法大师当时在中国也不想这么快回国，但是惠果阿闍梨跟他说：‘您早点回去吧，把这个法传到你们国家去，希望这个佛法利益到你们国家的人。’弘法大师回日本没有多久，中国的真言密教就开始衰退了，我觉得当时惠果阿闍梨非常有先见之明，他有这个预感，所以要把真言密法传给弘法大师，让他在日本弘扬。据我了解，在你们中国这些真言密教的法本已经很稀有了，这么珍贵的法，我觉得至少在我这一代，有义务把它再次传到中国。”

远隔重洋却相印一心的历代高僧大德们，经过一代代的努力，终于将这相隔千年的法脉源流重新传回到中华佛子的手中，面对这守望千年的共同愿望，“一乘”道友们更生起了殷重心和使命感。

守望千年
愿同心印



在大师堂前念诵《心经》

“一步一弘法” 遍路行进中

在第二十一番太龙寺

“一步一弘法” 四国遍路团 在日本受日媒关注和民众好评

□ 记者：覃彬彬 夏卫娟

近日，日本四国岛美丽如画的山林庙宇间多了一道动人的风景线，一队身着白衣、头戴斗笠、手持金刚杖的华人佛弟子遍路团庄严地行走在红枫绿荫间，在四国八十八所寺庙的袅袅香烟中齐诵中文《心经》和真言密咒，引起了当地媒体和民间组织的关注。连日来，日本 NHK 电视台、每日放送、德岛新闻社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日本民众也对此善举欢喜赞叹。



在第六番安乐寺合影
(左：牛子华 中：住持畠田秀峰 右：智广阿闍梨)

日本 NHK 电视台在第十四番常乐寺
追踪采访智广阿闍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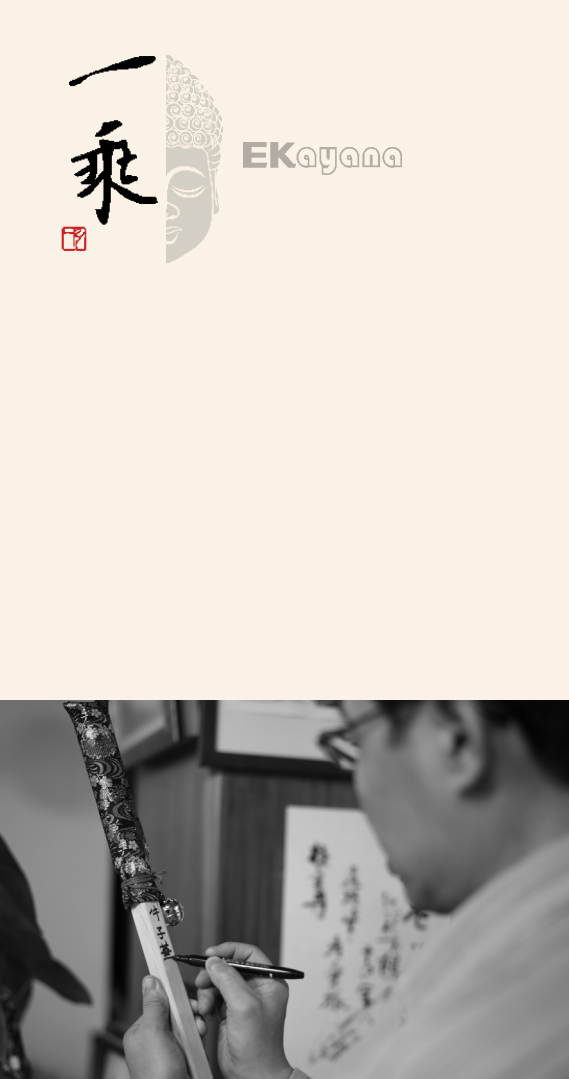
“一步一弘法” 遍路团来到第一番灵山寺

这支来自中国、新加坡、澳洲等地的三十三位华人组成的“一步一弘法”四国遍路团来自一乘显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由名誉会长、导师智广阿闍梨带领，四国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旅日华人画家牛子华全程参与，沿着当年弘法大师(空海)的足迹朝拜四国八十八所寺庙。空海大师(公元774—835)，密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是中国佛教唐密教法的第八代祖师，也是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声誉。1200年前，空海大师远赴中国长安(今西安)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技术，在长安青龙寺拜惠果阿闍梨为师学习唐密教法，回国后即开始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活动，其足迹遍布日本各地。四国八十八所寺庙都是空海大师曾经修行过的圣地。自日本平安时代起，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空海大师的足迹巡拜这八十八所寺庙，逐渐形成了四国遍路的原型，至今已有一千两百年的历史。如今，“四国遍路”闻名世界，吸引着每年大约50万人次的遍路者，其中有虔诚的佛教信徒，也有慕名而来的徒步旅游者。

这支遍路团的导师智广阿闍梨是日本真言宗醍醐寺三宝院流第六十四世阿闍梨，浙江宁波人，年少时开始学修佛法，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向中国汉藏等地、斯里兰卡、

日本等国80多位善知识学习，广泛学修了汉传、藏传、南传等显密教法，自2004年东渡日本学习唐密、天台、净土等各宗教法。旅日画家牛子华年轻时曾在西安青龙寺附近学画，因感动于空海大师的事迹而前往日本，在四国地区专门以寺院为主题进行绘画创作。近年来《四国八十八所牛子华的山水世界》在东京、京都等地成功展出，获得很大反响。

牛子华为智广阿闍梨一行的遍路团做了大量的行程准备和服务工作，并且加入遍路团全程同行巡拜。牛子华说，虽然他在四国画空海大师八十八灵场已经十九年了，但是真正以佛教巡礼的方式进行四国遍路以前还没有过，他希望在智广阿闍梨这样的佛教大师的指导下能深入学习佛教文化，以期在佛教绘画艺术上有更深的领悟，使接下来要完成的最后二十几所四国灵场的绘画能更上一层楼。同时，牛子华也特别赞叹智广阿闍梨为唐密和唐宋文化回传华人世界所做的努力，希望自己能融入到这项报恩祖国、利益众生的事业中，从文化艺术的外在层面与智广阿闍梨佛法智慧的内在层面相融相依，共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兴于世、造福人类而努力。



第一番灵山寺住持芳村秀全在启动式上诵经祈愿

旅日华人画家牛子华参加
“一步一弘法” 四国遍路

“一步一弘法” 华人四国遍路团受到四国当地寺庙和民间组织的重视和欢迎。11 月 15 日上午，四国遍路的第一番灵山寺和四国日中友好协会、四国华侨华人联合会、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爱媛县华侨华人联合会共同为“一步一弘法” 四国遍路团举行启动仪式。

灵山寺住持芳村秀全专门准备了中文致辞，他说，今年正好是空海大师开创日本高野山 1200 周年，他对智广阿闍梨一行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希望能借此机会交流佛法，向中国报恩，并祝愿日中两国永远友好和平。

智广阿闍梨回应芳村秀全住持说，他一直非常重视与佛教各宗派和文化界的交流学习，在日本，他亲眼目睹了由空海大师、最澄大师等遣唐使带回日本的佛教以及文化和技术，极大地造福了日本社会和人民。而今在中国，传承了 2500 多年的儒释道文化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热爱，中国正涌动着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这次带领三十二位华人佛弟子来四国遍路，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且沿着惠果阿闍梨、空海大师等古圣先贤的足迹去实践佛法、领略文化、探寻生命的意义。智广阿闍梨认为，四国遍路不仅是佛

教的朝圣之旅，也是文化之旅、人生之旅。

智广阿闍梨在启动式上还说，“一步一弘法” 的意义其实与四国遍路的“同行二人” 相同，即遍路者与空海大师同行。我们不仅要跟空海大师同行，还要跟空海大师同愿：“虚空尽，众生尽，涅槃尽，我愿尽”，为了一切众生的幸福快乐而进行遍路。

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生田治夫、砥部町商工观光会会长泉本明英等还跟随遍路团进行了第一天的遍路。在晚上的交流会上，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藤田学、名誉会长生田治夫等再次向遍路团全体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的祝愿，愿大家的四国遍路之行圆满成功，愿日中人民之间友谊长存。

智广阿闍梨代表全体遍路团员向日本徽商协会副会长陈晓丽女士、四国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牛子华先生等日中友人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藉此遍路活动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交流，使四国遍路成为和平之旅。交流会后，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还专门邀请全体遍路团员观赏了当地著名的阿波舞，遍路团员们也献上一首《琉璃光》佛歌以表感谢。

四国八十八所遍路的路线环绕整个四国岛一圈，分为发心、修行、菩提、涅槃四个阶段。“一步一弘法” 四国遍路团将在两年中分四次完成整个巡礼。11 月 15 日—19 日，遍路团巡礼了位于德岛县的二十三所代表“发心” 阶段的寺庙。

日本 NHK 电视台、每日放送、德岛新闻社等媒体一路跟踪报道，在日本民众之中引起良好反响。一位德岛本地的老妈妈专程赶到第六番安乐寺来欢迎问候遍路团。在第十八番恩山寺，住持大塚弘师亲切会见智广阿闍梨一行并合影留念。他说，昨晚看到 NHK 电视台播放的新闻，非常欢喜，猜想遍路团今天应该会来朝拜恩山寺。他非常赞叹智广阿闍梨的谦卑和真诚，在他的记忆中，大约五十年前还有很多日本僧侣去中国学习，但是还很少听到有从中国来日本学习的僧侣，特别是这样真正修行的朝圣遍路团，非常稀有难得。他看到这支遍路团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也特别希望日本有更多的年轻人来真正地学习珍贵的佛法和优秀文化。

正在德岛县进行遍路的一位六十多岁的东京千叶县遍路者在第二十一番太龙寺巧遇在新闻中看到的这支华人遍路团，高兴地说，日本的年轻一代对中国有很多错误的看法，这样的华人遍路团让日本民众能更正确地理解中国，帮助到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这位老先生还说，这是他第三次遍路，遇到这支华人遍路团将是他一生最难忘、最感动的回忆，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空海大师的护佑和安排。

第二十三番药王寺住持金川泰申从新闻中获悉“一步一弘法” 遍路团的行程，于 19 日下午在寺前迎接遍路团。他说他以前曾去中国福建和西安朝拜过空海大师留下足迹的地方，今天看到有中国佛弟子为了珍贵的佛法和唐宋文化而来日本四国遍路，他非常高兴。他认为佛教能带来世界和平和人民幸福，这样的交流很有意义，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再去中国朝圣和学习。

左：第二十三番药王寺住持金川泰申
右：智广阿闍梨



德岛县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生田治夫
在交流会上致辞（左）
爱媛县砥部町商工观光协会会长
泉本明英主持交流会（中）



在纳经本上写上自己的住所“中国”

主办 Publisher
一乘显密佛教中心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刊号 Newspaper Permit No.
No.MCI(P)103/02/2015

总编 Editor-in-Chief
陈超

副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潘丰

执行总编 Managing Editor
夏卫娟

编辑 Editor
王净 常冬云 胡玉英 倪杰 杨金梅

翻译 Translator
黄晋 党育科 慧华 于泊宁

美术总监 Art Director
曹丽华

校对 Proofreader
王玥菊 陈照彻 蔡茵 殷汇聪 郭建宏 秦翠
刘浩芬 白春霞 林勤 刘静
胡玉英 蔺文冠 郑喜红 姜润 赵璨 刘晓霞
黄晋 党育科 周晓萍 刘平
石清



ཡིག་ཉི་ཤུ་རྒྱ་ལ་འདི་དཔེ་ཆ་འི་ནང་དྲ་བཞག་ན་དཔེ་ཆ་ནི་ཅི་འདྲར་
བཞག་མས་ཀྱང་ཉི་ཤུ་ལ་མི་འབྱུང་བར་འཇམ་དཔལ་མ་རྒྱུད་ལས་གསུངས་སོ།
此咒密经之中 所无图略之理